

東晉下

名著歷史小說





册数
售價 0.60



著名歷史小說

東 晉

全書二冊

實售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標點者 湖上漁隱

校者 范叔寒

印刷者 達文書店

發行者 達文書店

分發行者 全國大書局

民國廿六年叁月重版

特約發行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 文 化 書 社

東晉演義【後二國】

起自東晉 孝武帝甲戌二年

止于東晉 孝武帝大元庚寅十五年首尾十七年事實

苻堅舉兵取漢中

却說秦王苻堅聞簡文帝崩，桓溫又死，遂與羣臣商議，取江南之計。當王猛上言曰：「江南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以得勝之兵，再取江南，可一鼓而下也。」秦王堅曰：「正合吾意。」遂使鄧羌爲都督，徐成、楊安、張蚝爲副將，領兵十萬，分三隊而去。次日，鄧羌、楊安征西，軍士分爲三隊，前部先鋒徐成，後隊張蚝，押運糧草，將即起程。早有細作報入漢中，魯榮忙使人至梁州，喚弟魯衛回來，商議退敵之計。衛曰：「漢中最險陽平關，我去當依山傍林，下千餘寨柵，迎敵秦兵。兄在漢寧，盡發糧草接應。」魯榮選大將楊仕、楊欽，帶五千軍馬，以助其弟。卽日便起，到陽平關下寨已定，與鄧羌兩邊相持，半月餘，各不相勝。羌傳令退軍，徐成進曰：「敵勢未必強，公何自退焉？」羌曰：「吾料賊兵每日隄備，急難取勝，吾退軍回，賊兵必定趕之，吾分輕騎抄襲其後，勝賊必矣。」成等曰：「都督神機，莫可測也。」於是楊安、張蚝分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去取陽平關後，鄧羌大軍盡拔寨起。楊欽聽知秦兵退，請楊仕商議曰：「今羌退兵，可乘勢擊之。」仕曰：「鄧羌詭計極多，未必真實，不可追趕。」楊欽曰：「你不去，我當自己去。」楊仕苦諫不從，楊欽起五寨人馬前進，是日大霧漫天，對面皆不相見。楊欽軍至半路，扎住，卻說楊安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馬嘶人語，恐有埋伏，急催人馬速行。正說間，到楊欽寨前，內有些少守寨兵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欽兵回，開門納之。馬軍一湧而入，放起火來，五寨軍士大亂，盡皆棄寨而走。當楊仕將及霧散之時，來探消息，五寨一齊火起，楊仕引兵來

敵與楊安戰不數合，背後張蚝兵到，楊仕殺開一條路，望漢甯巴州而逃。楊欽正要回時，已被楊安張蚝占定寨了。背後秦兵趕殺，兩下來攻，楊欽等軍大潰而走。又被秦兵後追，無心戀戰，領了敗軍，投陽平關。魯衛元來知二將敗走，各營已大半皆棄關，奔南鄭巴州去訖。羌得了陽平關諸寨，魯衛楊仕來見魯榮，言二將失了隘口，魯榮大怒，欲斬楊仕。仕曰：「某曾勸楊欽休追秦兵，欽不肯聽從，故有此敗。仕再乞一軍前去搦戰，必斬秦兵，如不勝，願依軍令，斬首階下。」榮命即去。楊仕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漢甯巴州而去。卻說楊安勸鄧羌進兵，羌言不可。安曰：「安乞一軍前去哨路。」羌即令安領五千騎，望南鄭路上來。正迎楊仕兩軍擺開，仕遣裨將昌倚出馬，與安交戰，不兩合，被安一刀砍於馬下。楊仕自挺槍出與安，聞三十合以上，不分勝負。安攙回馬走，仕趕來，被安使拖刀計，斬楊仕於馬下。軍衆大敗而回。羌知安已斬楊仕，即時催軍直逼成都。城下下寨，魯榮驚得手足無措，忙與弟魯衛收拾庫中寶物，不敢回朝，乃領從兵五千，棄城走入南蠻去訖。鄧羌見魯榮走，令諸將勿追，引衆入城，分兵守定。又遣楊安與朱彤以兵二萬人，寇梓潼涪城。史說梓潼太守姓周名熈，字孟威，素有節操，聞苻堅遣楊安等以兵來寇，恐梓潼不固，乃引衆退守涪城。又憂不能保守，使副將劉仁，帥步騎送母妻還南，將至江陵，被楊安細作竊報，與楊安知之。安謂朱彤曰：「今周熈送母妻還國，卿領一軍星夜從間道去，追獲其母妻，則周熈自然降矣。」彤曰：「將軍帥兵向涪城，吾一引軍星夜去追。」於是朱彤帥精兵五千，抄小路，先抵江陵南路半日，只見劉仁引一千兵送熈母妻到，被朱彤獲之，勒兵回見楊安，同致涪城。楊安將熈之妻母，到城下高叫周熈曰：「君早納降，保全母妻，不失孝道，如若不降，先殺汝母妻，然後攻城。」周熈見母妻被縛在城下，乃號泣謂衆曰：「吾欲盡忠，奈母親被劫，若不出降，必受其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以報恩，反貽以禍，人子之心，何以安乎？」言訖，遂下城開門納降。因此楊安等將兵入據城池，使朱彤押送周及其妻周氏，與羌大軍還京。來見秦王苻堅，堅大悅，以周熈爲尙書郎。熈固辭不受，曰：「熈受晉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

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遂使人監視，不與還國。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視朝，與此何如？」虓攘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見虓不屈，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王猛疾疏謝秦王

甲戌二年秦建元十年二月，孝武帝設朝，聞桓溫死，降詔以謝安爲總中書。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晉室，幸得太平，而謝安好聲律，致功之喪，不廢

絲竹，士大夫多效之，遂以成俗。當王坦之以書苦諫之曰：「今主上幼弱，藩臣多疆，以爲元宰何如不出趨朝參理政事，而嗜聲律，綦功之作，不爲養生國家之計耶？」又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勿使棄之也。」安不能從，猶是人競效之。乙亥三年，秦建元十二年夏五月，王坦之卒，少帝以謝安爲揚州刺史，桓沖爲徐州刺史。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祈郊廟，又遣待臣禱河嶽，爲猛祈禳。猛疾少瘳，乃遣人入朝上疏，秦王堅開讀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不如盡言，以垂沒之命，竊獻遺忠。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淵。伏惟陛下追縱前聖，天下幸甚。」秦王堅覽之悲慟，爲流涕，是日親與太子至丞相府中，視王猛之疾，訪以後事。秦王堅與太子諸臣直入臥內，秦王堅曰：「數旬不見卿朝，誰知卿疾甚重，朕甚隱憂，代祈郊廟，以庇于卿。今來視卿，倘爾不豫，有何見示？」王猛曰：「陛下明見千里之外，古今興亡，必所盡知。然晉室僻處江南，乃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鬪。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大患，宜漸除之。」言訖而卒，年五十二歲。秦王堅與羣臣皆大哭之，堅謂太子苻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定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言畢又哭，命大殮化之，訖乃大哭，引太子宏歸宮而去。次日火宛國進貢，獻大馬千里駒，皆汗血，鬚五色，鳳鷹麟身，及他珍異寶五百餘種。至秦王堅諭百官曰：「吾思漢文之返

千里馬，咨嗟美詠；今大宛所獻之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耳。汝羣臣可作止馬詩，而遣其使還國，示無欲也。」於是羣臣作止馬詩，令人領前寶物，還國去訖。先是高陸人工木，穿井得龜一隻，大三尺，背有八卦。來進於秦王，堅命養之于池中，日以粟與之食，及此而死。太僕奏知秦王，堅命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次日高虜大感其夢，又有一人至謂虜曰：「吾昨夜夢神龜言，吾三千六百歲而終，心妖興亡國之徵也。此夢未審，主何吉凶？」虜意遂明，乃曰：「不主甚事，主國家不久衰也，汝休得漏言。」因此二人祕之，不敢傳出。卻說秦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奢侈，懸珠簾于正殿，以集羣臣。尚書郎裴元略諫之，秦王堅大悅，命去其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初，秦王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於史，至是堅取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慚怒，即焚其書，大檢史官，將加其罪。時著書郎趙泉等已死，始乃止之。

姚萇以兵下涼州

丙子，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是歲北伐涼亡。卻說張天錫初殺其姪張玄靚，自立爲涼王，改元鳳凰。天錫在位，荒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

人情憤怨。秦王堅以天錫臣道未純，遣將軍姚萇、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梁殊曰：「未可動兵，可先使人徵其來京，如不朝，方可討之。」於是堅使梁殊奉徵詔之曰：「如有違命，即進師撲討。」梁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官屬皆怒曰：「吾世事晉國，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如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意決矣，言降者斬。」乃謂秦使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曰：「君先降秦，秦王遣吾徵君，君不去，莫道殺吾，其不久自將殺耳。」辭氣不屈。天錫怒曰：「殺之！」其母嚴氏泣曰：「秦王詔制天下，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既抗衡，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將軍馬建帥衆二武萬拒秦。三月，秦王堅聞天錫殺其使，以姚萇爲揚武將軍，將兵五萬前來。

伐涼。史說姚萇字景茂，乃弋仲二十四子也。其兄死了，恐孤不能立，乃率諸弟降於苻生。苻生被殺，苻堅代位，甚親寵萇。故使其伐涼，令其立功。此時姚萇、苻萇二將，領兵直至涼州，逼城下寨。時涼王張天錫方飲酒，聞秦兵攻城，驚得面如土色。左右曰：「今秦兵甚強，難以拒敵，不如早降，以安百姓。」天錫於是令四門立起降字旗，錫引諸官開城門，面縛至姚萇寨中投降。姚萇大喜，置酒相待。次日領衆入城，百姓耆老香花迎接。姚萇以善言撫慰，天錫命左右殺牛宰馬，犒勞秦軍。一面使人以金寶名馬進貢入秦，來降秦王。苻堅聞涼王來降，受其寶物，頒詔去涼，封錫爲歸義侯，抽回姚萇等三軍人馬，俱各還秦。

苻洛以兵伐北代

卻說北代王什翼犍設朝，聚集文武，謀議國事。卻有部長長孫斤，恨代王不錄用已，乃私藏利刃，雜在文武班中。時代王什翼犍在御座坐議國事，長孫斤插刃直上來刺代王。當太子拓拔實見長孫斤以刃進前，大喝：「反賊！休得無禮！」被長孫斤手起刃下，殺死太子實，又來刺什翼犍。手無兵器，長孫斤以刃刺中，什翼犍便走，中傷左臂。當殿下文武各擁搶進，將長孫斤縛住，代王復坐命將長孫斤痛打一百，將出誅之。當日代王見太子實被殺，哭無休止，乃命文官作文追諡，爲「獻明皇帝」。至七月，太子妻秦氏，生皇孫，代王與其取名，名曰拓拔珪。十月，秦王苻堅大會於羣臣，明光殿命文武各賦詩，以詩進者州別駕。天水姜平子持詩進上，秦王堅說詩上有一「丁」字，直而不曲。秦王堅問曰：「卿詩上有一丁字，如何直而不曲乎？」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秦王堅笑曰：「卿名不虛行，義必剛也。」因擢上第。時秦王堅曰：「朕欲平一六合，何國當先？」平子曰：「北代，匈奴居我之後，宜先討之。」况衛辰爲代王所逼，正使人求救於秦王，堅欲起兵，又聞平子之對，秦王堅曰：「卿言正合我意。」乃謂唐公苻洛曰：「朕聞北代君臣大亂，非汝莫能討之，汝可同大將軍鄧羌、朱彤、張蚝，將二十萬大兵，分道去伐。」苻洛曰：「臣請就行。」於是唐公苻洛出朝，同鄧羌、朱彤、張蚝，將二十萬大兵，望北起程。時北代郡縣戍守，拒甚密。

秦兵勢大，莫敢與戰，皆望風逃奔。因此唐公苻洛以兵長驅大進，直至平城東，隔五十里下寨。使人打聽虛實，未敢逼城。卻說代王什翼犍，被長孫斤謀反刺傷左脅，數日未瘥。聞秦兵到來，驚得手足無措。即忙使西部大人以兵二萬出城與戰。秦軍陣中，鄧羌見代兵開城出來，命軍馬擺開，當住三軍。當時西部大人出陣，與鄧羌交鋒，只一合，被鄧羌斬於馬下。代兵敗走，各奔入城，閉住城門，不敢交戰。代王什翼犍聞知西部大人被秦兵殺死，心中大慌，乃謂東部大人曰：『今秦兵勢大，難以迎敵，此事奈何？』東部大人曰：『不如引國人走避陰山，招集敗亡軍士，待大王金瘡疾好，再興兵來復平陽，未爲晚也。』代王點首曰：『大人之謀，正合我意。』於是傳令教國人及諸部大人、三軍人等，各收拾隨身器物資具，來日開北門而逃。次日代王下令使東部大人爲先鋒，代王自領家屬爲後隊，大開北門，冲殺出城奔走。至高卑屯住，高卑雜種盡叛，四面大亂。代王領兵復收漢南築城居之。

北代使不辱君命

卻說北代王犍自避陰山，不能還國，潸然出涕，忽階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亦可還國，大王如何發悲也？』代卓視之，乃左長史燕鳳，字子章，乃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善爲說辭。先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聘之。至昭成待以賓禮，拜爲左長史。因見秦兵不退，代王恐懼，鳳乃進前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代王曰：『卿有何謀？』火速言之。鳳對曰：『今秦兵勢大，何以退得？不如請降，然後別作良圖。今若與戰，非上策也。急作一表，與臣密入長安，奏請稱爲藩臣，彼必抽回其兵，方可還國。』代王曰：『此計大妙。卿此一行，休失北代之志氣。』鳳曰：『某君有小失，焉有面目再見大王？』代王大喜，使作表遣燕鳳入秦。鳳星夜到長安，先見太尉權翼，衆大臣等。次日早朝，翼奏北代遣左長史燕鳳上表稱藩。秦王堅曰：『此必解吾兵之厄也。』教宣入朝，鳳拜舞已畢，呈上表文。秦王覽表，訖笑曰：『代王何如人也？』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併吞天下之志，亦有統一六合之心也。』秦王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併兼？而卿過獎之言，何太過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

丈矛驅馳如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贖。此南方所以
疾弊，北方所以常勝也。」秦王又曰：「汝國入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十數萬，戰馬一百萬匹。」秦王笑曰：
「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一百五十里，每歲孟秋，馬常
大禁，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數，猶有未盡也。」秦王曰：「北代如長史者幾人？」鳳曰：「聰明仁智一二百
人，如吾儕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秦王曰：「卿主雄傑，將多軍足，何如退避陰山，使卿降乎？」鳳曰：「陛下
有高天下之志，吾主有統朔方之能，惟恐蛟龍相鬪，魚鼈受刑，不忍使軍民死於無辜，是以暫退陰山，遣臣請降，
結爲唇齒，各保境寧。」秦王堅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如燕鳳者，不辱君命也。」由是降詔，准其
稱藩，命其還國。即時差人抽回唐公之兵。唐公苻洛，既聞代王降了朝中，抽回其兵，命諸將振旅還京去訖。自守
牛城，燕鳳回至陰山，說秦王准降代王大喜。至十二月，北代王什翼健，聞唐公苻洛領軍已退，乃引衆還國。至雲
中有皇子實君，見北代王寵惜，皇孫拓跋珪，恐其位不傳，已乃陰結代王之左右，以酖酒毒殺代王，因此北代王
什翼健暴崩，又殺諸弟。諸部大人知是實君謀死，百僚無主，俱各離散。止留皇孫拓跋珪，乃北代王之皇孫，乃太
子實之子也。是年六歲，弱而能言，目有光耀，廣額大耳，先因其父太子被長孫斤謀叛，傷脅身死。秦將苻洛來寇，
代王什翼健逃避陰山，拓跋珪母子無依，其母賀氏將珪依外家孤獨部大人賀納，同避陰山。至是同代王歸國，
至雲中，代王被皇太子實君謀弑，諸部大人各散。珪尚幼弱，諸部百僚各逃散去，止有燕鳳等隨與賀氏拓跋珪走
還本國。其時諸部皆被別部劉庫仁、鐵弗、劉衛辰三人前來統攝之。賀納只得領珪來依劉庫仁，俱說代王崩世
之事，及存拓跋珪之因。吾今奉秦王詔歸國還鎮，因此來見大人。庫仁便謂賀納曰：「你可領本部兵同小主人
權且去牛川屯，扎吾等權代領兵俟其年長，還其兵，印及諸部土境，納從之。領拓跋珪并軍馬去鎮牛川。當庫仁
謂其子劉頌曰：「拓跋珪龍行虎步，巍然不羣，必然興復洪業也。」劉衛辰謂庫仁曰：「依吾之計，可速使人奏

知秦王使其遷之別地，若留此，則吾屬無唯類矣。」庫仁曰：「既如此，任公爲之。」於是衛作表江，遣入長安投降，奏知其事。」卻說獨狐部大人賀訥，領拓跋珪帶兵馬屯於牛川，燕鳳說曰：「前日大人與小儲君，見劉庫仁、劉衛辰，某觀衛辰前被聖上殺敗，心必懷仇，素有害小儲君之意，彼必使人降秦，謀害小儲君也。」賀訥曰：「既有此謀害之意，其事奈何？」鳳曰：「大人休憂，某自再入長安，去見秦王，以探虛實。若是變異，某自有三寸不爛之舌，說之可保無患。」訥曰：「君可速去，遲則有變耳！」於是訥使燕鳳星夜先來長安。次早至待漏院候衆入朝，朝見秦王。秦王見鳳至，謂曰：「卿何又至？」燕鳳曰：「代王已死，臣來奏知。」堅曰：「代王雖故，必有王子。」鳳曰：「代王被庶子實君弑，長子亡叛，遺孫幼冲，莫相輔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鉄弗劉衛辰，狡猾多詐，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仇，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拓跋珪年長，乃仕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存亡繼絕之德也。珪之子孫，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永爲天朝之保障，中國之藩籬，顧不美乎？」秦王納之，遣將以兵執實君，至長安，命車裂殺之。俄而衛辰使至，是上降表，秦王覽訖，謂文武曰：「衛辰上表，謂拓跋珪丰骨不凡，舉指清高，後必有異，卻爲大國之患，不作中華之藩，宜遷別地，或取回長安，其事如何處置？」羣臣莫對，燕鳳對曰：「衛辰與先主有仇，欲自謀立，故進讒言。陛下聽之，跋珪一離，二人卽叛。」秦王曰：「彼叛何故，怕此小兒耶？」燕鳳曰：「朔方之地，士民之衆，皆蒙拓跋珪恩，皆思歸附衛辰，若叛，恐士民不從，故先遷之，其志得行。若存小主，二人未敢謀變。」秦王信之不聽衛辰。

秦王以代分二害

秦王堅謂文武曰：「代王被害，其子幼冲，朔方今屬於朕，吾欲遣將戍之。燕鳳又進此策，此事若何？」權翼曰：「朔方之地，宜朔人居焉。蓋朔人狡猾萬般，其居不容外人，若以異處之士去守，彼必爲亂，國不能安。燕鳳之策，可保久長。劉庫仁字沒根，乃劉武之子，少豪俠，有智略，北人無不敬之。劉衛辰乃鐵弗國人也，善於騎射，有威勇，北人無不憚之。若陛下以此二人統領朔方，使唐公總鎮

其地永無憂患。」秦王曰：「然！」於是秦王遣人以詔使唐公苻洛，以鉄弗劉衛辰，獨孤部劉庫仁二人分統朔方。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卻說唐公苻洛得詔書，從秦王詔，使人請劉庫仁、劉衛辰二人至，置酒相待，拜爲左右將軍。將北代之地，分作五部，使二人統之。二人從命，各分訖。諸部代民，苻洛權執總統，以居平城。自此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信其著。奉事拓跋珪，愍勲周備，不以廢與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事之。」丁丑二年，秦建元十三年，秦王堅用趙故將熊逸作功曹，熊逸度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逸爲將作長史，大修舟鑑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渾汝兩及。」時慕容紹亦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多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僅相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天意有在，必爲燕乎！」

謝安薦姪於朝廷

是時孝武帝設朝，君臣禮畢，分列兩邊。時近臣奏知西蜀漢中諸郡，卻被秦王堅遣使鄧羌取去。目今秦兵屢遣擾境，孝武大驚曰：「如此患生奈何？」羣臣奏曰：「請陛下降旨求文武良將，有才略，命其舉薦入朝，使其鎮禦北方，可保境內安也。」孝武帝曰：「然！」遂頒詔求文武良將。當謝安奏曰：「臣舉一人，有萬夫不當之勇，有鬼神不測之謀，若以此人爲將，鎮北則秦不敢窺覲，江南乃臣兄之子，謝玄字幼度，先與鄒超同爲丞相桓溫參軍，桓溫多用其智，屢建功効。今桓溫已死，與鄒超同歸朝廷。現在班中，可使總鎮管取邊界得甯。」帝從之，召謝玄謂曰：「今秦兵節次犯境，汝之叔父謝安薦汝有文武之才，朕拜卿爲鎮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總領諸鎮，屯守北岸。」謝玄謝恩曰：「臣本驚鈍之才，不足以騁千里，今蒙陛下擢用，出鎮之地，莫不保全。」於是謝恩而出。時桓冲以秦人強盛，欲移鎮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帝從之。初中書郎鄒超自以其父愷位過，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悒形於詞。

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達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以問，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旣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初，超黨於桓溫，以父惜忠於王室，不令之知，及病甚，出兩箱書授門生：「公年尊，我死之後，老父若以哀悼廢寢飲，可呈此，不爾卽焚之。」及超卒，惜果成疾，其門生呈箱，惜發之，皆昔與桓溫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哀。

韓氏女築夫人城

戊寅三年，秦建元十四年四月，秦王苻堅遣長樂公苻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兵三萬，共攻襄陽。百姓大驚，諸將李伯護等皆懼，宜爲備。獨梁州刺史朱序曰：「秦無舟楫，焉能攻我？不足爲慮。諸君勿憂。」旣而石越帥五千，浮渡漢水，皆來至城下。序大駭，始召百姓固守中城，越以兵攻陷外羅城，越旣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及苻承兵到，督諸將攻中城，朱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見其崩，以爲不固，親率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新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被見破綻，乘此攻潰，序帥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二明，擁衆七萬，欲來救援。洛秦兵強盛，不敢進。時苻丕欲急攻襄陽，將軍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糧糈山積，但消邊漢沔之民於許塞，憚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於襄陽城。丕大喜，排宴相慶。時秦王堅聞垂又拔南陽城，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堅讀曰：

地列酒泉

天垂酒池

杜康妙識

儀狄先知

紂喪殷邦

桀傾夏國

由此言之

前危後則

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苻丕攻陷襄陽城

己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二月，秦王堅大設朝會，當秦御史中丞季柔劾奏曰：「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敵圍一小城，白費萬金而無効，請徵下廷尉。」秦王堅勿從，使持節切讓苻丕等，又賜丕劍曰：「攻一小城，久而不下，焉能長驅江南來春不捷，汝其自裁，勿復待面見吾也。」丕等惶恐，次日命諸將并力攻襄陽，朱序以播木砲石打下，退歸。秦王堅聞襄陽不克，堅欲自將兵攻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親勞大綱，所謂隋候之珠，彈於儀之雀也。」堅乃止。朱序屢破秦兵，遂不懼。丕命諸軍進攻，時五督護李伯護見秦兵勢大，其城難守，乃開門爲內應。於是遂克襄陽城。朱序送長安，秦王堅惜序能守節，拜爲度支尚書，以伯護爲不忠，斬之。時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至。堅欲官穆，固辭不受。苻堅以禮遣之，卽以梁成爲荊州刺史，鎮襄陽。選才望者禮而用之。時晉帝朝會，以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皆失利，時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以安爲王導，曰：「以謝比王文雅，過於導焉。」帝聞秦人寇邊，日與羣臣機策未下。

謝玄帥兵救彭城

卻說秦王堅，命諸將分道寇晉。當秦將彭城曰：「宜攻沛郡，太守載遠於彭城後，長驅大進。」堅然之。超又曰：「顧更遣重將攻淮南，爲棋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八月，超兵至，攻彭城未下。晉帝聞知大驚，遣人以詔命右將軍毛虎生，帥衆鎮姑熟以禦之。秦王堅又使韋鍾以兵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晉謝玄聞知，帥衆萬餘來救彭城。軍至四口，欲遣使報載遠令其合兵夾擊而不可得。部曲將田弘知其意，請曰：「將軍之討，欲使人輦戴公，令其合兵，但無人去。臣請沒水潛行。」玄大悅，使行至水邊，被秦人彭超所獲，將酒與食，以金帛厚賂與，泓曰：「你入彭城，只道南人已敗逃回去了。」泓僞許之，既走城下，告遠曰：「南軍垂至，勉而待之。」秦人大怒，射殺之。彭超輜重盡在留城，謝玄以計令人揚言，遣軍一萬人攻留城，取其糧草。超聞之，解彭城圍，乃引兵保輜重，遂遂

帥衆出城，來見謝玄。謝玄與其全師而還。超復據彭城，留徐褒守之。自以兵南攻盱眙，俱難。又克淮陰。城無晉兵，乃回，留邵保戍之。秦軍韋鍾攻拔魏興，太守吉摠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聞知，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了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世之多忠臣也！』摠參軍史穎述回，得摠臨終手疏歸晉帝，以其忠，後贈益州刺史。初，秦將俱難、彭超二人攻拔盱眙，執內史毛操之，遂圍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安名臨江列戍而守之。謝玄自以將兵二萬來救三阿城。難超二人聞其兵來必疲倦，不與諸軍傳殮，將兵排悉與玄交戰。玄兵飽食勇力向前，未三合，俱難、彭超大敗，退保盱眙。六月，玄又進攻之，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謂諸將曰：『難超兵窮勢寡，卒無鬪志，宜速進兵，得一人乘潮上流燒淮橋，則彼自走。』何謙曰：『未將願往。』於是使何謙帥舟二百，乘潮上流，夜焚淮橋。難超見燒淮橋，恐後難退，以兵退屯淮北。玄謙合兵追之，戰於君川。難超兵無鬪志，被玄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已殺退難超之兵，命人帥守。乃戍衆還廣陵。玄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超遂自殺，難削職爲民。

秦王舉兵伐苻洛

秦建元十五年三月，秦王堅會集百官商議，欲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大學生澈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序諫曰：『陛下四海之地，十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

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事，殆非所以馴至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始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強忠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耳。』於是堅乃止之。卻說秦國唐公苻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自以有滅代之功，使人見秦王堅，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怏憤。秦王堅只以洛爲益州牧，洛謂官屬曰：『孤不得入爲將相，而又投之西裔，於諸君意何如？』治中平規曰：『主上窮兵黷武，民恩息肩者，十室而九。宜聲言受詔堅幽之兵，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而王，天下可揮麾而定也。』洛從之。四月，帥衆七萬發和龍，堅聞知，遣將竇衝、呂光以兵五萬討之。北海公重熙、蘇城之衆助洛，會屯中田。五月，

衝光二人以兵與苻洛交戰，洛兵大敗，被衝追及擒之。衝既得洛，令人送至長安。重見洛被擒，乃走還蘇。呂光追及斬之。幽州悉平，使人以洛見秦王堅，堅赦之不誅，徙於西海郡爲民。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九囷，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之制，以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彥、毛興、王騰等皆爲諸州刺史。堅送至丕，上丕所領民二千戶，丕別其父兄皆慟哭送之。獨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誰語？」堅笑而不納。壬午七年，秦建元十八年三月，卻說秦王堅兄苟法之子東海公苻陽與丞相王猛之子王皮曰：「秦之天下實乃吾父法所取之天下也。今被苻堅據有，吾將取之，恨力不及耳。君可助吾一臂之力耳。」王皮曰：「君言乃吾之志，吾有此意久矣。吾父有佐國平天下之勳，吾不能襲父大爵，至今得一散騎常侍耳。既明公肯爲主，此間有一人姓周名虓，足智多謀，痛恨秦王，可請其來同議大事必成。」苻陽從之，使人請虓至，以酒相待。商議計策。虓曰：「君若在此，難於舉發。來日二人入朝，請兵求出外鎮，積草屯糧，招軍買馬，乘機而起，則舊業可復矣。」陽曰：「此計大妙。」三人計議已定，卻被秦王堅手下竊事人密知，入宮報與秦王。說東海公與散騎常侍二人謀反。秦王堅大驚，卽喚司隸鄧信領禁兵三百圍宅，將苻陽、王皮、周虓三人縛至殿下。秦王堅問曰：「吾不會負汝二人，汝二人何故謀反？」苻陽曰：「吾父無辜見誅，禮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臣父死不以罪死，是以謀反。齊襄公復九世之仇，何況臣乎？」秦王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又問王皮、王皮對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於貧餒，所以圖富貴也。」秦王流涕謂王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萌也？」又問周虓，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列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苻陽、高昌、皮、虓朔方之地，以皮子永素性好學，擢爲幽州刺史。是時西域軍師鄯善人者，朝秦甚稱龜茲國有鳩摩羅什，才貌雙全，義識若神。秦王堅大悅，以師

善爲嚮導，遣驍騎將軍呂光爲都督，督兵十萬，去伐西域。當陽平公苻融諫曰：「西域荒遠，得民不可治。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爲惜之。」堅勿聽，乃宣呂光至殿，謂曰：「今吾國內糧草多積，士馬強盛，吾欲征討西域，龜茲煩卿爲將。」呂光曰：「受命於君，安敢不謹。」領旨去討西域。於是秦王堅拜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七萬，鐵騎五千，命其討西域。龜茲光臨行，秦主囑光曰：「卿到龜茲，若得鳩摩羅什，即使人星夜馳送赴朕。」光曰：「謹領旨令。」是日呂光領兵就起行，行至高昌，屯扎軍馬。史說呂光字世明，乃洛陽人氏，父名婆樓，佐命秦王苻堅，官至太尉而死。呂光生時，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明年十歲，與諸兒遊戲，邑生爲戰車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明，羣衆歎服。目有重瞳，左肘有玉印，沉毅嚴重，寬簡有大策，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秦王，秦王苻堅除爲美陽令。羣夷愛服，因此屢遷驍騎將軍。苻堅慕鳩摩羅什故有是命。

秦王集議寇江東

秦王堅大會文武羣臣於太極殿，而謂衆文武曰：「自吾承業以來，垂二十餘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計吾之士卒，可有九十七八萬，糧草不計其數。吾欲自將以討之，汝等所議爲若何？」當朱彤曰：「今秦得天下大半，更兼國富兵強，若起傾國之師，躬行天罰，則江南尅期可定矣。」秦王大悅曰：「此乃吾之所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末可伐，夫以爲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會而集。武王猶曰：『彼有人焉，乃回歸止旅。』後三仁誅放，始奮戈牧野，而得成功。今晉雖微，未聞喪德，君臣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可謂有人焉。依臣愚見，晉不可以加兵。一時秦王堅聞其語默然久之曰：『諸君可各言其志，朕自量之以行。』太子左衛率石越上言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天文有准，懸象無差，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有長江之險，民爲之用，不可犯也。』秦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犯歲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傍，沮計萬端，無時

可成功，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各有異同，堅命且退，容再計議。獨留弟苻融議之。苻融曰：「晉不可伐者三：一、秦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則天下之事，吾與誰言之。』融泣曰：『今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其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自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智識愚淺，不足採王景略一時之英傑，陛下每擬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秦王堅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捷足者先得之。量朕之才，不在晉下，文武之賢，勇略過何人，如不可伐也。』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朝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也。』秦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汝不知通變耳。』秦王堅不納，默融辭出。先是有沙門名道安者，秦王堅尤信重之。出入與秦王堅同輦，至是羣臣出朝，正遇道安入內，羣臣謂道安曰：『主上欲生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道安曰：『吾卽諫之。』於是道安入見秦王，秦王謂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遠方也？』亦不納之。忽慕容垂入，秦王堅問曰：『吾欲伐晉，收江南，羣臣不可，卿意云何？』垂曰：『今天下秦得十分之七，獨東南一隅未歸，若以陛下之神武，文武之賢能，大兵一出，何期不捷？陛下可以乾綱獨斷，勿採羣臣之言，以致留患於子孫也。』故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宜斷聖心，足矣。昔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四海之功也？』秦王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唯卿乎？』言訖，賜帛五百匹，卽令其點兵。張夫人聞知，亦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主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昔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州，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植五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鷄夜鳴，犬哀吠，廐馬多驚，武軍兵器自動，皆非出征之祥也。』堅曰：『

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銑，最有寵，亦諫曰：「國之興亡，係賢人之用舍；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遠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上，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當是時，晉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先是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

秦王堅親寇江南

癸未八年，秦建元十九年七月，秦王苻堅下詔，勾集各部軍馬，大舉伐晉。八月，秦王堅喚陽平公融至前曰：「你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領步騎二十五萬

爲先鋒，先入伐晉，以探虛實。敵之強弱，先報吾知。」融曰：「臣旣先行，後宜調兵急來兩應。」融辭去訖，又宣兗州刺史姚萇，封爲龍驤將軍。秦王堅謂驥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東南之事，盡以委卿，卿可盡忠報國，無得二心。」卿領兵二十萬，從北路伐晉，接應陽平公苻融。」萇謝曰：「臣蒙拔擢，授以重任，萬死不辭，焉敢異志！此回不滅東晉，不敢生還。」言訖，領兵就行。時左將軍竇衝進言於秦王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之封，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秦王堅默然不應，悔闕歸宮。卻說慕容垂受命領兵起行，其姪慕容楷、慕容紹曰：「今秦王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且莫泄耳！」苻融以兵一十五萬，號爲一百萬，來至潁水下住草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秦兵，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於項城，東西萬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屯扎。

謝歧合肥退秦兵

卻說孝武帝設朝，近臣奏知，秦王苻堅命苻融爲將，以雄兵百萬，戰將千員，來寇江南。晉帝聞知，大驚，急問文武，誰人敢去退秦兵。諸文武盡皆失色。中書監錄尙書事謝安出曰：「陛下養國士，待之如手足，今日聞秦兵一至，盡皆緘口結舌，此何理也！臣雖無才，願施犬馬之勞，以

退秦兵，少報陛下知遇之恩。」晉帝曰：「卿有大才，必有大用。而卿乃朕之元老，不時朕要與卿同議國之大事，豈可出征，卿可另選別將去迎？」安曰：「今事急矣，無人向前，臣若不行，則將士不復用命。」帝曰：「秦師百萬，非可用文以退，卿執要前去何益？」近臣奏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臣觀謝尚書胸中有百萬兵，不似臣等耳。宜與去之，可選大將副貳，破秦必矣。」帝曰：「朝中誰人堪任大將，可速舉之？」謝安曰：「臣姪謝玄，勇略雙全，可任大將。」帝曰：「朕聞昔周郎以數萬之兵，破曹百萬之衆，今舉大將，不似其人，難保社稷矣。」謝安曰：「以其論之，不在周郎之下，陛下若用之，破秦兵必矣。如其失事，臣請先納此頭。」帝曰：「非卿提醒，朕幾誤大事！」即時差人召謝玄。王彪之曰：「玄乃一儒生耳，非苻融之敵也，不可用之。」周雍曰：「玄年幼德薄，恐諸將不服，則生亂矣。必誤陛下。」謝安曰：「若不用謝玄，則東地必休矣。臣請以全家性命保之。」帝曰：「吾亦素知謝玄乃奇才也，孤當託之。」安曰：「若不付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晉帝曰：「然！」於是召謝玄至拜畢，帝曰：「今秦兵侵境，孤欲命卿總督人馬，以破苻堅，何如？」玄對曰：「文官武將，皆陛下故舊之臣也。玄年幼不才，安能破敵？」帝曰：「朕亦素知卿才，今拜汝爲副都督，卿勿推辭。」玄曰：「倘文武中不服者，如何？」帝曰：「如有不遵令者，先斬後奏。」玄曰：「臣受恩已久，固不敢辭。臣願領兵。」於是帝使謝安總督天下諸軍事，謝玄爲征北大將軍，以兵數萬出拒秦兵，二人領旨卽出。謝安次日傳下號令，教諸處多謹關防，牢把肥水，不生輕戰。諸將但相聚，無不笑其懦也。安以調兵堅守，衆不服，互相恥笑。安升帳，設座會東南諸將，安謂衆曰：「吾領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吾令汝等各各堅守，不遵吾令何也？」桓伊曰：「吾自跟太司馬，平定西蜀，大小數百戰，敢勇向前。彼諸將昔從桓公，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主上以公爲大都督，令退秦兵，宜早定奇計，調撥分頭進征，方能成功。今卻死守，以待天自殺賊，何其無謀之甚也。吾等非怕死貪生之人，使我輩皆隨顏順志，此何理也？」言訖，帳上下皆曰：「桓將軍言是也！我等情願決一死戰。」謝安聽罷，掣劍在手，指而

言曰：「苻堅名聞天下，戎狄尙自懼怕，今在境界，非容易敵也。汝等諸將士，並受國恩，當所和順，共圖破敵。以報主上，今吾自有妙算，非汝等所能料也。吾知汝等各不相順，故違吾令，是何道理？僕雖一書生，今蒙主上授以重任者，豈無有尺寸可取，謂能任事負重故也！汝宜守隘口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以此劍立斬。各宜凜遵，勿得多言。」於是各分頭去把守。卻說苻融擺布軍馬，直至川口，連營一千餘里。前後四百餘屯，夜明則火燭，天晝則旗旌蔽日，細作探知，東南用謝安爲將領，大都督總制軍馬，各守險要不出。苻融問：「謝安何如人也？」權翼曰：「江東偉人，足智多才，昨制桓溫，皆此人之謀也。」苻融聞知，怒曰：「豎子有何高謀？可令前隊進兵討之。」權翼曰：「安之才學，不在桓溫之下，不可以輕敵也。」苻融曰：「吾用兵更不如一豎子耶？勿多言，看吾擒之。」苻融乃自引前軍，各攻諸處關隘。謝安聞知，卽召謝玄至，謂曰：「汝與謝琰、中郎將桓伊，以八萬精兵，出屯肥水，以拒秦兵。」玄曰：「今秦兵百萬，猛將千員，今以八萬之衆，前去拒秦兵，叔父用何計以拒之？」安曰：「汝只管先去，且莫與戰。吾後自有奇計破之。」於是玄與謝琰、桓伊，以兵八萬，出屯肥水之上，以拒秦兵。史說桓伊字叔夏，乃譙國人，有勇略。安以爲中郎將，今其幫玄領兵拒秦。當苻融使人探晉兵虛實，使人還道，晉兵未滿十萬人，在肥水屯住，不敢來迎。融聞晉兵不滿十萬人，卽使人入秦，報秦王曰：「今晉兵弱少，不敢來戰，甚易於攻。請陛下車謁親迎。」秦王堅見書，卽日親領戎卒六十萬騎，起行常來至項城。秦王堅下令曰：「六軍徐徐進，朕自以輕騎二千，兼道先赴軍前。」諸將奏曰：「初有諺云：『肩不出項，陛下可停項，待其報捷，不可親自向前。』」秦王堅曰：「朕若不去，則三軍不肯向前。」言訖，引二千人先行來至項城。苻融接著，入於中軍，問勞已畢，融命排宴奉秦王堅。秦王堅是夜宿其中軍，卻說晉會稽王司馬道子，見秦兵勢大，國人皆恐，乃入朝奏曰：「今秦兵百萬，勢難拒當，今聞終南山有神，極靈有應，請陛下出旨，封鍾山土神爲相國之號，祈其爲國爲民，必有感應。」帝曰：「從卿所請。」於是降詔，旨命會稽王道子，以詔旨去鍾山封其土神爲相國焉。

安合肥論兵大戰

卻說謝安受命拒秦，全無懼意，整日與王羲之圍棋賭耍，不視軍情之事。謝玄見秦兵勢大，恐寡不敵衆，至夜私自回城來見謝安曰：「今日姪在對岸，看見秦兵漫山塞野，旗鼓相望，連營千里，吾恐寡不敵衆之勢，乃回見叔父，可用何策攻之，以安衆心，免勞主上之憂矣。」安曰：「汝火速歸營，調兵緊守肥水，切莫妄動。吾自有計，若有緊急，再使人來報，不必自來。」玄不敢復言，只忙出歸營去訖。而謝玄心中不定，憂兵少糧盡，恐秦兵殺過肥水，過數日，乃使張玄入朝，請叔謝安出城。張玄領軍卽入城，見安告急曰：「請明公火速出城，秦兵至矣！」諸將皆要出戰，安不得已，遂自命駕出城。諸將皆曰：「今上以都督任公，公不求破秦之策，而日夜圍棋，不視軍情，主上寢不安席，以江南百萬生靈之命，委公保之，公何如兒戲耶？」安對諸將曰：「今秦兵來犯我境，其氣正盛，我軍且乘高守險以待之。彼以百萬之師，吾止七萬之弱，安能勝乎？今但獎勵士卒，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動靜，今彼兵馳驟於平原曠野之間，正得其志，彼若求戰不得，自有懈怠之心，此時吾當用奇計矣。」將軍宜息風火之性，以圖國家之計。桓伊等面雖應允，心實不服。

安立圍棋賭別墅

安被衆所逼要戰，遂邀姪謝玄與親明王羲之等，私遊山墅。安請玄曰：「吾與汝圍棋。」玄雖從之，與棋然心中憂懼，而安之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軍事，便爲敵手，而玄反不勝，又進見輸，遂不再棋。但曰：「秦兵勢大，叔父有何計破敵？」安曰：「吾有三勝之方，汝休漏泄。夫爲將者，必先觀天文，次審地利，三察人和，料此三者，求勝可矣。」又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歲星在吳，而秦逆天伐吾，古云逆天者亡，吾有福德之祥，其勝一也。吾有長江之限，地利佑我，故曰得地者昌，其師雖強，不能渡之。其勝二也。苻堅集烏合之衆，積蟻聚之兵，以五胡仇人爲將，雖多不和，吾軍固少，而同一心，其勝三也。此三有勝，破秦必矣。何惑之有？」玄曰：「叔父之言，乃神機妙算，姪何可及？奈主上不安，百姓驚恐，宜早計以破之，使士民得安耳。姪懼兵微將寡，不能固守。」安曰：「晉兵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帥調和，士卒便附，如此

長江之險，足以固守，何憂兵微將寡乎？吾觀苻堅志驕氣盈，將必有異，看其變動，乘機破之，汝才不在苻堅之下，管取成功，不須再四。」玄聞言大悅，即還安與王羲之，又遊涉至夜，乃還。卻說姑熟桓沖聞秦王苻堅大舉入境，以根本爲憂，使牙門將劉完領精兵三千入衛京師，同城池劉完得令，引兵入京，來見謝安曰：「桓君聞秦兵入寇京師，使其領精兵三千，前來與明公調用，護衛建康。」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乃國之屏障，其兵宜留預防，何必調此你火速領其兵還。」劉完聞說，即引兵還鎮。謝玄曰：「吾兵稀少，彼調來增叔父如何遣還？」謝安謂曰：「三千人不足以爲損，還去之不可。吾欲外示閑暇，是故遣之。」玄曰：「叔父神機，姪兒不知耳。」劉完領三千人還鎮，桓沖問其故，完以謝安之言告之，及陳軍前備細之事。沖謂左吏等曰：「謝客石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略。今大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難敵，天下盡已知吾其左枉矣！」

八公山草木化形

十月秦王苻堅與羣臣商議進兵，羣臣權翼等曰：「宜先取壽陽，若得壽陽建康必然。」即召陽平公苻融至，委兵五萬，使其去攻壽陽。又令下將軍梁城引兵五萬屯於洛澗，安住寨棚，以遏晉兵，不得相應。二將各率兵去訖，卻說苻融以兵來攻壽陽，郡守王正以五千兵出城迎敵，苻融指著王正曰：「早來降免汝一死。」正大怒，拍馬舞槍出陣來戰。秦兵陣中徐成以雙刀來迎，二人交鋒，戰上十合。王正遮攔不住，只要敗走，被張蚝一騎馬一條槍飛出陣前，大喊一聲，以槍殺進，將王正一槍刺於馬下。晉兵各自潰散，苻融揮兵殺奔入城，占據壽陽。迎接秦王苻堅及文武入城屯住。卻說會稽王道子領朝令來到鍾山土神廟內，親自焚香下拜，奉上印綬，宣讀詔旨畢，乃祈禱曰：「今因秦虞苻堅以兵五萬來侵晉境，君有倒懸之危，民有塗炭之憂。今奉聖旨來封大神爲相國之尊，伏望尊神大顯神通，施靈施感，爲國爲民早滅胡類，萬民沾恩。」祝訖，即命

回京。其土神既受相國之號，乃大顯法力，徑來將八公山草木皆化以爲人形，共各披堅執銳，勇猛威雄出衆。一日，秦王堅與苻融及諸將佐登壽陽城遙望晉軍，見八公山列有雄兵一百餘萬，人人勇猛，個個威雄，部軍整齊，隊伍不混。秦王堅一見，始有懼色。顧謂苻融等曰：「此乃勁敵也，何謂弱少乎？」因此命苻融梁成進兵速戰。苻融問朱序曰：「卿先仕晉，必知備細，如今江南英傑，更有何人？」序曰：「目今謝玄叔姪二人，有王佐之才，其餘不足稱也。二人與序有一面之交，陛下遣以尺幅之書，與序過淮，掉三寸不爛之舌，說其來降，東南指日可平。」融曰：「既與卿善，修書你前去說其降！」於是苻融作書，使朱序來招謝安、玄二人降秦。朱序領命特來江南時，謝安謝玄欲進兵，聞梁成在於洛澗，謝安等不敢近前。離洛澗二十五里而屯。忽軍人報梁州刺史朱序來見，安石命進問曰：「聞卿在襄陽，與苻丕相持，今如何來此？」序曰：「吾守襄陽，被苻堅使子苻丕楊安領軍五萬攻陷襄陽，不得已僞降於秦。今苻融遣吾過江來請都督投降，吾因此得見明公一面。明公休要見疑，吾必不負大晉觀秦兵雖衆，亦易破之。明公以兵外戰，吾必內應，未知明公意下如何？」謝安曰：「吾知汝之忠義，有何疑焉？秦兵勢大，何計破之？」序曰：「今梁成憑血氣之勇，爲前鋒，以兵五萬屯住洛澗，殊爲易攻，何不攻之？若待秦兵百萬之衆盡至，難與爲敵，不如乘此諸軍未集，速往攻之。若攻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即可破矣。」安曰：「卿謀正合吾意，卿今休去，在此同參軍機。」序曰：「吾之老母家屬皆在彼處，若不回，必被其害。吾暫回去，准備內應。」安曰：「汝去如何回信？」序曰：「道都督不肯降秦。」安曰：「不然，汝回只道吾肯降，只家屬在建康，不能得出。若得家屬出城，一同來降，汝若言不降，彼必速攻。」朱序曰：「然！」於是安石使朱序還秦，序以謝安石之言，說與苻融，融半信半疑。

安石破秦百萬兵

卻說謝安得朱序說秦軍中之備細，乃升帳聚大小將校聽令。安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已識秦之動靜矣。吾欲先取洛澗一營，誰人敢去？」言未畢，桓伊等

一齊出，盡言願往。安皆令退，獨喚階下一人，姓劉名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沉毅多計，驍猛無敵，現爲參軍。安甚重之。故喚牢之曰：「汝領五千精銳，去攻洛澗，第一屯，乃是秦將梁成之營，今晚便要成功，吾自提兵來救應。」牢之領軍去了。又令謝玄、桓伊二人，各以兵三千，抄小路奔下流埋伏，待梁成兵敗走回，汝二人各以兵截住，斷其歸路，待牢之趕至，兩下合兵接應。」二人亦各引兵去了。卻說劉牢之領精兵五千，趨洛澗，隔十里，一望秦軍，梁成阻澗爲營，牢之身先渡水，精兵後隨，鼓譟直前。成聽見知鼓響，知有兵至，忙令士卒廢阻洛陣，以待晉兵。當牢之當先上岸，殺死十餘人，秦兵奔潰。梁成持槍直取牢之，牢之輪刀便迎，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二人交鋒，戰上五合，梁成被牢之一刀砍於馬下。亂殺秦兵，揚州刺史爲王顯，見梁成死了，忙領殘兵走奔下流，正遇謝玄、交馬一合，被玄捉住。桓伊橫殺秦兵，俄而牢之領兵夾攻，秦之士卒爭趕淮水，死者萬五千人。淮水爲之不流。於是謝玄盡收得秦之器械軍資，收軍來見謝安，對安傳令，水陸三軍盡進屯於肥水之東。秦王堅聞梁成死了，前鋒有失，遂傳令教苻融帥兵過肥水而陣，晝夜分巡，以守江岸。卻說謝安既破秦之前鋒，命水陸並進，屯於肥水下，住營寨，至夜召謝玄入，謂曰：「今秦王敗其前鋒，必不敢進，彼欲退，恐天下之人恥笑，必然猶豫，爾可急攻之。吾今先回城，以安聖上之心。汝領諸將徐徐進去，吾想朱序在內，必定相應。」玄曰：「叔父隨便回騎，姪自斟酌而行。」於是謝安回建康，朝見晉帝曰：「臣託陛下洪福，破其前鋒，臣慮陛下憂，羣臣震恐，先回報捷，陛下高枕無慮。目下管取破秦必矣。」帝曰：「東南有卿，朕何憂焉？」卻說謝玄欲交戰，秦兵逼水而陣，因此晉軍不得渡，心中悶悶，乃思付一計。——次日，使能言快語軍人，直至肥水岸邊，遙喚陽平公苻融曰：「吾奉都督將令，拜上將軍，將軍遠涉吾境，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卻使吾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何必久守而廢糧草耶？」苻融聞其言，卽入城具謝玄之言，報知秦王。王苻堅問遂諸將曰：「汝等主意若何？」諸將徐成等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其不得上，可爲萬全之計也。」秦王曰：「不然，如此則自老

王師也。吾便引兵少卻，使彼兵半渡，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擊而殺之，萬有不勝！融曰：「陛下神見，諸將不及。」於是苻融即出傳令，是夜移營，卻陣十里之程屯住。又令徐成選鐵甲軍五萬待迎。時玄打探軍人開秦兵移陣，即忙報於謝玄，大喜曰：「破秦必矣，今夜即行。」桓伊等曰：「秦兵勢大，何以破之？」玄曰：「此計但瞞不過王猛，今天幸此人已死，使我成大功矣。彼兵一百餘萬，連了百餘營，今卻陣必然混亂，吾乘其亂而攻之，可擒苻堅也。」於是大集諸將聽令。——即點水路進兵，云是夜半東南風大作，可用船載茅草，依計而行。令劉牢之領十數枝軍攻江北岸，桓伊領十數枝軍攻江南岸，每人各茅草一束，內藏硫磺焰硝，皆帶火種草，挑於槍杆之上。但到秦營，近林者因順風舉火，秦兵四十營，只燒十營，間三屯，則彼兵必自亂矣。乘亂之時，以兵擊之，各帶行糧，不許暫退。連更曉夜，直拿住秦符方止。——諸將得令，皆去依行。卻說秦王當日自出城中，尋思破晉之計，忽見中軍帳前，無風旗旛自倒。權翼曰：「此凶兆也，莫非有晉兵今晚劫寨？」秦王未信，有軍報曰：「上山遠遠望見晉兵已出，渡水而東去了。」秦王曰：「此疑兵也，只管移營。」令徐成引兵馬五萬去迎，黃昏左側，東風驟起，權翼回報水北岸寨中火起，秦王便教探視，張蚝也來回報，望見水寨中火起，秦王即喚徐成親往水北岸，張蚝親往江南，看其虛實，如晉兵到可急回。二將領兵去了，初更左側，喊聲動地，西屯軍馬齊奔，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後面晉兵殺到，正不知多少軍馬，秦王急急上馬，引軍奔走，火光連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苻融引手下數百騎，正逢晉將桓伊，被伊軍圍住，亂箭射來。謝琰引軍來趕秦王，望西奔走，前面一軍來到，爲首乃是晉將謝玄。秦王大慌，前謝玄後謝琰，兩軍火攻，四下無路，忽聞喊聲，張蚝引軍殺入，救秦王出，急急上戰船。與張蚝等將船掉開中流，被玄令軍人在岸上射之，萬弩齊發，秦王中箭倒在船上。衆將救醒奔逃，時朱序後與部下從軍，在秦軍大叫：「秦軍大敗，秦王死了。」因此秦軍及御林軍奔潰而走。其時秦軍因移陣大亂，隊伍不齊，况兵退不復立住，因此大敗。秦王中矢，單舸走過西河下，時天色已明，正走間前面又一軍到，張蚝出馬迎之，乃秦將

徐成合兵一處。後面晉兵大至，前到一山，乃停馬山。張蚝引軍上山。山下喊聲大震，謝玄人馬大隊已到，週週把山圍住。秦王停住曰：「死據其山。」秦王遙望己兵，自相踏藉，死者蔽野，寒川重疊，死屍寒江而下。肥水爲之不成流。圍及至次日，晉兵越厚，四面放火燒山。軍馬亂竄，忽見火光中一將，引數千騎殺上山來。秦王視之，乃鄧羌也。羌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請陛下走回，卻再收兵。」秦王曰：「誰可斷後？」傳刪曰：「臣願舍死以當之。」其至黃昏，張蚝在後，鄧羌在前，冒烟突火而下。留傳刪當後。晉兵見秦王時，各皆要爭功，並進軍突火而來。秦王教從行軍士，盡脫衣甲，疊於山路而焚之，以絕後軍。方走得脫。謝玄謝琰桓伊劉牢之會宋序之兵，乘勝追擊，無不一當十，百當千，殺得秦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漫山塞野。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能停息。朝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去七八。謝玄追至青岡，方傳令鳴金收軍，獲得秦王堅乘輿及雲母車儀蓋器械軍資珍寶，堆積如山，俱名立冊抄記，留獻朝廷。次日，玄作書使人見叔父謝安報捷。時謝安正與王羲之圍棋，驛人持書與安，安令驛人去了。安一面圍棋，一面拆書，看其書已，知謝玄已破秦矣。遂將書放在牀上，了無喜色。下棋如故。王羲之問曰：「書中何事？」安曰：「小兒輩遂已破秦。」羲之曰：「宜速報朝廷，何事於棋？」言訖辭出。謝安既罷棋，入內過戶限，心喜其不覺履齒之折，直入宮見帝奏曰：「臣子姪托陛下洪福齊天，已破秦師百萬於肥水之上，獲得秦王雲母車及軍資寶貝，今進獻朝廷。」帝曰：「朕得卿子姪等輩，破此強秦，天下幸甚。從今以後，朕何憂焉？」卽加封謝安爲太保，於是降詔進謝玄爲前將軍，假節鉞，令其振旅還鎮京口。是時秦之諸軍皆潰，散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卻說秦王堅奔走淮北，淮北飢甚，又無糧草，百姓食進壺豚肩供給。秦王堅受食之，大悅曰：「較公孫豆粥劉秀麥飯，有加無減。」堅以帛貫百姓，百姓辭曰：「陛下照燕居安樂，白取危困，民爲陛下子，陛下爲民父，安有子劓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何面目治天下乎？」漣然流涕。當秦王堅開諸軍皆潰，惟慕容垂三萬人全師淮南，乃領千騎奔垂。探事軍人報曰：「今有秦王堅大敗。」

引殘軍千騎前來見將軍。當世子慕容寶，謂父慕容垂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釋曰：「初寶在長安，與友人韓黃李根等讌，寶因樽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樽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因執三盧擲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因言之。」又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祥，此時不可有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秦王待我甚厚，今兵敗以赤心投命於我，何可害之？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時諸將佐皆勸垂殺堅，垂不從，遂自出中軍迎秦王，堅入內，悉以兵符還秦王。堅大悅，收集離散，乃使子苻丕同燕之舊將下零守長樂，與垂等北至洛陽。衆復十餘萬，百官儀物軍資略備。當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安陽，聚集軍糧，以圖再舉報仇。」就因便入展拜先祖廟，陵以盡臣等一點孝心。陛下聖意云何？」秦王堅曰：「從卿所請，領兵往鎮。」垂謝恩拜辭，即出領兵起行。權翼諫秦王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家東夏，固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去，豈可解其所縱，任其所欲也？」秦王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何況萬乘乎？若天命有與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又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江東之人自此始矣。」堅亦不聽。

呂光率兵伐西域

卻說先車騎將軍呂光，帥兵七萬去伐龜茲。將至其地，聞秦王苻堅寇晉，光意欲更令進兵，行至流沙，三百餘里，地下無水，掘井四十餘丈，亦無泉出，軍皆渴甚，將士失色，皆來稟光。光曰：「吾聞李廣以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心將有濟，諸軍不足憂也。」言訖，命排香案，親自祈告天地，俄而天降大雨，平地水淹三尺，遂得進焉。時者其國王率旁國降光，光而慰之，引兵直至龜茲國。帛純開秦將呂光，以兵來寇其國，遣大將金德率兵二萬出城來戰。金德受命即出領兵，金德上陣，使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

之勇；更有四子，精通武藝，騎射過人。——長曰金瑛，次曰金瑤，三曰金瓊，四曰金琪，五曰金瑀，且各英雄。是時金德領主命，引本部軍馬八萬來迎。前至龜鳴坡，相遇呂光，兩下各自佈陣。金德兵擺開門旗下，好德出馬，五子列於兩邊，厲聲大罵：「反國之賊，敢侵吾境！」呂光縱馬挺槍，大怒而出，單搦金德交鋒。長子金瑛挺槍與呂光交戰，戰不三合，呂光刺死金瑛於馬下。次子金瑤大怒，又縱馬一口刀來與呂光交戰，光乃抖擻精神，施逞平日虎威，驟坐下馬，交馬未五合，呂光斬瑤於馬下，全然不懼。第四子金琪見二兄俱敵光不過，也驟坐下馬，輪手中兩口日月刀，三個圍住呂光。光在中央獨戰三將，無移時，琪中槍，番身落馬。二將慌救，呂光倒拖槍便走。金瓊驟住馬，收了戟，取箭射之，被呂光用槍連抵，瓊射三箭皆不中，綽了戟，奮力趕來，將及趕到，卻被呂光一箭射中面門，應弦墜馬而死。金瑀隨後趕來，一刀砍下。呂光施放不中，弓箭皆棄，閃過其刀，生擒金瑀歸陣殺之。復取了槍刀，坐下馬殺過對陣。金德見五子皆喪於呂光之手，心膽皆裂，急走入陣躲避。西域兵素聞呂光之名，又見如此之雄，誰敢交鋒？馬到處，喝聲陣開，皆紛紛亂走，曳兵倒退。呂光匹馬單槍，衝入西陣，如入無人之境。參軍段業見呂光大勝，率秦兵一掩，西域兵大敗而去。金德險被擒捉，棄馬步行而逃入城。呂光收軍回寨，諸將賀曰：「某聞將軍少年如此英雄，不想壽已四旬，精神尚在。今日陣前，獨誅五將，世之罕有！」呂光曰：「吾孤軍懸入，若不力誅其將，則功難成。汝等諸將，各宜效力，共成大功。」言訖，傳令教軍攻城。卻說金德敗回入城，哭見帛純道：「秦兵勢大，不能抵當，五子皆被喪。」龜茲王帛純曰：「如此怎生奈何？」金德曰：「不如收拾珍寶，逃避陰谷，待其師老，然後擊之。」帛純從之，命宮人收拾珍寶，使金德開城門，領親屬逃避去訖。呂光見龜茲國王逃走了，亦不追趕，遂引兵入城，宰馬殺牛，大饗士卒，犒勞三軍。是時龜茲附近王侯來降者，共三十餘國。呂光皆撫而遣之，還國。乃使人尋討鳩摩羅什，史說鳩摩羅什乃天竺人，世爲相國。其父鳩摩羅炎，持身有大節，將嗣相位，乃避辭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時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下聘，並不許，及見羅炎，心欲留

之乃逼以其妹妻羅炎既與王妹匹配王妹遂有娠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生下羅什及年七歲遂與母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三千言義亦自通西域諸國咸服羅什始攜母至講說諸經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因是乃遣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光臨行苻堅謂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今呂光既破其國乃使人尋得鳩摩羅什并其母至光見其年少美色以凡人戲之欲強爲妻羅什與母拒而不從堅辭甚苦光乃閉之密室自飲醇酒至酣乘醉入室強逼羅什不得已遂與爲妻自此呂光迷戀羅什不思歸期及見龜茲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著龜宮賦以訊之龜茲國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壞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由是呂光留戀無有歸心耳卻說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父司繁降於秦苻堅使鎮勇士川卒國仁代鎮其地聞秦王堅敗於晉乃謀反自稱大單于秦河西州牧死川至都於金城聚衆一二萬人不聽秦命改號建義元年國號西秦卻說乞伏國仁爲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寇江南國仁叔父步頰聞秦師大敗乃率隴西謀叛秦王堅聞知使國仁以兵五千討之國仁遂與叔父步頰合兵十萬餘人謀叛經略秦境卻說慕容垂領兵至安陽其子慕容寶曰「父親欲建中興之業獨力難成吾之舊將皆在長樂公苻丕處父親不如入城只佑參苻丕私與皇甫眞等同舉興兵之策」垂曰「此計大善汝率兵先行吾自入參苻丕密會舊將同議興兵之策於是慕容垂自引從人入安陽參苻丕使其子寶率兵西行

慕容垂謀復稱燕

卻說慕容垂來見長樂公丕丕親自出迎之趙秋密勸垂就座殺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還欲謀襲擊垂當侍郎姜提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擅殺之恐非所宜也不如以生養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敗而後圖之則可也」全登從之乃館垂於鄴西驛令守之垂潛與燕故臣皇甫眞等曰「今秦王敗於肥水之上其銳氣已墮不能復振吾以計脫身至此以參長樂公爲名來見卿等一面同建中興之策再復燕祚共滅強秦今被苻丕令人監我於鄴西舍不與我去卿等以爲何如」皇甫眞等曰「

復燕宜乘此時，奈我等皆無兵權，不知殿下部下有多少兵？垂曰：「未上萬人。」真曰：「殿下速使人以書往關東，使舊將 丁零 崔斌 二人起兵先叛。秦王必然詔殿下與兵去討，乘此機會，可以脫此，招集人馬，若上十萬，以討丁零爲名，所過郡邑，郡邑必然以牛酒郊迎王師，因其無備，可下諸郡，再移書報知各處，燕王必然響應。待應，舉兵向長安，大業指日可定矣。」垂曰：「然，得卿同行，事方有成。」真曰：「吾若隨殿下去，長樂公必疑，反爲不美。」垂曰：「既如此，吾來日就發書，與二人就去。再當會公。」言訖辭歸，於是垂密使人送書與丁零 崔斌，令其起兵作亂。零斌得書，聚二萬餘人，搔擾秦境，關東守將，上表告急於秦王。苻堅問文武曰：「今丁零 崔斌二人謀反，文武之中，誰人肯去討此跋扈？」權翼曰：「國兵新敗，京師之衆，不可調遣，定固守根本，可使人賫詔遣冠軍將軍慕容垂起兵去討，可得兩便。」秦王堅曰：「何如兩便？」翼曰：「慕容垂父子，焉肯久爲人臣？必有異謀，使其討丁零 崔斌二人，正如兩虎相鬥，必有一場，從其自滅，慕容垂滅得丁零等亦好，丁零滅得慕容垂亦好，此不爲之兩便乎？」秦王堅曰：「然！」於是使驛馳詔書來北鄙，詔慕容垂去，以兵討丁零 崔斌。垂得詔，並不推辭，只道軍糧稀少，因此慕容垂謂使人曰：「卿回朝，託煩善言奏知。」使人去了，垂逕將詔書來見苻丕，稱主上令其討丁零之亂，以兵符乞付起行。丕猶豫，當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添翼者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吾置之於外，不猶愈乎？今主上之命，焉敢違之？」思半晌，乃以羸兵數鎧給之，又遣苻飛虎帥騎一千爲副將，密戒飛虎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飛虎曰：「謹領密旨。」言訖，遂統兵行當。垂辭丕曰：「臣欲入鄴拜辭祖廟而去，告知殿下。」丕曰：「卿今有急，不及拜廟，火速前去。」垂見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更禁之。垂怒斬吏於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一時不留慕容農及楷紹於鄴爲質，垂行離安陽關，不與飛虎謀欲殺己，因怒激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苻

氏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於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十，夜襲飛虎氏兵，氏兵不備，盡被散之。垂以書遺秦王堅，言其後，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崔斌會秦豫州牧太原公苻暉，領毛常討斌，鳳被斌，鳳合兵擊敗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使人告於農等，令舉吳。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密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曾利家，利爲之置衆，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華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來，必將有爲，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笑謂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家命。』農乃詣烏桓，與張驥說之，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安敢不起？』於是卽招軍買馬，衆至九千人，起兵來會慕容垂。

慕容垂大破秦兵

甲申九年，秦建元二十年，慕容垂元年，西秦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僭國。正月朔，長樂公苻丕大會賓客，令人請慕容農同飲，使人回說，不知去向。丕始知其去，使人四出尋之，乃知其名列人，已起兵矣。卻說慕容農，又驅列人士民爲卒，斬桑榆插地爲兵，裂檐裳於竿爲旗，使趙秋屠各子及康東烏桓等人，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取康臺，收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乃推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設立郡署，上下肅然。農以父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立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業。』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人軍嚴肅，軍無喧嘩，士民喜悅。長樂公聞知大怒，便石越來討之。農曰：『石越有智勇，令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凌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將皆曰：『今大兵至，宜治列人之城以治之。』今農已起義兵對敵，固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必列人之城治也。』越至列人之西，農參軍趙謙曰：『越遠來疲倦，請急擊之。』農曰：『彼軍有甲在外，我軍無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卽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石越既至，今士卒立棚壁壘，農笑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之至銳以擊我，乃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

「至暮，農令軍士鼓譟出陣於城西，守門將豹本帥壯士四百人，當先毀柵而入。石越無備，見兵入寨，謊上馬，兩軍相遇。石越待槍躍馬走出大罵：『逆賊秦王有何負汝，發兵謀襲？』慕容農大怒拍馬，更不打話，手執大桿刀，直取石越。兩馬相交，戰不十餘合，石越被慕容農一刀斬於馬下。揮兵進擊，殺死秦兵大半，其餘盡皆逃奔。毛當在後陣，聞石越敗急欲上馬，農大隊湧至，措手不及，亦被亂軍所殺。秦兵大敗，以此秦人騷動，盜賊羣起。慕容垂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不過半年，衆至十萬。起兵前來助戰，先遣人報知慕容鳳、丁零崔斌三人，聞報自來迎接入寨。敘談衷曲，各訴契闊之情，共議復燕之計。丁零曰：『若復燕，可使人人往報，報知前將軍慕容農，令其起兵相應。我這里一面以兵先取鄴城。』垂曰：『聞農起兵將至，吾亦遣人報知，君言正合我心。』當即寫書，使田山去列州會慕容農，一齊起兵。田山領書去了。慕容垂與兵符發兵來攻鄴城。田山以書見慕容農，農讀書訖，即時以兵來會。時垂兵二十餘萬人，兵至鄴郡，弟慕容德、子慕容寶上言曰：『今天下兵起，皆爲燕故。吾兄乘此早稱尊號，庶使人無異望。士有歸心，若不早立尊號，則士民解體，大業難定矣。』垂曰：『然。』於是慕容垂自稱爲燕王，以世子慕容寶爲王太子，以弟慕容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又拜王公百餘人，使其帥衆二十餘萬，長驅攻鄴。史說慕容德字玄，號之少子也。狀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武重文，博覽羣書，學多才藝。兄垂常與共論國家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及慕容暉敗，徙長安，秦王苻堅以爲張掖太守。苻堅敗之於晉德，乃從垂至鄴，因勸垂稱號。垂乃以慕容德爲車騎大將軍，兵至鄴，慕容農兵亦至。聞後燕王到，自引親隨從人入中軍，參見燕王。燕王垂大悅曰：『得卿來助，大業成矣。』於是後燕王垂封慕容農上將軍，命其以兵與慕容德同屯。次日會兵攻鄴城，當長樂公苻丕見燕兵勢大，不敢出戰。使兵堅守各門，遂召將問隸，晃等曰：『今慕容垂兵多將廣，難以與敵攻城，用何計可以破之？』韓見曰：『慕容垂銳氣正盛，石越之兵新亡，誰人再敢與戰？若守此城，城郭不固，兵甲不堅，不如退守中城。』使人問垂如何起兵，於是不遣姜讓之說，問垂如何起

兵讓奉不命來見慕容垂，未及開言，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保全長樂公，美其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鄰好。若不以鄴城見讓，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種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勳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心，長樂公受分陝之任，甯肯拱手輸將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也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當上覆秦王，堅并持垂，表領送長樂公，不歸長安。時堅聞知，後見表大怒，切恨之。時苻丕見垂兵至，料不能敵，乃自領後軍，至一更盡，大開東門殺出，以兵退入城中。傳令三軍堅守城池，不許出戰。次日天明，後燕王聞苻丕已走，引衆入城，扎住大軍。卻說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慕容垂攻鄴，乃引親屬百餘人，忙奔關東，收集鮮卑九千人，起兵還屯華陰，招集亡命。平陽太守慕容冲聞慕容垂稱王關東，亦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衆至二萬，屯於平陽。卻說秦王苻堅，在宮中聞長樂公苻丕告急文書至，及知慕容垂、慕容泓等各起兵叛秦，心中大驚，謂夫子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有何而見朝臣乎？」言訖，命羣臣計議，命將去討。

慕容垂已復燕祚

燕王垂遣范陽王上討秦枋頭，攻之取。東胡人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夷夏不從。燕者亦尙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定，人心未洽，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出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晏曰：「今燕王大兵至此，長樂公尙且奔走料此小城，內無軍糧，外無救兵，安能守之？不如早降，不失封侯之位。」於是王晏思半晌，開門納降。王晏一降，於是氏夷降者數十萬口，指留其老弱者，置守宰撫之，發其丁壯者十餘萬，與晏守鄴。垂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之志矣。」慕容泓爲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聞知泓叛，謂權翼曰：「不聽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蔣如泓何？」言訖，乃使廣

平公苻熙，鎮蒲坂，徵鉅鹿公苻叡，都督中外諸軍事。發兵五萬，以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前來討泓及垂。三將領命，卽出領兵。苻叡謂姚萇等曰：「今主上令吾等討慕容垂，慕容泓、慕容冲三人，可討何處爲先？」姚萇曰：「慕容垂兵多將廣，連有鄴郡之地，已稱王號，士民歸附，難以動搖。慕容泓據有華陰，甚得衆心，民爲之用，軍爲之力，亦難動之。慕容冲軍而新集，民心未歸，不如先討。吾料必然破之，再以得勝之兵，去討華陰，亦可得。再舉攻鄴，鄴孤亦可下矣。」叡曰：「卿言有理！」於是率兵將進平陽，與慕容冲寨，只隔二十餘里下寨。姚萇謂竇衝曰：「慕容冲欺我遠至勞力，今夜必然來劫吾寨，其城空虛，將軍可以兵五千抄小路去其後，待其兵離了，然後乘虛殺入，必得其城。」衝從之，卽帥兵抄小徑去平陽城外埋伏了。姚萇亦與苻叡，各以兵埋伏寨外。只待慕容冲來。却說慕容冲聞報事，軍人說秦兵在城二十里外屯扎，慕容冲謂左右曰：「今秦兵遠來，必然勞苦，正好劫寨。」左右曰：「姚萇頗知兵法，恐有準備。」冲曰：「匹夫仗血氣之勇，有何謀策？只管依我而行。」至晚傳令，教軍馬黃昏造飯飽食，一更出城，二更去劫秦營。三軍得令至黃昏，俱各飽食，全身披挂，人馬盡皆銜枚。至一更，乃開南門而出；三更左側，慕容冲兵至寨前，冲令三軍鼓譟呐喊殺進，直入中軍，卻是空寨。慕容冲急勒馬時，忽聽得一聲炮響，四邊喊起，左邊苻叡殺出，右邊姚萇殺出，兩下夾攻，殺得冲兵損其大半。慕容冲捨命殺出重圍，走回平陽，平陽已被姚萇使竇衝帥兵抄小路平陽城下埋伏，一見慕容冲以兵出城，離了十里之程，竇衝使軍人各將雲梯三百餘隻，架在城上，五百餘人齊登入城，將守門軍人殺了，砍開城門，外軍直入屯於城中。及至天明，慕容冲大敗而回，至城下見城上皆是秦兵旗號，不敢入城。自思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乃忙領百餘騎，逃奔華陰，來投慕容泓。泓曰：「聞弟在山東聚義，如何至此？」冲曰：「弟在平陽聚衆至三萬人，被姚萇殺敗無處安身，來投賢兄。」泓曰：「汝旣來投，吾何見卻弟宜盡忠同討強秦，倘得天下，與你平分。」言訖，以慕容冲爲前鋒，將軍率兵二萬，出屯城外，以爲犄角之勢，待拒秦兵。却說苻叡用姚萇計策，破了慕容冲，得平陽城，安無百姓，分兵去

守。遂領兵長驅大進，殺奔華陰郡來。慕容泓正欲起兵向長安，忽探事軍人回報，苻叡兵將至，乃使謀臣高蓋來勸慕容冲以兵拒迎。高蓋領命出城來見慕容冲曰：「今主公遣某同將軍拒敵，將軍可有計否？」冲曰：「吾卻無計，正欲問君。」高蓋曰：「依愚之策，前面有窮崖谷，可以伏兵，將軍可以五千精兵伏其處，吾以二萬兵誘敵，待苻叡過窮崖谷了，將軍兵出而擊之，吾勒兵殺回，兩下夾攻，苻叡可擒矣。」冲曰：「此正合我機。」於是慕容冲依其計，即以五千精兵埋伏於窮崖谷，使高蓋帥兵二萬出華陰界口誘敵。卻說苻叡引兵去華陰界口，前兵報有敵兵拒住，不得往行。苻叡曰：「慕容泓以誰人爲將？」探事軍人報是平陽殺敗的慕容冲領兵拒迎。苻叡曰：「只管殺去。」前軍得令，殺將過去，敵兵見秦兵來，不敢交鋒，盡皆潰逃，穿山度嶺而走。苻叡一見，傳令三軍盡力去趕。姚萇曰：「前面窮崖谷恐有埋伏，不可去追。適間拒兵不戰而走，宜防暗計。」叡曰：「慕容冲無謀之輩，有甚高計，追之無妨。」因此秦兵鼓譟大喊，連追十里之程，前軍立住不行。叡問軍報曰：「後面大隊軍馬攔住隘口。」言未畢，前面高蓋驅兵殺回，苻叡使姚萇出陣迎敵，前軍忽然一聲炮響，後軍喊起報道：「後面窮崖谷中有伏兵殺出，苻叡大驚，手足無措，忙命竇衝退拒後軍。衝即竭力以拒後軍，叡方得脫。收兵計點，折去大兵三千人，因是兩上相持。時慕容泓謂諸軍佐曰：「前日雖勝一陣，秦兵勢大，終難久持，不如奔回關東。」諸將曰：「吾兵若退，彼必後追，此事若何？」泓曰：「選精銳兵斷後。」諸將曰：「如此可行。」於是泓自帥精兵在後，使老弱先行。苻叡聞泓退，乃自帥兵出邀擊，當姚萇聞知急出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勸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驕鼠之尾，猶於反噬，能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及矣。」叡弗從，自以兵出，使竇衝爲前鋒，與慕容冲交戰。兩馬相交，戰未十合，竇衝大敗，走回本陣。苻叡見竇衝大敗，親自披掛拍馬走出陣前，與慕容冲戰交馬只一合，被慕容冲斬於馬下。竇衝見叡死了，亦領部下兵殺出重圍而走。秦兵潰逃，亂奔四散，慕容冲揮兵一擊，殺死大半。姚萇在前鋒，聞後軍報，苻叡被聯兵慕容冲殺了，姚萇大驚，不敢戀戰，到左右從騎千餘，盡力

殺開血路。正遇高蓋二人交鋒，戰上五合，姚萇撥開軍器，拍加鞭殺開重圍，思量欲奔秦，恐秦王苻堅見罪，只得引殘兵走奔馬牧。西州使長史上書，報知秦王堅討罪。堅大怒，將長史斬之，從人走回報與姚萇，姚萇招集殘兵，不敢還秦。

姚萇反秦爲後秦

卻說西州豪族伊詳等，率五萬家謀叛，聞姚萇至西州，領五萬家入見姚萇曰：「某等遭亂難之世，不遇真明之主，徒抱赤心，隱於此耳。今聞明公盛德，乃將門子孫，某等率衆前來，立明公爲盟主，守此一邦，未識尊意若何？」萇曰：「吾聞卿等乃西州豪傑，馬牧英雄，若欲盟主，必須立卿。萇乃庸才，因逃難至此，焉敢妄占也。」伊詳曰：「吾聞立尊，定須立德，公祖德於民，吾故率衆推公，何辭耶？」言訖，伊詳爲首，下拜稱千歲。十萬餘人，齊聲從命。於是姚萇爲後秦王，拜伊詳爲謀事參軍，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攻討北邊。卻說慕容冲，既殺了苻釁，同高蓋又集軍馬，屯於城外。乃遣人送書謂秦王堅曰：「卿之宗關東，可速備大駕，送家兄皇帝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兩下罷兵。」堅見書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因命暉以書招諭冲二人來降。暉密遣使謂冲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即尊位。」冲於是進兵向長安。秦卻說後秦王萇，用伊詳計，招衆十餘萬，進屯北地。華陰新平安定等郡，皆降附之。秦王堅大怒，自帥步騎二萬，前來討萇。秦兵屢敗，萇兵屯於安公谷下，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萇軍有渴死者，會天下大雨，後營中水深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後秦王復擬堅，嘆曰：「天亦祐賊乎？」於是萇得活。卻說慕容慕泓，臣高蓋，見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嚴峻，因說慕容冲曰：「慕容泓非濟世之才，吾意欲以將軍爲盟主，將軍其有合乎？」冲曰：「一身客寄四海，未嘗不傷感而歎息，鷓鴣尚有一枝，狡兔猶有三窟，何況人乎？北中豐腴之地，非不欲之，奈泓與吾同一宗親，甚不忍焉。」高蓋曰：「北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如今慕容泓不能用賢，立事剛而勇，柔而太弱，此

業不久已屬他人矣。今天以資將軍，此會挫失，豈不聞遂免先得之語乎？將軍欲之，某當效死。」慕容冲拱手謝曰：「倘天助實出公之所賜也。請暫收歇，再容商議。」當日席散，次早高蓋又語之，慕容冲曰：「既先生有念冲意，從先生計之。」於是高蓋密於慕容冲耳畔言曰：「今日明公入城，彼心出迎，明公擊盡爲號，因而殺之。」冲曰：「然！」因此慕容冲與高蓋領軍回城。慕容冲聞慕容冲大捷而回城，乃引諸從人以果酒在城門內迎賀。時高蓋佩劍在前，慕容冲在後而進。進見慕容冲執酒在門邊，因言曰：「託聖兄洪福，幸獲此勝，何勞遠迎？」冲對曰：「得賢弟英勇，大破秦兵，生靈百萬，無不感戴。」因忙舉酒與冲，冲接著作失手擊破，高蓋一見，舞刀向前，把慕容冲一刀斬之。冲首落地，諸從皆驚。高蓋大叫曰：「降者免罪，逆者盡誅！」於是城中諸將吏人，俱各投見拜降，不敢拒命。因此高蓋請慕容冲入爲皇，即大位，承制行事，復置百官。遂遣將加兵攻討北平。先是秦王苻堅滅燕，慕容冲姊年十四，有傾城國色，苻堅納之爲王妃，寵冠後宮。時冲年十二歲，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因此姊弟專寵，安人吳進中是長安百姓爲之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一羣臣咸懼冲爲內亂，時王猛切諫之，苻堅不得已，乃使冲出長安，爲平陽太守。又有謠言曰：「鳳凰鳳凰，上於阿房。」苻堅聞知，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命植梧桐數千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慕容冲小字鳳凰，故有先兆之讖也。八月，燕將慕容德等進兵圍住鄴城，城中長樂公苻丕大憂，况且芻糧俱盡，削松木飼馬，猶不肯降。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於是將慕容德等傳令三軍，退趨新城而屯。卻說晉太保謝安，上表請靖胡亂，以兵北討。晉帝讀表曰：「先帝深慮胡賊勢不兩立，由胡無隙可乘，故不即征。後陛下登位，豈期苻堅逆天犯境，蒙託臣以討賊，臣自知劣才之弱，賊衆之強，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欲以破秦。陛下天威洪福所致，將士戮力，效命一擊，破秦百萬之兵，使苻堅喪膽於肥水，鮮卑亂生關東，五胡雜值，俱各以秦之軍食秦之粟，殺秦之兵矣。此乃天厭秦人，故有此興耳。伏望陛下乘此遣將，開拓中原，北方指日可

平甲申大光九年九月，太保臣謝安謹表以聞，仰於聞聽。晉孝武覽表謂安曰：「卿策正合朕心，太保可調撥諸將，以兵起行伐秦。」於是謝安謝恩，即出朝堂，使前將軍屯率桓石虔諸將，以大兵二十萬來討河南。河南城堡開兵至，皆來歸附。謝玄領兵入屯河南，分兵戍守，安慰百姓。又使晉陵太守滕恬之以兵五千渡河入據黎陽。又令參軍劉牢之以兵二萬入據礪礪滑臺，分撥已定。謝玄自以大兵屯於河南城，使人前去打探消息，待其使報，然後進兵。

苻丕求救於謝玄

卻說燕王垂退兵，與長樂公苻丕出走，而苻丕堅守不走。垂大怒，復使車騎將軍慕容德等帥兵圍鄴。苻丕不見燕兵又至，進退無路，只得固守。及聞謝玄入據河南，心中無一失。苻丕不視之，乃右將軍徐成不問曰：「卿有何高見，可解此圍？」成曰：「某聞慕容垂退兵，可保鄴都。萬侍中後慕容儁反晉，自立爲燕，至暉被聖父滅之。今垂復稱燕，晉人不樂其生，某請命去說謝玄，與殿下連和，同破燕兵，此圍自然瓦解。」丕曰：「汝且試言苻丕之說辭，與吾聽。」成於苻丕耳邊道：「如此如此。」丕然之曰：「其說甚奇。」於是修書一封，與徐成從夜半引五千兵，殺出南門，奔河南而來。不日入城，說謝玄曰：「秦王與晉無仇，只與慕容垂父子切言勸之，以兵犯境，致結肥水之怨。秦王深悔羞焉，不期逆賊計乘吾敗，復自稱燕，以兵來攻鄴城。今長樂公苻丕遭某以鄴都之地奉公，乞賜糧米，救濟軍民，再以一軍救應，同退慕容，情願領衆西歸，讓鄴都河南還晉，永遠和好，誓不相侵，未審尊意何如？」玄曰：「既長樂公還我鄴都之地，怎不救應？吾以米二千斛，汝可先運赴鄴，資給軍民，吾後即便點兵來救。徐成拜謝糧先回。」當桓石虔謂玄曰：「將軍何不坐待慕容垂，去誅苻丕，如何反助糧米，與其救兵？」謝玄曰：「汝知其一，未知其二。慕容垂不滅韓信之智，又有呂布之勇，今以兵圍鄴，苻丕困極，吾若不以糧米饋之，不遣軍馬救之，苻丕勢窮，必然降燕，則鄴都何年可得？故吾以軍糧

救應符不使其同吾殺退慕容垂也。符不勢弱，敢失信？定要西歸，垂手可得也。鄴城河南之地，十有九矣。諸將曰：「將軍神見，我等不及。」於是玄召參軍劉牢之，至曰：「汝可以二萬兵前去，助符不破燕。」牢之從之，即以二萬兵來救鄴城。卻說徐成運米二千斛近鄴，使人先入城報知符不之符，不以兵出接糧米入城。徐成以兵斷後，殺散燕兵，亦入城去。符丕問曰：「雖得糧米，可支數月，未審救兵何日得至？」徐成曰：「只管堅保城池，以待救軍。」於是丕令軍人晝夜固守之。燕慕容麟攻博陵城中糧草已盡，功曹張猗恐城破，踰出城聚衆五百以應麟。王亮臨城責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令人取卿一時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中州禮義之邦，不意乃有如卿者乎？」麟怒身先攻博陵，執亮殺之，軍民皆恨。

慕輿文殺劉庫仁

卻說平城太守慕輿文，乃慕輿句之子也。聞符堅敗於肥水及慕容垂稱號自立，乃招集兵馬來攻劉庫仁。庫仁大怒，點起軍馬，與慕輿文交戰，二人交鋒，戰二十餘合，庫仁被慕輿文斬於馬下。劉眷見兄庫仁被殺，舞大桿刀，拍馬來趕慕輿文。文又與眷相戰，戰上三十餘合，不勝，敗。劉顯見叔羸不得慕輿文持槍前來夾攻，文抵當二人不住，撥開軍器，勒轉馬頭便走。劉顯驅兵擊殺得慕輿文之兵大敗，逃回平陽去訖。時劉庫仁既死，其子劉顯殺退慕輿文，尋劉庫仁屍首葬埋訖，其弟劉眷代領其衆。劉顯心甚不平，暗藏利刃入內室，刺殺其叔劉眷，自領諸部。劉顯既領其衆，恐皇孫拓跋珪長成復業，乃謂左右林茂王霸曰：「拓跋珪年已長成，後必爲亂，吾欲殺之，恐秦王見罪，吾甚憂患，汝有何計？」林茂曰：「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吾甚慮此，既要害珪，不誣其謀叛，何以殺之？不如先發拓跋珪，然後直奏珪謀叛，吾已殺之，將軍有何罪焉？」顯然之。茂又曰：「此地常例，每年聚會諸部衆官，今期已迫，來日將軍使人往諸部大人赴會，就請拓跋珪同至，若來赴會，留而殺之。」顯曰：「其計善矣。」於是劉顯使人請各部官將赴會，又差人來獨孤

部請拓跋珪。拓跋珪收拾赴會，燕鳳曰：「愚意劉顯有害王公之意，故今來請赴會。」鴛納曰：「何以知之？」鳳曰：「新殺親叔劉眷，而奪此位，恐小主公成人後來取位，故有謀害之意。」訥曰：「雖有此計，切莫疑心。平陽去此不遠，不去反疑。」珪曰：「公之言是也。」張冊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主人不可去。」趙俊曰：「其將馬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珪曰：「子傑同去，何足慮也。」拓跋珪與子傑即日同赴平陽，離獨孤部百餘里，北及到郡林茂，出郭迎接，意甚謙敬。拓跋珪不疑，隨後文武官各出迎接，拓跋珪更無疑忌。是日請於館舍暫歇。趙俊引三百軍士圍繞保護，俊帶甲掛劍，行坐不離。次日入報，九部四十五處將士官員皆到。劉衛辰亦到，顯先請商議拓跋珪世之梟雄，久必爲北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衛辰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行。」劉顯曰：「吾已密令秦王詔旨在此。」衛辰曰：「如此，則宜先爲准備。」顯曰：「東門陰山大路，吾已密令宗弟劉和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劉中引三千兵把住，北門外已使劉鍾領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大溪阻隔，雖有數萬人馬，不易過也。」衛辰曰：「吾恐趙俊行坐不離，恐難下手。」顯曰：「吾已伏千餘兵於城內了，可使王威另設一席於外，以待武將，先請住趙俊，後可行事。吾已安排定了，當日殺牛宰馬，大設宴飲。」請拓跋珪，珪與衆官至堂中，拓跋珪主席，諸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訖。趙俊帶劍立於其側，酒至三巡，王威入請趙俊赴席，俊推辭不去，珪命去，俊出就席。劉顯在外收拾鐵桶相似，三百軍都趕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王霸把蓋至珪前，以足履珪之足，曰：「請更衣。」珪會其意，待霸把過蓋，推起如廁，王霸已於後園等待珪，入謂曰：「城外東南北皆有兵馬，惟西可走，使君急從後遁去，勿遲。」劉顯已安定計害君多日，拓跋珪大驚，急解馬開後園門，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而走。把門吏問之，珪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故先回耳。時劉顯舉頭不見，拓跋珪在座，便遣林茂去追，茂上馬引五百馬軍，即便趕之。卻說拓跋珪出西門，行至大溪，幸有艇船，急上艇船，將金條頭雇梢人撐過江，上岸而走去了。劉顯趕到漢邊，不見拓跋珪，只得還城。俊飲酒間，忽見人馬轉動，急入

觀座上，不見拓跋珪，大驚，急出探館，舍聽得人說，劉顯引軍追拓跋珪出門去了，因此火急綽槍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林茂問曰：「吾主何在？」茂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趙俊是個謹慎的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相隔，別無去路。趙俊曰：「汝請吾主，何故著軍馬四繞？」茂曰：「九部四十五處，分官僚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也？」俊曰：「汝逼我主何處去了？」茂曰：「吾聽知匹馬出門到此，不知何處去了？」因此趙俊忙討船引三百人渡，趕五里之路，追著拓跋珪，保還家，還本部，來見賀訥，細說劉顯謀害之事。及得王霸所教之言，訥曰：「既劉顯起此不仁，汝可招軍馬以待迎敵。」於是拓跋珪始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禮賢下士，聘舊大臣，不半歲，積得精兵二十萬人，自是威名日盛，劉顯不敢攻焉。

姚萇以兵攻興新

後秦王姚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臣議進止之策。諸將皆曰：「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燕入因其衆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扎屯嶺北，廣收軍實，以待秦王，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言訖，乃留長子興守北地，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部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人深以爲恥，欲立忠義以雪之。及萇至，太守荀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是吾志耳，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兵至，爲土山地道攻，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荀輔乃詐降，以誘萇，萇信之，將入城，諸將士告有詐，始覺之而返，輔兵伏邀擊，萇幾死之。得伊詳引兵來救，因此進殺去萬餘人矣。太守荀輔堅守以拒後秦，糧盡失，親求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帥衆還長安，吾止欲得城耳。輔帥民出，萇執而阮之。

高蓋謀立慕容冲

乙酉十年，秦苻丕安元二年，太燕後秦白雀二年，西燕慕容冲，史始元年，西秦土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五僭國。高蓋諸將立慕容冲爲

帝都於阿房城，國號西燕，改元更始元年。慕容冲以高蓋爲大將軍，總督內外諸軍事。又以蔡文爲右將軍，起兵二十餘萬。西燕王自與高蓋及蔡文大發兵馬，御駕親來攻打長安。時苻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若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降大業，不可示人以狄，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知防之無能爲也。」斌果與西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垂乃殺之。

秦遣姜讓說燕王

晉劉牢之兵至鄴，後燕王慕容垂已知苻丕求救於謝玄，遣劉牢之以兵二萬來迎。謂諸將曰：「今謝玄以劉牢之將兵二萬來救鄴圍，若待其至，前後受敵，難以取勝，

必須以計破之。」乃召慕容農至曰：「你可領五千兵，埋伏於城南六十里內，小林左山埠後，待晉兵到，放火燒山，彼必自亂，乘攻之。」又喚崔光至曰：「汝可以五萬兵，分布拒住鄴四城門，攻之不可放其出城。」又謂慕容德曰：「賢弟可自引一萬軍前去誘敵，引晉兵過伏兵之處，盡力殺回，農與卿等夾攻，牢之必成擒矣。」計議已定，諸將依計而行。至第二日，軍至小林山，衆軍停食，食訖，至日時，晉軍至大林山前，衆卒兵立地報曰：「前面燕軍攔住去路。」牢之遂拍馬持槍，殺奔前來。見慕容德手提鋼刀，殺過陣來，牢之迎接相戰，戰上十合，慕容德詐敗便走，牢之催軍追去，忽聽得一連三聲砲響，大林山四五起火起，大林後鼓譟喧天，牢之正到山後，丁零殺出，與牢之交鋒，戰上五合，丁零敗走。後軍喊起，牢之急問軍人，後面小林山後有伏兵殺出。正遇調兵拒戰，前面慕容德殺回，三下夾攻，驚得劉牢之舉手無措。丁零又到，牢之又與交關，關至十合，丁零又敗，牢之拍馬加鞭，來救後軍。正遇慕容農持刀便殺過來，牢之以槍去迎，二人交戰，戰上二十餘合，牢之見晉兵被火燒死大半，回頭一看，只剩五百餘人，無心戀戰，撥開軍器，殺出重圍，走碓礮。卻說長樂公苻丕聞晉兵到，與燕兵交戰，乃與徐成議曰：「吾守此窮城無益，不如乘晉燕交兵，殺出退還，再來復鄴未遲。」徐成曰：「既要還，卽忙收拾軍馬起

行。」不曰：「然！」於是苻丕使徐成爲前鋒，自爲後軍，大開西門，領衆殺出，正遇崔光，徐成接戰。苻丕領兵殺出，衝過重圍，徐成與崔光交戰，五十餘合，見苻丕離城已遠，撥開軍器，拍馬殺出，保護苻丕望長安而逃。卻說後燕王慕容垂，奪回長安，傳令各處收軍，自引衆官入城，調兵戍守，各處郡邑，出下榜文，張掛撫慰百姓，招納流散。卻說秦王堅，聞慕容垂攻鄴將陷，復宣侍郎姜讓至曰：「今鄴被困已久，你可前去，說慕容垂道：我待他不薄，如何忘恩失義乎？看他如何。」讓卻命曰：「臣自能措辭，不敢辱君命。」讓於是來至鄴城，已陷，遂入見慕容垂，姜讓變色，青燕王慕容垂曰：「秦王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以將軍於一見，托將軍以斷金，奈何王師小敗，便有異圖？况秦王厚遇於君，如何今日忘恩也？依愚之見，胡不以鄴見歸，不失封侯之位，以免黎庶遭其塗炭耳。」後燕王垂曰：「汝還善言，達知秦王道，關中之地，乃吾家之基，吾故取之，昔蒙知遇之恩，縱長樂公還，吾已報之矣。」姜讓見說不行，即辭歸。慕容農曰：「姜讓妄誕，何不殺之而放回去？」後燕王垂曰：「古者交兵，使在其間，都各吠非其主，任其還，何必殺也。」因是任姜讓自回去訖。卻說晉孝武帝末年，嗜酒好色，以爲長夜之飲，以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讒諛，謝安惡其爲人，每制仰之。國寶愬於武帝，反見寵幸，而疎謝安，安甚漸愧。時武帝排宴會大臣，謝安等侍坐共飲，武帝命江州刺史桓伊吹笛爲助樂，桓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奏帝曰：「臣於笙分乃不及笛，然亦足以以韻合歌管，請以笙歌合併，臣有一妙名，李廷善笛，昔妙，乞旨召進。」帝曰：「卿自召進。」於於桓伊召李廷入內吹笛，自撫笙而歌，爲怨聲，其歌曰：

爲君旣不易，

爲臣良獨難；

忠信事不顯，

乃見有患患。

周旦佐文武，

金滕功不刊；

推心輔王政，

二叔反流言。

聲節慷慨，俯仰可聽。謝安聞之，泣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搢桓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復親謝安而疎國寶焉。卻說謝安聞劉牢之敗於鄴城，謝玄染病，乃奏武帝出召徵謝玄，收拾還鎮京口，養病，待瘥復進。因

此謝玄收軍，卽還京口療疾。卻說慕容暉，聞知慕容垂等起兵，遂與諸弟計議起兵，因與鮮卑之衆密結交，待慕容冲兵至，以爲內應。事洩，秦王堅大怒，使韓晃領禁兵，將慕容暉父子及宗族數十人至，堅謂曰：「吾敬汝，何如而起此意？」慕容暉曰：「家國事重，何論愈氣？」堅大怒，令人殺之。又殺鮮卑數千人，不存一個。時值西燕王慕容冲與大將軍高蓋右將軍蔡文，驅二十萬大兵至長安，離城二十里安營。次日整頓軍馬，來攻長安，苻堅大怒，卽日將兵使韓晃爲先鋒，以兵五萬出迎。西燕王冲使高蓋蔡文二人出陣，韓晃出馬與高蓋交鋒，二人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秦王苻堅見韓晃，不得高蓋，自躍馬持槍，向前夾攻高蓋。西燕王冲見秦王自出戰，又使蔡文出迎。秦王苻堅二人接著，相遇便戰，上十餘合，亦不分勝負。西燕王冲見兩軍未分勝負，急令一千弓弩手，各帶強弓硬弩，出陣前對射秦兵。秦王堅被西燕兵射之，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因此抵當蔡文不住，勒馬走回入城。韓晃見了箭如雨下，亦走歸城，調兵堅守各門。西燕王冲見秦兵不出，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百里無烟。秦王苻堅大怒，忽謂左右曰：「城中晃有讖書，古符傳記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秦王堅問羣臣曰：「此書主何吉凶？」羣臣奏曰：「此書分明道使陛下走出五將山避之，可免此難。」秦王堅謂羣臣曰：「既如此，當留太子苻宏與韓晃守長安，朕自保家屬，與卿殺出，奔於五將山避之。」自是召太子苻宏至，交付與韓晃曰：「卿可保太子同守長安，吾與中山公苻詵，以兵出五將山以避之，卿宜盡忠，休負於朕。」韓晃叩頭領命，同太子苻宏調兵保護長安。

苻堅避難五將山

卻說苻堅與中山公苻詵，以兵一萬人，開北門殺出重圍，奔走五將山去訖。西燕王冲聞秦王堅走，命諸將休追，發兵攻城，一連攻打五日，太子苻宏大驚，把守不住，急召韓晃商議。晃曰：「燕兵勢大，難以堅守，如此長安難保，不如走脫，免被所擒。」宏曰：「卿言正合我心。」因此苻宏使韓晃爲先鋒，領兵至夜開城門，殺開血路而走。去訖。百官文武見太子苻宏奔走，城中無主，百僚亦各逃。

散。至次日西燕王冲，聞苻宏百官皆逃散，乃引諸將文武百官，入據長安，大排宴會，封賞功臣。卻說姚萇因欲被燕兵所殺，懼罪逃於西州。西州豪族伊詳，推其爲盟主，聚得精兵三十萬人，忽探事細作軍人回報。西燕王冲攻陷長安，秦王苻堅逃在五將山避難。當伊詳言於姚萇曰：「此乃天滅秦也。明公不可錯過，今苻堅來五將山居，此處又無城郭，極易於攻。明公火速遣將以兵圍住五將山，將秦王苻堅擒來，天下大定矣。」姚萇曰：「君言雖是，奈秦王是我故主，殺之不義。」伊詳曰：「當今之世，四海鼎沸，若執仁義，則大事去矣。」苻堅肯聽王景略之言，必誅慕容垂首之豈有今日之禍。明公何不察之。」姚萇從之，卽喚驍騎將軍吳忠至曰：「你可帥五萬鐵騎去五將山把秦王苻堅擒來，吾與伊詳引大軍隨後接應。」吳忠領命，卽出帥五萬騎，前來歧山縣，把五將山團團圍住。秦兵大亂，盡皆逃散。獨秦王苻堅不赴，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而吳忠帥軍打上山來，苻堅不動，被吳忠執之，族屬皆被所擒。忠始令鳴金收軍，解回陝西。

姚萇執縊秦王堅

卻說姚萇與伊詳率大隊人馬來到新平，吳忠將苻堅擒至，解見姚萇。姚萇謂苻堅曰：「陛下平素英雉，今日如何被人所執，可將傳國璽授我，免汝今日之死。」秦王苻堅瞋目叱萇曰：「傳國璽已送還晉矣，不可得也，你若弑吾，願快刀。」姚萇又曰：「今陛下何不效爲堯舜，禪位於我，我必以善待陛下，不亦善乎？」秦王苻堅曰：「吾無仁讓，汝無德受聖賢之事，奈何耶？吾求先死，汝休得饒舌。」姚萇見苻堅不屈，使人將秦王苻堅於新平佛寺縊殺之。堅時年四十八歲，在位二十七年。中山公苻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死。伊詳與吳忠二人，因勸姚萇上尊號，姚萇始自立爲後秦王，改元白雀。二年，萇以伊詳爲丞相，以吳忠爲大將軍，屯於新平。卻說晉會稽王道子，專權譏諛，孝武帝疎放舊臣，太保謝安恐爲所譏，思以遠害之計。次日乃入朝奏于武帝曰：「廣俊醜囚，不時作亂，臣請兵出鎮撫之。」孝武帝曰：「卿乃國之元老，朕欲委以朝政，不可遠離朕，使別將去守之。」安曰：「會稽王道子有公輔之量，必能安撫社稷，何用臣爲？」因此孝武不

得已，與兵二萬，與謝安出鎮廣陵。卻說謝安出鎮廣陵，造作新城，領家屬盡來居之，又築埭於城北隅，及疾篤，喚子孫謝琰謝琨至臥所，謂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桓溫之車，行十六里，見一白雞，吾想乘溫輿者，代其位也。行十六里止者，今經一六年也。白雞主酉，今年太歲在酉，吾疾不必起也。汝等盡忠王室，勿懷異心，負吾所志！」言訖而薨。於是謝琰等合室舉哀，收斂埋葬，使人入報於朝廷。孝武帝聞知謝安已薨，乃下詔諡曰：「文靖公。」先是築新城，又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取名爲「召伯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市宿縣者，還謁謝安。謝安問其歸資，鄉人答曰：「止有蒲葵扇五萬，錢無一文。」安乃取其五萬扇載之。京師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因此鄉人得利無極。卻說孝武帝見太保安薨，乃以會稽王司馬道子錄尚書事。孝武帝朝夕與道，預子抵酒食肉，不理朝政。百姓無不怨之。卻說長樂公苻丕守鄴，被後燕慕容垂所攻，走出西赴長安，入至晉陽，使報至長安不守。秦王苻堅已死，苻丕號洵大哭而爲發喪。徐成等上言曰：「既秦王崩世，殿下宜卽大位，以安衆心，收集散亡之卒，而舉中興。」丕從之，乃卽皇帝大位，都於晉陽，以徐成爲大都督，命其招集諸鎮。卻說後燕王垂既得鄴都，百姓潰散，城中空虛。至十二月，與羣臣商議遷都於中山。乃卽皇帝大位，國號後燕，改元建興。

呂光還國奪西涼

卻說秦都督呂光，既平龜茲國，又得鳩摩羅什爲妻，有留戀龜茲之志。羅什勸之曰：「龜茲國王尙在西地，士民歸之。君若不思東還，誠恐兵至，死無葬身之地矣。」光

曰：「夫人之言甚堪聽之。」因此呂光始傳令三軍，以駱駝二萬餘頭，及外國所珍寶，并珍禽怪獸，千有餘匹，駱馬萬餘匹，收拾東還。兵至宜木涼州刺史梁熙，與衆謀閉城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勢。被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姜水令張統曰：「今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

一時若奉爲盟主，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異心。資其精銳，東合四州，掃凶殘，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聽，而反遣大殺洛於西海。呂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梁熙移檄以光擅命還師，遣其子胤。師衆一萬拒之。光破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獨酒泉西郡守皓索泮不下，光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今被執，不能報仇，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主薄尉枯，姦佞傾險，與濟同執。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

拓跋珪大霸牛川

丙戌十一年，乘苻登初元年，太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太安元年，舊大國四，西秦小國一，新大國一，小

國一，凡七僭。卻說乞什國仁，聚衆一十餘萬，占據關西，自稱爲秦河二州牧。史臣曰：「夫尺地閉塞，寢生雲霧，屯羣凶，作自晉室橫孽，胡兵肆禍，封城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雅，難以義服，伺我之危，長其陵暴，向使遇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魄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憑邊郊，經論王業者也？」卻說拓跋珪年二十餘歲，張恂上言曰：「大王春秋既茂，宜收中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何必久居人下乎？」珪然之。燕鳳等大會文武於牛川，立珪爲王，招集舊臣，聚納亡命，威名稍震。謂舊臣燕鳳等曰：「吾志在天下，恨力未及，不能復先王之志，心甚恥之。卿等有何遠策，請爲教之？」鳳曰：「殿下欲襲王位，秦王已滅，爲燕所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以殿下親者，與燕王慕容垂爲質，請命爲王，願爲燕藩。然後乘此聚兵積糧，則大極復成矣。」拓跋珪曰：「卿之高謀，符合我意。」因是珪使參軍叔孫建，領其叔秦王拓跋觚入燕朝，見後燕王代，奏稱北燕王拓跋珪，使其叔秦王拓跋觚來爲質，請命復祖王位，願爲燕藩，歲納財幣。燕王垂曰：「既拓跋珪稱藩於朕，朕何不允？吾卽遣使立之。」於是留秦王觚質燕，復命使與叔孫建還北，立拓跋珪爲代王。由是叔孫建回，自此以後，聽從燕命。次日代王因思

劉顯謀害己，以燕鳳爲前鋒將軍，自爲後軍，以兵二十萬來討劉顯。及劉衛辰劉顯聞軍人飛報，拓跋珪自立爲代王，今以兵來報前仇，劉顯即時使人報劉衛辰，會同點起軍馬，出奔邑城來迎敵時，兩軍相遇，北代王使南部大人長孫嵩出馬，與劉顯交戰，舞刀便砍，長孫嵩持槍便迎。二人戰上二十餘合，劉顯氣力不加，勒馬走回本陣。代王珪揮兵一擊，殺得劉顯之衆大敗，十停沒去九停。劉顯以代兵勢強，引百餘數人走還原部，避於西陰。代王以得勝之兵，來攻劉衛辰。衛辰得劉顯書，知代王珪來，先起兵五萬來迎代軍。當時兩軍相遇，混戰，衛辰親自出馬，叔孫建持刀去迎。二人交鋒，戰上十合，衛辰被建斬於馬下。代王招軍一擊，殺死劉兵大半。餘兵望風潰散。代王始令鳴金收軍，入據新平城，盡收劉衛辰之家屬，皆斬之。只走了衛辰題劉勃勃不題。卻說蠕蠕主柔然作叛寇朔方，代王拓跋珪聞知大驚，急回使左長史張兗領兵爲前鋒，自爲軍後，共帥兵十萬來討蠕蠕。蠕蠕柔然親自出馬，張兗以兵連追三百里，以糧盡收軍。見代王拓跋珪曰：「蠕蠕柔然遠走，况又糧盡，不可久離。宜振旅還都。」代王珪曰：「蠕蠕柔然不時爲患，正宜乘其大敗破之，不然後又再至，雖則糧盡，可殺馬匹爲食，亦足三日之糧乎？」兗曰：「足充矣！」代王珪曰：「若足，可殺馬匹爲食，帥兵追之。」於是珪從之，與代王珪殺馬匹爲食，星夜連追六百里。至廣漠赤池南林山下，趕着蠕蠕柔然見追兵至，勒馬回來，與張兗交戰，未及三合，蠕蠕柔然之衆各自潰散。兗乘勢驅兵掩擊破之，殺得蠕蠕柔然只餘百餘人，走還山陰去。代王珪始鳴金收軍，領衆還都。因問張兗曰：「卿曹知我前說三日糧乎？」兗曰：「未知。」代王珪曰：「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二日足能追及。遇率輕騎奔追，出其不意，彼果驚散，故得破之。」時諸將咸曰：「大王聖策，非臣所及也。」張兗亦謂衆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非入豪也。汝等諸君，各効忠力，早立大功也。」諸將曰：「無不效命。」因此代王得取諸部馬邑之地。於是諸部士民復歸代王焉。卻說西燕左將軍西延與前將軍段隋計議曰：「今燕王慕容冲驕侈日甚，臣民不安，如何而可？吾與君百

戰疆場，僥倖得其京畿。汝今爲帝，不顧我功臣，而日爲讎樂也。吾欲殺之立君，君肯受其位否？」隋曰：「以臣弑君，大不義也，吾不欲之。」西延曰：「君不從，久必有滅族之患。」隋曰：「吾無罪過，屢有大功，何至於此？」延曰：「韓信功高天下，死於未央，君何不知？」隋被西延一語之感，遂從之。因曰：「從卿之義。」於是次日早朝，西延領兵五百人，擁入前殿，燕王冲正登寶座，被西延執下殺之。就推前將軍段隋上座，謂曰：「慕容冲飲酒淫樂，不堪爲主，吾故殺之。今前將軍段隋，有仁有德，可爲燕王。汝等大臣，各宜山呼。」時羣臣驚得面如土色，無言以對。忽現部中有將軍慕容永，高聲叫曰：「西延段隋，二人弑君大逆，公等隨吾誅此不仁之賊。」殿上階下衆文武齊聲應曰：「我等願隨將軍同誅弑君之賊也。」於是慕容永先行，衆文武一擁而入後宮，各取兵器，殺出前殿。慕容永直奔西延，西延接旁軍人手中蛇矛來迎，二人步戰，戰未五合，慕容永砍殺西延，段隋看西延死了，自見其事不成，乃引五百甲士殺出內門，引部下之兵出城逃奔外國去訖。慕容永見段隋走了，恐其爲患，帥鮮卑男女一萬人，離長安而往，據河東。慕容冲之舊臣，推永爲河東王，招集離下之兵，要復舊號。因是長安空虛，無人守之。卻說後秦王姚萇，聞慕容永以衆出在河東，長安空虛，乃領文武百官士民人等，離安定徙都長安，卽皇帝大位，國號大秦。立其子姚興爲皇太子，改元建初，改以長安爲常安，禮聘先秦舊臣，同輔國政。因此權翼等，亦被該到姚萇，拜爲太常。姚萇性單率，羣下有過，常面辱罵。時權翼諫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後秦王萇曰：「此吾之性也，吾於虞舜之美，未有并長，漢祖之短，已收其一，不聞讜言，安知過也？」自是萇始改過焉。卻說西燕河東王慕容永，聞苻丕稱帝於鄴，乃問右將軍胡仁曰：「吾聞苻丕稱帝據鄴，欲攻討之，卿議可否？」仁曰：「苻丕兵不滿萬，將無百人，若討之，如探囊取物，手到便擒，何難之有？」永曰：「依卿所料，必可得也。」於是慕容永使胡仁爲將，自爲後隊，至兵一萬，殺奔鄴來。直吾城下寨。苻丕大驚，次日自爲將，引兵一萬出城，與永交鋒，二人戰不五合，苻丕抵敵慕容永不住，而走至南，被晉將馮該以兵出迎。

斬之。其兵俱各潰走。慕容永收兵入城，見內空虛，不堪居止，乃領衆進據長子城，胡仁勸其卽位。永始據長子城爲都，卽皇帝大位，復號西燕。八月，抱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議欲廢之。會七夕衛平宴，諸氏啖青抽劍而前曰：「天下大亂，非賢主不上濟。衛公老矣，宜返初服。狄道長苻登，王室之族，智略雄明，請共立之。有不同者，卽下異議。」青乃拔劍攘袂曰：「不從者，卽斬之。」衆皆從之。於是推登爲雍河二州牧，帥衆五萬，下隴東南安拔之，稱者南安王。十月，秦南安王登，乃丕之族子，聞苻敖被害，代爲發喪，行帥其部下大將王城等，乃立壇於隴東，招集離散，謀集秦之舊臣。軍士復以苻登卽皇帝大位，國號大秦，改元太初元年。初，涼州張天錫，秦攻之而敗，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張大豫，與俱奔河南。至是，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攻逼昌松，進拔故臧。王穆曰：「呂光城完糧足，甲兵精銳，不如席捲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乃自稱涼州牧，使穆說諭巖西諸郡，皆起兵應之。保據楊鳴而已。三月，燕王垂欲遷文明段后於別室，而以藺后配享太祖。議者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董諡曰：「堯母爲帝嚳妃，位第三，不以子貴。陵姜嫄，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曰：「何如不可？」詳諡曰：「主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按經奉禮，不敢有二。」垂不復問，而卒行之。又以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太廟。

代王會議國號魏

丁亥十二年，秦太初二年，燕建興二年，後秦建初三年，魏登國元年，春正月，卻說秦

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倖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矛爲方圖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苻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兵攻後秦。王姚萇之弟姚顯德於秦州，萇聞知，自以兵五千往救。登與萇戰，大敗之。啖青以弓射萇，中萇臂。姚萇乃走保上邽城。碩德統其衆兵以拒之。秦尙書寇遺保渤海王苻懿，自苻丕否城之敗，走來南安，見南安王苻登，登大悅，卽與諸僚議，要立懿爲主。懿乃丕之子也。諸將曰：「勃海年幼，

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爲也。登必讓之。於是登自卽大位，而置百官。遣使以苻纂爲大司馬，封魯王。初，纂長安奔晉陽，襄陵之敗，奔否城。至是，秦王苻登遣使拜纂大司馬，封爲魯王。纂怒曰：「渤海王先帝之子，南之人，何以滅可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王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平，不可宗室中自爲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鄒殺新羗，平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人。卻說濟北太守溫詳屯東阿，燕王垂觀兵於河上，分兵擊之。詳奔彭城，其衆皆降。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今其以兵鎮之初，垂在長安時，秦王堅常與之交手語，冗被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曰：「垂非久爲人下者。」取燕取鄴，苻奔晉，皆以爲河東郡守。至是拒燕，勢大不敢拒戰。又詣燕軍降。垂見之流涕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盡，只爲公進讒言。秦王猜忌，吾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寢。」垂亦悲慟，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辭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來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時垂之子慕容柔及孫慕容盛，及會皆在西燕。當長子感謂柔會曰：「主上中興，東西未一，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何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見垂，垂問長子人情如何。盛曰：「西京擾擾，人有東歸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而依慈父也。」後歲餘，西燕果殺垂子孫無遺者。卻說代王拓跋珪大會文武商議國號，侵清河郡武城人封宏上言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才，或以虞國之名。故虞貢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載，稱號隨本，不復更立。雖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國家元統，北方廣漠之上，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也。因此代王從之，自是改爲魏國。稱爲魏王。代王拓跋珪既改稱爲魏王，因問羣臣曰：「治天下之道，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尙書右郎中郎李先上曰：「唯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興，可以補王者神智。」魏王珪曰：「旣若此，朕集天下書籍如何？」先

曰：「陛下欲聚亦不難。」於是魏王大集天下經籍。是時後秦王賈遣太子姚興寇魏軍至柴壁，報入魏來。魏王珪問先曰：「令聞後秦遣其子姚興犯境，朕欲自以兵去謝，卿有何策以教寡人？」先上計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今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大王以兵及其營前，可遣奇兵以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姚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困，法兵所忌。今與居之，可不戰而取也。」魏主珪從其計，命叔孫建領精兵五萬，先入天渡邀興戰，又使長孫高張竟二人，各以兵二萬，埋伏柴壁左右，絕其糧道。時興兵大至天渡，與叔孫建戰，建詐敗退一百里餘。姚興與伊詳等以兵追過伏兵之所，興欲前進，被叔孫建塞守險隘，不能得入。欲屯住，又被長孫嵩等伏兵絕其糧道。姚興勢窮，乃帥大衆殺出，退後還都，被叔孫建三路兵出，殺得秦兵大敗而回去。訖。魏主收兵重賞李先，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太原公儀秦使至中山，探知虛實，還言於珪曰：「燕王衰老，太子關弱，范陽王自負才氣，臣料燕王若沒，內難必作。此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喜從之。後秦王姚萇遣姚方成，攻拔故嵩壘，執嵩數之。於何不降？嵩罵曰：「如姚萇罪當萬死，先帝教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乃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差幾豈可以人禮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喪於地下治之。」方成怒，斬嵩三段，阬其士卒。方成還白後秦王萇，萇乃掘秦王堅尸，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呂光考覈殺尹興

戊子十三年，秦太初三年，燕建興三年，後秦後初三年，魏登國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正月，卻說涼州刺史呂光，聞秦王苻堅爲姚萇害及，聞金華縣令申報，麒麟出於其邑，百獸從之。光以爲祥瑞，大赦境內，乃自卽三河王位，國號麟嘉。呂光既卽王位，命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巡察清污。時丘池令尹興貪贓酷刑，呂光聞，使傳曜考覈諸縣。來至丘池，尹興恐其察報，與光見罪不便，乃接入南亭安下。至夜使腹心入刺殺之，以其尸投空井中。傳曜冤魂不散，每夜來託夢於三河王呂光曰：「臣乃張掖小吏，蒙遣按核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察出，報大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衣服屍骸，

現在井中。呂光驚覺，而猶見傳，久之乃滅。次日使人去南亭空井中，尋覓尸首，果在井中。使人即搬傳，隳尸首，回報呂光。光大怒，又使人召丘池令尹興縛至殺之。因是官吏奉職，不敢酷刑。初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貴寵用事，羣僚莫及。時光謂石聰自關中來，呂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如何？」聰曰：「但聞有杜進者，不聞有呂光。」由是忌進，使人密報之。他日與羣業語及政事，參軍段業曰：「主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吳起喪其身，商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慕之，豈此州士民之所望哉！」光因此改容謝之。

秦王登與後秦戰

己丑十四年，秦太初四年，燕建興四年，後秦建初四年，魏登國四年，涼麟嘉元年，後秦王苻登以秦戰屢勝，謂秦軍中刻秦王像奉而得秦王堅之助，乃亦於軍中立堅像。

禱之曰：「新平之禍，臣爲兄姚襄報仇耳。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時秦王登升將樓，遙望見大叫謂之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逆賊姚苻，何不自出！吾與汝決死戰！」苻不應，久奉之，以軍未有利益，乃斬像首以送秦。至是秦王苻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二攻安定，諸將勸苻出與決戰，苻曰：「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登大界，克之，擒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口。苻登皇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見後秦兵入其家，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寡衆不敵。爲後秦所執，苻登將納之爲后，毛氏罵且哭曰：「姚苻逆賊，汝既弑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甯容汝乎！」於是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苻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經也。」遂止。登來復收餘衆，屯胡空堡中，不出。卻說晉帝既親政事，景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華，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媒婆僧尼近侍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謬亂，尙書令陸納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毀壞之耶？」在衛將軍於營上疏曰：「局吏衛官僕隸婢兒，皆爲守

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迨親昵，悉受賫賄，輒使臨官。政教不均，暴濫無罪，且佛者清靜，玄虛之神；今僧尼於五戒佛法，尙不能遵，而河俗競加敬事，以至侵漁百姓，取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弼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入座啓道子，宜加殊禮。羣臣無敢言者。護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豈得爲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寧、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皆補闕失，指斥奸黨。國寶寧之甥也，寧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寧，出爲豫章太守。寧臨登上疏曰：「今邊烽不息，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及舉養，縲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喻也。」又言：「中原士民羣寓江左，久歲安業，謂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士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者并兼之室，亦多不贖。田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傷天理，困百姓。十九歲爲全丁，十六歲爲半丁，則不爲夭折，生長滋矣。」帝多納用之。寧在豫遣，章十五議，曾下屬城，探求風政，并衷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寧書曰：「足下聽斷現充，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貪，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以增益，乃蠶魚之所資也。豈有善人君子，而於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籍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寧好儒學，性質直，常以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寧曰：「王何茂棄，賺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遺風餘俗，中原傾覆，至今爲患，彼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兆姓之視聽哉！改君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瑯琊王道子，恃寵驕恣，帝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間於太子。

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湛如何？」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湛謹於細行，以之義皆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恭鎮京口，恭繇之子也。庚寅十五年，秦太初五年，燕建興五年，後帝建初五年，涼麟嘉二年，春三月，後秦王苻與秦王登相持日久，心生一計，埋伏兵於濠邊，使人持書詐降，書登入城殺之。於是使人去見秦王，登許接其入城開門納之。疾將從之，將軍雷惡地在，外聞知，馳騎見登曰：「苻多詐，不可聽也。」登乃止。苻聞知，謂諸將曰：「此差見登，事不成矣。」登亦以惡地勇略過人，憚欲殺之。惡地竊知，乃降於後秦王苻，苻重用之。秦王登與諸將曰：「後秦姚萇，兵勢已衰，宜急攻之。」將軍魏揭飛曰：「臣請一軍攻其後，大王使一人以兵擊其前，則萇成擒矣。」登從之，只使飛以兵來攻。後秦將姚方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反欲應之，同攻李潤。後秦王苻欲自擊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千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苻曰：「登非可卒滅，吾城亦非登所能卒拔。惡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進方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言訖，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引兵數萬，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苻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二百，出其不意，彼兵擾亂。苻縱兵擊之，斬揭飛，及殺其將士萬餘。惡地復握兵柄，待之如初。命姚方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樹一旗，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方成曰：「營地大小以山之矣。」苻曰：「吾自行兵以來，無人戰，未有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雖小，狹豈以大爲貴哉？」時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移檄五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陷首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向躡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擊質走洛陽去訖。

後秦王還斬苟曜

辛卯十六年，秦太初六年，燕建興六年，後秦建初六年，魏登國六年五月，秦王登及後秦王苻相持，苟曜密使人見秦王登，許爲內應。登以兵自曲阜起軍於馬頭源，後

秦王苻率衆逆戰，辛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苻欲復戰，姚頌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是以大敗。初每欲以計取之，而失利而更前何也？」苻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驩與之有謀而來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擊之必勝。」遂進兵復戰，登大敗，退兵屯於滑城。秦王登退屯，後秦王苻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驩聞吾北行，必來見汝，稱彼詐降苻登之事，欲來惑汝，執誅之。」苻既行，驩果至長安，興誅之。苻進兵，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苻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無太過耳。」苻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長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儒三也，董師大衆，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賢者，正望算略中有一片長耳。」壬辰十七年，秦太初七年，燕建興七年，後秦建初七年，魏登國七年三月，燕王垂以兵五萬擊翟釗，翟釗大驚，又以兵一萬來拒。垂又遣使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問於羣臣，尙書郎鮑遵曰：「今垂釗相持，不可與解，使兩寇相幣，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幣之乘？不於連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設疑兵，夜多設火炬，垂懼必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大妙之計，不可失也。」永曰：「遵言是也。」遂不從騰議。時燕軍至黎陽，臨河欲濟，釗乃列兵南岸以拒之。垂遣別將將兵，虛屯爲疑，乃自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計爲牛皮船百餘隻，僞列兵仗，沂流而上。釗引兵趨之，垂潛遣王鎮等自黎陽津，夜以牛皮船濟，營於河南北，立營成列。釗還攻垂，垂命壁壁勿戰。釗兵往來大喝，攻營不拔，將引兵退去。鎮等率兵出戰，慕容農以自西津濟兵夾攻，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釗命長子，歲餘謀反。後被慕容永所殺，垂以章武王宙鎮滑台，鶴蔭爲司馬。蔭明敏強正，規善諫，宙甚憚之。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卻說晉殷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瑯琊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途，欲作賊云。」桓玄伏地汗流，不能起。

由是不自安，而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典與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精，而理不足。」玄不悅，既出，仲堪請邁曰：「卿狂人也。玄必使人殺卿，卿宜避之。我豈能相救耶？」仲堪既使邁避去，玄果使人追之不及矣。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忠奢侈狂妄，君侯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謂曰：「一般侯悅戈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羅企生遂同藩而歸。

燕王老叩囊底智

癸巳十八年，秦太初八年，燕建興八年，後秦建初八年，魏登國八年，秋七月，秦丞相資衡，以衆叛，自稱爲秦王。改元秦，秦王登以兵二萬討之。衡大驚，使人求救於秦王。

萬，自將救。尹祿言於後秦王，曰：「太子仁厚，有聞化，英雄未著，請使擊登，以顯其威。」從之，使與將兵一萬，詐言去攻胡空堡，奇登聞知，去解衡圍，以兵救胡空堡。時與以兵暗襲西京，大獲而歸，復鎮長安。自是姚興名亦振。十月，燕王慕容垂與諸臣議伐西燕，諸將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伐，兵卒敝，未可伐也。」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安名心。」垂曰：「司徒愈正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兵，中山次於鄴，時西燕王慕容永聞之，以兵分道拒守，聚糧台壁，遣兵成之。既而垂須兵於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屯太行口，惟留台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滄口入天井關。五月，至台壁，台壁兵少，垂思因此破之，永召太行兵回，自將拒之。垂陳於台壁之南，密計遣輕騎伏澗下，自戰僞退，永衆退之，澗中伏兵大發，斷其後，請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大敗走，歸長子城。八月，垂兵退至圍長子城。西燕王永困急，使人求救於晉魏，兵皆未至。大燕將兵皆叛，開門納燕兵，燕王垂執慕容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勒兵而還。卻說後秦王姚萇，夢苻堅砍其頭曰：「吾待汝不薄，如何謀反害朕也。今日必砍殺你。」姚萇寤而驚悸成矣。十二月，萇疾甚，以衆還長安，召太子姚興，僕射尹祿等至長安，受遺詔，並謂太子興曰：「

有毀謗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遇大臣以禮待物以信，治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蕘言訖而卒。姚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軍，欲帥衆伐秦。

姚興舉兵伐苻登

甲午十九年，秦王苻崇廷初九年，燕建興九年，後秦王姚興皇初元年，魏登國九年。是年秦及西燕亡，大三小二，凡五僭國。春正月，秦王苻登設朝，將軍王成上言曰：

臣昨聞姚萇身死，其子姚興僭位，不爲發喪，要來攻我。陛下宜乘其新喪，國內不定，以傾國之兵先去討之，可復舊都也。一秦王登曰：『姚興小兒折杖笞之耳，吾豈畏之哉？卿可爲我前部先鋒，速出點兵，吾自爲後隊，以兵搃應。』於是王成以五萬兵爲先鋒，秦王苻登領軍十萬爲後隊，大刀闊斧，殺奔東來。早有探事軍人探知其事，卽回長安，報知後秦王姚興大驚，急聚文武，文武失色。班部中忽閃一人出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彼旣來犯我境，陛下可自親征，則將士用命，何故驚耶？』衆視之，乃尚書令尹緯字景亮，乃天水人也。緯少有大志，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嘆。晚因仕氏人，前秦王苻堅爲吏部令，後苻堅將其舉姚萇，同討慕容私等，因堅子苻不被害，萇與尹緯恐秦王堅見罪，逃往馮牧。緯與尹詳推姚萇爲盟主，起兵弑秦王苻堅，勸萇卽位。萇以緯爲尚書令。是時姚興聞苻登領兵犯境，心中大驚，而問文武，文武失色。當尹緯出班，請後秦王親征，後秦王從之，以尹緯詳爲左右將軍，乃起兵七萬來迎苻登。後秦王姚興，自以兵五萬爲後隊，長驅並進而行。大軍已至涇陽，秦王苻登大兵將到，兩軍各皆四五十里下營。次日尹緯使牙門將軍龔超領一軍出馬試戰，龔超出馬來與秦將田雙交鋒，戰不數合，龔超竟被田雙斬於馬下，餘兵敗回。來報尹緯大驚，便差大將王來、廖嶷二人引兵二萬出戰。田雙領兵已到，後秦二將領兵迎至，兩陣對圓，廖嶷出馬，王來把住陣脚，田雙出陣，嶷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田雙詐佯輸，望陣而走，嶷拍馬便追，背後王來料田雙是計，慌忙驟馬出戰，大叫：『休趕！』廖嶷勒馬回時，田雙取流星鎚打來，一鎚正中其背，打得嶷伏鞍而走。雙執鎚趕來，却被王來接住，救得廖

嶷回陣。田雙驅軍掩殺，兩軍混戰一場，後秦兵折多，來引軍退回。嶷口吐鮮血，來報尹緯說：「田雙英雄。」尹緯見折了一將，嶷又被打傷，急請伊詳商議曰：「如今田雙如此英勇，如何可破？今日之事，非將軍莫能敵也。而苻兵銳氣正盛，吾兵新敗，不可以力。吾欲以計破之，用將軍一行方可成耳。」伊詳曰：「用何計？我萬死不辭。」緯近祥耳邊說道：「如此如此，可破苻登也。」詳曰：「我只依計而行。」言訖，即出作詐降書一封，差人去請苻登。却說秦王苻登，正坐中軍，忽報山路捉得好細，有機密事，特來求見大王，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方敢呈書。秦王登盡教帳下人退避了。其入曰：「小人是伊詳手下心腹人，蒙本官差遣，有書在身中。」苻登命疾忙去其繩索，其人於貼肉衣領內折出密書，苻登看其書云：「馬牧伊詳百拜謹上。大秦王陛下念臣食秦祿，守秦西州，叨竊厚恩，無門可報。昨者誤從姚萇之叛，陷身於不義之中。萇今已死，子興復位，寵信尹緯之愬，忘却小臣之功。今幸陛下御駕親征，敬奉此書來降，乞賜聽納。來晚詳舉火爲號，先燒盡姚萇糧草，至晚陛下親提大軍來擊，臣等以兵內應，則姚興成擒矣。非欲立功報國，實欲贖罪。倘沐照察，速待來命。」秦王苻登省書，畢喜曰：「是天使吾成功矣！」賞其來人，再回依議會合，不可有失。使人去了，乃喚田雙、王成等進內商議。秦王登曰：「今伊詳賭獻密書，舉火爲號，今朕接應，卿可整備軍馬，來夜前去。」王成曰：「尹緯多謀，能使用之，恐防其中有詐。」秦王登曰：「今姚興寵用詳，朕則不信，今反親尹緯，伊詳安肯聽其使令？卿等多勿有此疑心。朕自披挂當先應敵。」於是二人不敢違命，即出點兵。却說使人回報伊詳，稱說來晚，苻登以兵來應，伊詳將其言來達尹緯。伊緯喜曰：「苻登成擒矣。」遂喚廖嶷、王來二人至曰：「你二人可引二萬軍，伏於山南左右，交牙谷中，待苻兵過了，可出搬木石，壘斷苻兵歸路，就將此兵掩回。」又謂伊詳曰：「公引一萬兵，伏於山傍，放火以誘其兵，其兵若到，乘時殺之。」又喚小將劉其至曰：「你可引兵五千，待苻兵敗回，至山南放火，燒其林木，彼兵自亂，吾以兵追趕苻登。」計議已定，諸將各自整點軍馬，依計而行。次日黃昏，左側秦王苻登，留太子苻崇，以兵五千守寨。自與王

成田雙，以兵五萬，自一更起行，及至半路，望見前面尹緯寨中火光冲天而起。秦王登曰：「可速行到寨。」因此五萬人馬趕至寨前，鼓噪殺入寨中，不見一人出來，只是一個空寨。登驚說：「中計了！火速退兵！」忽聽得一聲砲響，寨後伊詳引兵殺出，正遇田雙交馬便戰，未有十合，田雙敗走。苻登在先，領兵走還原路，至山南，却見山上火起，燒着林木，苻兵亂竄，被劉其以五千兵乘勢殺出，殺死苻兵大半。苻登慌了，單騎走至交牙谷路背，路背壘斷了，只得再殺回來。廖凝王成從谷內兩邊殺出，田雙緊跟保定而走。又遇尹緯大軍擁至，田雙舞刀直奔尹緯。尹緯持槍相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田雙驚慌，惜手不及，被尹緯刺殺於馬下。苻登拍馬冲走，被伊詳背後一箭正中後心，落於馬下。被尹緯趕至擒住，苻登押回大寨縛住。戰至天明，苻登大兵盡皆被他一陣殺了，只走了王成不見。尹緯將秦王苻登押之大寨，來見後秦王姚興。姚興傳旨，押出軍門斬之。尹緯方出傳令收軍，屯於涇陽，犒勞六軍。卻說王成見苻兵被殺過半，料必難以抵敵，乃上山越嶺而回自寨。保太子苻崇走回漢中城。聞王秦被執殺之，王成恐衆散去，乃立苻崇爲秦王，卽皇帝大位，以安衆心。由此士民歸之，軍將未散。卻說後秦王姚興使尹緯以兵過山南來，不見苻兵，乃是空寨。回奏後秦王姚興，姚興傳令收軍振旅，復還長安。羣臣上賀。立姚興爲後秦王，初改元皇初元年。三河王呂光以秃烏孤河西部分種，與拓拔同一祖。後徙河西，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取涼州。紛陀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道：「使拜烏孤爲鮮卑大使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直苦苦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矣。待釁而動，則涼州可得也。」烏孤乃受之。卻說秦河二州牧乞伏國仁身死，其弟乾歸自立爲涼王。聞秦王苻登既死，其子苻崇卽位於漢中，乃帥部下五萬大軍來攻漢中城。王成忙率兵五千出城共戰，交馬一合，王成被乾歸斬於馬下，餘兵潰亂。王崇見王成死了，自以禁兵出城拒之，與乾歸交鋒，亦未上十合。秦王崇被乾歸斬之，殺散殘兵，乃領衆出城。於是臨囚之地，盡屬乾歸。乾歸始自立爲西秦王，改號大初。

元年，秦始東晉永平六年庚戌，終於太元十九年甲午乙未，實共四十五年，盡此矣。乙未二十年，燕建興十年，秦皇初二年，魏登國十年，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大僧進茹千秋，皆捕賊之吏也。俱以諂賂得道。道子以牙爲郡守，千秋爲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鑿山穿池，工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請道子曰：「府內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道子懼帝，謂牙曰：「上若知此，非人力所爲，汝當必死。」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篤。」千秋居官，招兵聚貨，累億，傳平令聞人爽，上疏言之。帝益惡道之，而逼於太后，太后不忍廢黜。帝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謹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爲心腹人，由是朋黨競起，無復向日友愛之權矣。太后每和解之，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會稽王雖有酣媒之累，宜加和好，以慰太后之心。」帝然之，又委任道子如故。

慕容垂舉兵伐魏

却說北魏主拓拔珪，大集文武商議安內之策。當叔孫建曰：「安內之策，莫若富國強兵，則敵自勝，而內始安。今國內狹隘，兵卒十萬，糧無支年，若欲安內，必須叛燕，侵力絕倫，常用丈八蛇矛，母嫌細短，後令匠人大斲之，猶嫌其輕，復鑲大鈴於兩下，其力弓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常以矛刺人，遂貨而高舉。又常以一手插矛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拔不能，被引弓射之一矢，連射二三人，人皆怕之。每從先帝征討，先登陷陣，敵無衆寡，莫敢當其鋒。因此勇冠一時。乃陛下宗室，陳留王拓拔虔也。陛下若用此人爲將，征討諸部，無不克也。」魏王珪從之，宣陳留王拓拔虔至，謂曰：「安平公叔孫建，稱卿有文武之才，薦卿爲將，攻討諸部，以兵五萬，委卿前去征討附近諸部。」拓拔虔曰：「臣願盡犬馬之勞，前去攻討諸部，不得其地，不敢生還。」言畢，卽出點起軍馬，來犯燕境。却說後燕王設朝羣臣，奏知北伐魏王拓拔珪謀叛，遣陳留王拓拔虔，以兵五萬犯境。燕王垂聞奏，卽宣太子慕容寶，遼西王慕容農，趙王慕容麟至曰：

「今魏拓拔珪謀叛，以拓拔虔爲將犯境，汝可帥兵八萬，自五原去伐魏王。」散騎高侍湖諫曰：「魏與燕世爲婚姻，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矣。何遣擊之拓拔虔勇而有謀，初歷艱難，兵精馬壯，未易敵也。太子年少氣壯，必敗魏而易之，萬一不所欲傷，欲將損兵，願陛下察之。」垂怒免湖官，卽日令慕容寶等領兵起行。斯時魏王珪聞知，乃問僚佐。張兌言於珪曰：「燕狃於屢勝，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騙之，乃可克也。」珪遂從之，悉徙部落畜產，日渡河千餘里以逐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撩田百餘萬斛，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

太子寶敗參合陂

九月，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寶太子列兵在船將濟，風吹其船，沿着南岸，是此難以進。既至五原，魏王珪使人邀截中山之路，不與通其往來。忽垂遣人持書送來，被魏王珪之人將其使者執之，寶遂數月不聞垂之起居。魏王珪使所執之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散，寶卽傳令暫且退兵。魏王珪探知使洛陽公還，以七萬兵追燕軍之後。十月，燕太子寶令軍曉船夜遁。是時河冰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河，設斥堠。十一月，爆風冰合，聞寶兵退，珪乃引兵濟河，選精銳三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隄，自軍後來覆土沙門。友曇猛曰：「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不聽，司徒德勸寶從之。寶乃遣趙王麟，以兵三萬居軍之後，以備非常。麟乃以曇猛之言爲妄，縱騎遊獵，不復設備。魏軍日夜兼行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魏王珪夜分割諸部，令卒士銜枚，束馬口潛進。且自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直入燕營，鼓噪喧天。燕兵大亂，慕容寶大怒，指揮大小三軍，盡力一齊死戰。時是寶自掣刀在手，引數百驅，在後掠陣。却才兩軍相合，忽然燕軍寨後，西南上，數百面戰鼓齊鳴。寶分後軍迎之。只見張兌一軍從西南上，悄悄地殺來。燕軍大亂。魏兵以後殺來，慕容寶急忙退回，四下魏兵前後掩殺，燕兵大敗。慕容寶恐忙退回本寨。其寨已先

被叔孫建引兵從後路抄入，奪去諸寨，以兵殺出。因此燕兵無營，心慌自亂，四下受敵，不能抵當，軍皆潰散。慕容寶急喚慕容麟引水軍一齊上岸步戰。時正遇着叔孫建，交馬十合，麟遮掩不住，慕容寶引兵助戰。張兌一見持槍來迎，兌顯平生氣力，殺退慕容麟。慕容麟見慕容寶不敢戀戰，二人合兵，保着太子慕容寶，走回水寨。早寨之兵，都被魏兵殺盡。水軍亦逃潰一半。當時慕容農上言於寶曰：「今旱寨已失，水軍逃散，難以與敵，不如乘其未定，盡燒戰船，領水軍步走。否則成擒。」寶從之。將戰船盡行放火燒訖，引水軍上岸，漏夜步走。至西平，忽然前軍喊起，慕容寶與慕容麟、慕容農三人拍馬奔陣。正遇魏將陳留王拓跋虔，以兵阻路。三人各以兵器來戰，拓跋虔拓跋虔抖擻精神，全無懼怯，獨戰三將，三將只好遮攔。正戰間，後面大兵趕至，因此燕兵大亂，各自逃生。慕容寶三人見自軍奔潰，無心戀戰，隔開軍器，殺開血路，各自奔去。時燕軍被魏兵殺死者萬人，洛陽公遵還兵擊其前，復擒四五萬人。寶等單騎僅以身免。珪欲釋燕臣有才者用之，其餘給衣糧放還，以招懷中國之人。中部大夫王建曰：「燕衆強盛，不如悉殺之，則國空虛，取之易。」珪從之，乃盡阬之而還。慕容寶敗回見垂，垂大怒，司徒德言於垂曰：「彼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心，宜卽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會兵中山，以期明年舉兵伐魏。

燕王鑿道去伐魏

丙申二十一年，燕王慕容寶永康元年，秦皇初三年，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閏三月，燕王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自將兵十萬出外屯城。謂衆將曰：「前次太子寶以兵鑿山從五原而入，至魏人有備，今吾以兵虛聲從五原去，彼必盡屯兵守五原。吾以大兵密登隴青嶺，經天門道，通直詣雲中，先攻平城，出其不意，則珪可擒。」諸將曰：「陛下神策，正合臣心。」言訖，命三軍密過隴青嶺，鑿山爲道，直至雲中。魏人不知。是時陳留王拓跋虔鎮平城，未覺垂兵直至城下，措手不及，被垂身先攻城，將士齊登，力攻半日，攻陷平城。虔見燕兵強盛，單兵走回。是以魏兵死敗，燕軍盡收其部落而進。時魏王珪聞知震怖。

欲走，諸部皆有二心。珪不知所適。時垂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問知是太子寶敗死之兵，垂爲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愴，嘔血由是發疾，至此愈篤。當慕容農至上言曰：「今懸軍深入，其他無城，陛下龍體不安，倘敵兵擁至，何以拒迎？」後燕王垂曰：「卿可謂六軍築長城西北，據而待之，可保全也。」因是農調軍築完畢。後燕王垂疾甚，領諸文武大軍，還至上谷。却說北魏主拓拔珪，聞知燕王垂親提大軍，至平城西北，乃亦自提軍十五萬，來平城西北拒軍。至平城，燕軍已退。却說後燕王垂，其疾愈甚，召太子慕容寶、遼西王慕容農、趙王慕容麟入臥所，謂太子寶曰：「吾命將盡，不能復起，我死之後，不可發喪，緩緩而退。魏兵不敢追趕。」又謂農等曰：「朕今不幸，在此而亡，汝等公卿大臣，都要依吾平日法度行之，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不可廢黜。汝等善事太子，各宜盡忠盡義之志，休懷不義之心。」又謂太子寶曰：「火速還都，不宜延此。」言訖而薨。慕容垂在位十三年，壽七十一，在此而薨。太子慕容寶依垂之言，祕喪不發，收斂入棺，傳令緩緩而退。魏王珪疑其無故而退，必然有計，因此不追，引兵而還。至四月初旬，寶全軍回至中山城，始舉哀發喪，孝事畢，羣臣立慕容寶卽皇帝大位，國號大燕，改元永嘉元年。

燕太子慕容寶立

初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今國步多艱，太子非有濟世之才也。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姦詐強愎，必爲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多舉之者，故垂以爲子，謂後段后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說曰：「太子不所，陛下所知，吾爲社稷之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哀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麟聞而恨之。至是寶使麟謂段氏曰：「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弑其母，况能守先業乎？且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麟以段氏謂廢嫡統，無太后道，不宜成喪。中書令睦遂颺言於朝。

曰：「子無廢母之禮，漢安思閹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廟，况先后曖昧之言乎？」乃成喪。却說秦給士古成誦，風韻秀雅，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尹韋高居母喪，慕阮蘊之爲人，無哀作樂，飲酒彈琴。誦聞之而泣曰：「父母之恩，厚重天地，無以報德，反此觀倫，吾當以私刀斬此不孝之子，以崇風教之明。」遂持劍欲來殺高，高聞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誦。後秦王興，聞知擢爲黃門侍郎。六月，三河王呂光自卽皇帝位，以世子呂紹爲太子，國號大涼，改元龍飛元年。置百官，遣使拜禿髮烏孤爲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愛不義之名乎？」留其鼓勵羽儀，謝而遣之，不受其命。

孝武暴崩立太子

却說北魏左司馬許謙，上言於魏主拓拔珪曰：「臣近聞鳳凰來儀，蛟龍出見，此乃大王之德，故有此瑞也。今大王德比唐虞，明方文武，可卽皇帝大位，以安士民。」羣臣皆曰：「司羣之言是也。」於是魏王珪從之，稱尊號，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魏，改元皇始元年。始建太子旌旗，出警入蹕，加封大臣。却說晉孝武帝秋九月，起造署殿居之，始爲長夜之飲。太史令奏長星見，國將亡。孝武帝心甚惡之，乃入華林園，舉酒對天祝之曰：「長星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是時太白連年經天，震地水旱，災異屢變。孝武不以爲意，不能改也。時帝嗜酒荒淫，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也，吾意欲更屬少者。」已而發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因賂左右，謂帝暴疾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皆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內殿，貴人曰：「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乃王爽秦之弟也。帝旣崩，太子入內，與羣臣發喪，殯葬山陵。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五而暴崩。先是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在孕，其母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名爲簡文帝。後悟乃統涕，知晉祚盡於昌明也。及孝武造清暑殿，有識者以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殿成，俄而孝武帝崩，自此而晉祚傾焉。太子卽位，遣子進位太傅，揚州

牧，假黃鉞。太子幼不慧，口不能言，至是寒暑飢飽，亦不能介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瑯琊王德，又嘗侍左右，爲之調度。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增燕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同王緒共爲邪謀。道子又倚爲心腹，遂兼管朝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林，國寶正色直言，道子恨之，深布心腹。而王恭每及政時，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朝臣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者。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必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爲「王陵廷爭，陳平緘默，且聞歲晏何如耳。」王陵與王恭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權，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魏主舉兵大伐燕

却說魏王珪，潛使叔孫建於粟磾，以兵五千，先去開韓信故道。自帥大軍，共四十萬，南出鄆邑，大舉來討。後燕王慕容寶，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人馬皆驚。軍至界首，始傳令詔右將軍封真，引兵二萬，從東道去幽州。真得詔，領兵望東道而去。九月戊午，魏大軍至陽曲。魏主引諸將上西山，觀晉陽不遠，卽下山，大驅軍馬進發。後燕并州牧遼西王慕容農，使人打探，聞魏主珪起傾國之兵五十萬，從晉陽而來，慕容農大驚，乃引衆出戰，不勝，棄城走遼中山。魏主珪帥兵入屯并州。至冬十一月，驅兵又行，大軍已至真定。真定守宰陳人，皆出投降。益助糧草。魏主軍威勢大，聞者皆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棄城奔竄，或詣軍門拜投。因之燕之諸郡，皆望風附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爲燕死守。天時寒冷，魏主傳詔，令六軍權屯休進，以待來春。因此諸軍皆據城而屯住。魏主珪軍至晉陽，慕容農以兵出，與魏軍戰，敗奔遼。司馬慕容暉，私降於魏，閉門拒農。農大泣，遂東走還魏，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姚回中山，遂取并州。初，建臺置單刺，史尙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故凡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議敘。以張恂等爲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王寶聞魏軍將至，與百官議於東堂。苻謨曰：「魏軍勢大，若縱之直入，則吾

軍不能敵也。宜據險以拒之。陸遂曰：「魏多騎兵，馬上賫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十家爲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退而走矣。」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以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勦播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敵而乘之。」於是寶命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拒魏。初，魏主珪使冠軍將軍於栗磾潛從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郡信都三城爲燕守。珪命東平公儀攻鄴，冠軍王建攻信都。珪自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軍於魯口。高陽太守崔宏不敢出拒，奔走海渚。珪素聞其名，使吏兵追獲，以爲黃門侍郎。與張兗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制律令，屈遵降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卻說魏東平王拓跋儀，秦珪令以兵二萬來攻鄴。燕范陽王慕容德曰：「敵衆我寡，彼強我弱，何以迎敵？」諸將曰：「拓跋儀自入吾境，屢獲大勝，必謂吾不敢動。儀來遠涉艱難，士卒疲病，可選精銳夜攻擊之，可擒儀矣。」德然其計，使南安王慕容青等以兵一萬五千人至，更儀兵至鄴北十里內。正安營，青兵馳入混戰，魏兵大亂，自相殘踏，殺死者五六千人。儀大敗走還。魏東平公儀既攻鄴，被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攻破之，以軍遠屯新城。青等使人請添兵追擊之。別駕韓諫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一、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往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定，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溝高壘，以自固，待其師老，然後擊之。」德從之，召青等引兵還城。丁酉，安皇帝隆安元年，燕永康二年，秦皇初四年，魏皇始三年，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樂神豐元年，舊大國二，西涼小國二，新小國二，凡僭國七。正月，晉帝加冠軍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左僕射。二月，魏賀納聞儀兵敗，遣弟賴盧帥兵二萬來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自以王舅，不受儀節度，儀司馬王建陰遣人與燕通，建從內而間之。因此二人不和。會賴盧營失火，建乘間謂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渙遂引兵

而退。顧慮亦退。建率衆來見德降燕，且言儀師老可擊，於是范陽王德以兵漏夜送擊。儀兵大敗，十損其七，退屯別地。三月，魏主珪詔令大軍並進，攻中山，使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粟、帥兵五萬去攻信都。又使東平公拓跋儀、詔兵五萬復攻鄴都。三將臨行，魏主珪謂曰：「信都桑棗之木乃生民之本，不可傷伐，留與養命。」二將得詔語，各領部兵，依詔前去。時中山飢甚，戊午日，魏大軍至鉅鹿，相離塢。次日，六軍都至滹池水，因雨大不堪進兵，就傍岸安營。卻說後燕王慕容寶聞魏兵屯於滹池水邊，傍岸下營，急與文武商議，謂文武曰：「今吾聞魏軍屯於滹池水邊，其勢易攻，正當乘其勞頓。今晚領傾國之兵去劫其營，攻其無備，彼退又有水阻，不能還，可令其三軍盡爲魚矣。則拓跋珪亦成擒耳。」燕王寶曰：「此計甚妙。」於是燕王寶傳詔令太師文武俱各披甲，至夜去劫魏營。大軍十萬人，文武盡依計而行。是夜月明如晝，燕王寶以軍二十萬俱各出城，驅馳將到魏營。燕王寶命鳴鑼擊鼓，喊殺連天，殺入魏營，魏兵果無准備，自亂混戰，殺散。魏主珪在中軍聽得喊聲大起，鼓噪喧天，知是燕兵劫寨，急忙起來，不及衣冠，蓬頭跣足，親自擊鼓，聚集衆將，俄而左右及諸軍將士稍集，傳令張兗排設奇陣，點起火把，高照營內。張兗叔孫建等分頭縱騎衝出，正遇雀逞交馬一合，便把雀逞殺去。其餘燕軍見有准備，俱各亂退，不分隊伍。被魏主揮兵掩殺，殺得燕兵都棄刀槍，各自逃生。燕兵大敗，燕王寶牧軍走遼中山，魏主珪六軍獲得器械十數萬，捉得雀逞、閔亮二人。二人請降，魏主赦之，而受其降。初，燕清河王曾表求赴國難，而無行意。遣將軍床倭官、倭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倭頓兵盧龍，近百日，曾不發。崇等不敢行，燕王寶怒，使人切責之。曾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倭使較車前行通道，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言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迫，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守，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結步騎五百人，崇至漁陽，遇親魏兵擊却之，衆心稍振。曾始乃上道，至是始達薊城。魏主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高陽王隆曰：「拓拔雖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士馬損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散。若

因我之逆，往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士氣喪，事久變生，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獨趙王麟，每阻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恨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却之。麟怒，挾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合軍據龍城，乃召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隆曰：「今欲北遷，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用，取足於中，難望有助。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冠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之復故業，如其不能，則憑險固守，亦足以優遊養銳耳。」寶然之，遂夜與太子策及隆農等帥萬餘騎，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魏主珪聞知寶走了，欲夜入城，將軍王建志在擄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之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聞封公詳從之，追之不及，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慕容詳字普陵也。魏主珪率衆攻之不拔，使人臨城諭之士庶皆曰：「羣出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是以不降耳。」魏主珪顧王建大罵而唾其面，復令攻城。

魏王寶走奔龍城

夏四月，魏軍糧盡，魏主珪心甚憂之，而問崔暹曰：「目今軍糧不繼，卿有何計可辦？」暹進言曰：「飛鴉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今此處甚多，陛下何不使六軍取之，以充軍食，可支數月耳。」魏主珪曰：「然！」於是傳語六軍，速去收甚而食之，兵既收甚，忽請部大人長孫嵩等進言於魏主曰：「甚乃禽獸之食，人若久食必疽。陛下可禁六軍勿食。」魏主珪曰：「崔暹侮慢而食，則無色，欲縱軍食之。」恐久見，徂心猶豫，問崔暹又曰：「陛下可使六軍及時收甚，過時則落盡無矣。」魏主珪恐曰：「內賊未平，兵衆安可棄甲而收甚乎？」遂弗聽。使人詔東平公儀，領軍還鉅鹿，却說慕容晉陵被困於中山，城中糧盡，遂問於衆文武。衆文武曰：「臣聞魏人軍糧亦盡，不久必去，去則可令附近人運之。」時燕王寶走出中山，清河王會率騎兵三萬，迎於荆南。寶怪會有恨，遂將其兵分給遼西王農及高陽王隆，盡徙薊中府庫。比趨龍城石河頭，引兵一萬追之。及寶於夏莫澤，會整陣與戰，農隆等將南來一千餘騎冲之，魏兵大敗。農追下百餘里，隆謂陽

廖曰：「中山積兵數萬，不得以展吾志，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含恨滋甚。隆屢調資，會益忿怒，遂謀爲作亂。寶聞之，密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會遠赴國難，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獨傷父子之恩，亦甚大損威望。」會聞之益懼，夜遣人入黨，襲殺隆於帳下。慕容農被重創，不能起，寶欲討會，乃陽爲好言以安之。明日以計召羣臣食宴而殺會。會果至就坐，寶目盼與滕，滕卽起拔刀刺會，傷首不死，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走龍城。會引兵追至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寶令出城大破之。侍御郎高雲復夜帥兵擊之，會衆潰奔，中山入見慕容麟，詳問其故，令人殺之。於是寶以雲爲將軍，養以爲子。高雲句麗之支屬也。雲遂盡心事寶。時涼王呂光以西秦主乾歸自反覆，合呂延、呂纂舉兵伐之。西秦羣臣大懼，請東走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驅，遣弟太原公呂纂攻金城、天水，公呂延攻臨洮、武、姚河關，皆克之。乾歸計使百姓，哄延兵曰：「乾歸聞將軍兵至，其衆清走去，奔成紀矣。」延信欲輕騎追之。司馬耿雄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奸。宜整軍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攻之，無不克矣。」延曰：「此事是實，君休疑心。」言訖，引兵百追之，與乾歸過戰，延與歸對陣，兩下交鋒，不上數合，延被歸斬於馬下。其衆敗走，呂光聞延已死，遂大驚，引兵走還，姑臧去了不出。

蒙遜結盟報父仇

初張掖盧水胡沮能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涼王呂光，以爲尙書。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弼請羅仇曰：「主上荒淫信讒，今軍敗將死，正是猜忌。」

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不如勒兵向西平，出荅菴振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此西土，甯使人負我，我不負人也。」已而光果殺羅仇，及麴弼、羅仇之弟蒙遜。雄傑有策略，通經史，收其父喪歸葬。會者一萬餘人送喪。蒙遜哭謂母曰：「呂主無道多殺不義，今欲與振兵，奪吾父之仇，復上世之業，何如一。」

衆稱萬歲。蒙遜爲結盟，從此起兵，聚二萬人，攻涼臨松郡，拔之。乃以兵衆屯據金山城。仇王呂光聞蒙遜謀，叛使呂纂將兵一萬七千，擊沮渠蒙遜破之。蒙遜從兄男成，亦攻建康，遣使太守段業謂曰：「呂氏政衰，人無容處，瓦解之形，昭然在目。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君，擁臨涼州，何如？」業許之。男成率衆入城，尊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業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降，業以爲鎮西將軍。呂光命呂纂再討之，不克。後爲北涼。時呂纂與段業相持，却說涼州太守郭騰善天文，國人信之，會一焚感，一守「東井」內，謂僕射王詳曰：「涼分野有大兵，吾欲與公同舉大事，何如？」詳從之，事泄被誅。呂走遂據東苑以叛。涼王苻光懼，遣人召太原公纂回兵討之。纂將還，諸將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以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發，適足以張其勢氣耳，不如告之，彼以爲詐，必不敢出。乃遣使告業曰：「郭騰作亂，吾今返都，卿能決戰，可早出城。」業果不敢出，於是纂全師而還。纂司馬楊統欲殺纂而推其從兄楊桓爲主，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亂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桓不從，統遂走降。呂纂兵還攻之，大破之，乃得入姑藏。涼人張韃守招集戎夏，據休屠城接應，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起兵爲亂。卻說晉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等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志來攻，已請帝下詔，以盛夏訪農，悉使解嚴。恭大怒，乃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往不得志，欲借仲堪之兵勢，以危亂。聞知王恭書來，乃說仲堪曰：「惟患國寶相斃之不早耳。今既執大權，無不始忠，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先惡。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然之，乃出外與雍州刺史鄒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殷仲堪，南郡湘江結議之。覲曰：「人臣當各守名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得問？晉陽之甲，不敢預聞。」續亦極言之，不可。覲恐續及禍，和解之。續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耶？」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所獲死耳。」仲堪

怪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說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都恢亦不肯從。仲堪心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甚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成竹里，交遇風雨散歸。王緒說國寶殺王恂，車盾以除時傑，挾君以討二藩。寶召車盾至，不敢問，更問計於珣。珣曰：「王緒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彼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與？卿甯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耶？」又問計於車盾。盾曰：「今朝廷遣軍，恭必據守，若東口不拔，王殷庵至，何以待之？」寶懼，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來姑息，乃賜國寶死，斬頭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疑不敢從，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遠。

魏以甲子拔中山

卻說魏主珪，謂諸文武曰：「慕容寶志不能立，乃出北遁。今衆立慕容普陵為主，慕容寶麟必懷不忿之心，吾急攻之，彼必死守。目今吾軍糧盡，不如暫遠去，據南城待其變。」魏主珪曰：「賊人多謀，不可急離，可令靈壽領一軍朝夕耀武揚威，以示城內。」魏主珪引諸軍退屯於

南城中山。時內糧已盡，燕王慕容普陵，心中大喜。烏九部將軍張釀進計曰：「今城中糧盡，百姓無食，大王可使飢民出城求降乞食。魏兵不備，臣以兵五千從百姓中殺出，可破魏師也。」普陵從之，示告城中，令百姓飢者出降求食，張釀開北門出，百姓一萬人，手執降旗在先來降。靈壽不知是計，乃曰：「吾知城中甚飢，百姓受苦，既來降者，不壞汝，汝可自去討食。」於是百姓各散，俄而城內張釀，以五千人殺出，魏兵大亂。靈壽見兵出，急忙上馬持槍，喝將軍馬擺開與戰。二人交鋒，不上二十餘合，魏兵漸漸圍裏將來。張釀見魏兵圍來，恐不能敵，將軍器收了，聚馬殺開一條血路，沖走出來，不能復還本城，因此收軍屯於北山靈壽。訖兵圍城，卻說賀麟在西山，使人探

聽中山消息。又使人回報，燕王慕容寶北遁和龍城中。諸將立慕容普陵爲燕王，而守中山。魏主珪糧盡，令靈壽以五萬兵圍中山，自以大兵退屯南城。中山糧亦盡，慕容普陵使百姓詐降，遣張釀以五千精兵，在百姓後殺出。攻具無器，兵少被魏兵殺敗，不敢入城，且令走屯北山。賀麟大怒曰：「普陵豎子，何敢妄自尊大，而稱號？吾必殺之！」大將丁零曰：「目今張釀以兵五千屯在北山，不如遣人召來，以十分恩義重撫之，令其順主公，使其爲前鋒將軍，叫開中山城門，先殺普陵，主公自爲趙王。」據中山，聚集三軍，可破魏兵。」賀麟從之曰：「卿可代我爲使，去召張釀來歸。」丁零欣然領命，來至北山，謂張釀曰：「趙王賀麟，見屯西山，聞將軍在此，令某特請將軍到寨，其一顧商議破魏。將軍可卽與吾同往。」張釀曰：「吾聞趙王欲和，何以遠在西山？旣然有召我，卽領衆同往。」言訖，遂以部下之兵一同來致西山，入中軍，見燕王賀麟，賀麟出位接之，問勞畢，賜坐謂曰：「將軍乃關雲長之儔，勇略俱全，吾有一事相煩將軍，共成大功，卿意如何？」讓曰：「臣久食燕祿，常思報効，旣來遣臣，安敢推委？願聞所使，萬死不辭！」賀麟曰：「普陵無知，妄自尊大，吾欲以兵誘開城門，殺此跋扈，非將軍莫能。若將軍肯爲，其功實出將軍之賜也！」讓曰：「殿下旣主計此，臣唯命是從。臣今夜引兵在前，誘開城門，殿下可速引兵來應。」於是計議已定，至夜張釀引兵先行，賀麟同丁零伏兵在後。悄悄抄城後東門，來至城下叫門。城上將士認得是張讓兵，還乃急開城門，放讓及軍士一擁而入。賀麟丁零伏兵雜於其中，一同進城。是夜賀麟使大將丁零調兵守營，自以五千兵，斬關而入後殿。至臥所，把普陵殺訖。次日賀麟召文武集於朝堂，謂曰：「普陵妄自尊大，昨夜吾因張讓兵還而入，已將殺之。今吾兄燕王，不知何往，吾自權攝趙王之位，以拒魏兵。」羣臣皆稱萬歲曰：「願從尊命！」於此慕容賀麟乃卽大位，封賞功臣，以烏桓張讓爲大將軍，以丁零爲軍部將軍，三人皆掌兵權。是日同諸文武商議守戰之策。諸將皆曰：「今城中飢饉，柴米皆在城外，諸邑所備，幸魏兵昨日自退而去，倘魏兵再來圍住，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士民皆恐，恐其日久生變，亂則必被擒矣。不如乘其未至，以兵去據新市城，拒住魏

兵之路，就食其城之糧，可保萬全。」趙王麟曰：「汝等之計，正合朕心。」於是便與文武帥三萬五千兵出，據新
城市，以拒魏兵。六月甲子晦日，靈壽退軍，來見魏主珪。及說普陵被麟殺死，而自立，目今以軍出屯新市城。魏主
珪聞說，慕容麟自即大位，以軍屯新市而拒敵，遂令進兵攻之。當時太史令龔崇曰：「不可，容待旦日以進。」魏
主珪曰：「如何不可？」崇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先人謂之疾日，故兵家忌之，以爲不吉，故不可進也。」魏主珪
曰：「紂王以甲子日亡，而武王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進兵。至十月甲戌，軍至義臺，慕容麟帥兵阻住
去路。魏主珪使張兗出陣，慕容麟亦親自出陣，兩軍混戰，張兗與慕容麟二人交鋒，在陣前大戰，未上三十餘合，
慕容麟氣力漸乏，只好架住。因此收回軍器，拍馬使走。魏主珪揮軍大進，奮勇殺死燕兵二萬餘人，追下五十
餘里。麟勢迫，退走去鄴。次日魏主珪催兵大進，攻拔中山城。珪兵遂入屯於城中，得燕府庫財寶，班賞諸將士。

慕容德稱王滑臺

戊戌二年，燕元慕容盛達平元年，秦皇初五年，魏天興元年，南燕王慕容德元年，舊
大國三，西秦王，南涼，北涼，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正月，趙王慕容麟被魏

軍殺敗，來至種城，見叔范陽王慕容德。德問曰：「聞你在義臺，與魏兵交鋒，如何來至？」麟曰：「魏兵勢大，因此
大敗，見吾叔父商議復仇。」德曰：「吾此處兵少，亦不敢妄動。」正議之間，細作回報，魏主珪親率大軍，將至鄴
境。德大驚，慕容麟曰：「鄴城不固，不知徒據滑臺，堅守之，待其師老糧盡，然後擊之，可復業也。」德乃從之。即時領
兵，兵至黎陽，拘備船隻，三軍皆上前，欲南渡滑臺。忽遇上風，其船盡沒。慕容德傳令三軍，依前上岸，因此無船過
江，正在猶豫之間，忽有探馬來報，魏兵將至，止隔五十里。到此慕容德與慕容麟二人，心中憂患，悶悶不悅。天色
已晚，只得權屯岸邊。正欲以待來早，討集船隻渡江。是夜月白風清，江中流漸凍合。慕容德與慕容麟，睡不安席。
起來向江邊一看，但見江水盡皆凍合成冰。德等大喜，拜謝天地。急忙傳令三軍，一齊踏冰渡江。德軍過了，卻好
天明。魏兵及至，而其冰已消。因此德軍逃得此難。魏兵聞說，皆曰：「此天神助之也。」慕容德遂改黎陽，名爲天

津橋引衆奔入滑臺，屯扎軍馬，提調守城。魏主珪見慕容德走入滑臺，乃來引衆至鄴城。卻說范陽王慕容德既至滑臺，景星見於箕尾，白玉出於漳水，狀若國璽，百姓拾得將來呈上，與慕容德。因是趙王慕容麟上言曰：「今慕容麟襲大位，志不及於先人，而有將廢之徵。自叔父徙居滑臺以來，天垂景象，地呈寶玉，流澌凍合，祥瑞屢見。此乃叔父之大德，而有吉兆，以先應叔父，宜應先燕王故事，自贖大位，可保。燕祚可復。」慕容德曰：「若爲此事，是暴逆也。」麟曰：「今慕容寶初立，士民不歸郡邑已失，爲魏所有。叔父若不自立，待社稷傾覆，再覆甚難。」於是慕容德自立爲南燕王，遂改元建平元年。

燕蘭汗謀亂燕寶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拔珪衰弱，於是燕王寶欲復取中原，調兵悉集。至是聞中山已陷，乃命罷兵。遼西王農曰：「邊郡尙新，未可南征，宜因使師襲庫莫。若取其牛馬，以充軍資。」寶從之。北行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使言涉珪西上，國中空虛，宜速起兵。寶大喜，以是引兵詔諸軍整頓，擇日起行，去取長安。乃諸軍苦役，不聽自散。農及長樂王盛切諫，以爲兵疲力弱，魏所得志，未可與敵。寶將從之。慕容騰曰：「今師衆宜集，宜獨決聖心，乘乾進取。」於是乃留太子盛統後軍，以騰爲前軍。農爲中軍，寶自爲後軍，相去各就頓地，起行長安。段叔滑因衆心嗟怨，後遂作亂，逼立高陽王農之子崇爲主。慕容寶將十餘騎來農營，報知農。農不信，其部營兵亦厭役奔潰。於是燕王寶見衆亂，乃奔走還龍城。燕尙書蘭汗見燕王寶勢孤，陰使人與段叔滑等通謀，乃自引兵出營龍城之東屯。扎遼西王農不知其爲亂，夜出赴之。被叔滑將以巡城，招城上之兵來降。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下恃以爲強。忽見農在城下，無不驚哭喪氣。遂皆逃潰。無人守城。叔滑乃得入城，縱兵殺掠。燕王寶及長樂王盛等見亂，帥輕騎南走。叔滑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欲殺農。蘭汗大怒，以兵襲擊叔滑。叔滑不備，被執殺之。蘭汗廢崇職，以子策承制行事。與部下將謀計，遣使迎寶，及於蘇城。寶以爲寶欲還，盛等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也。不如謀殺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不能

捷，徐歸龍城，未爲晚也。」寶從之，行至黎陽，使中黃門令趙思去告范陽王范陽王德，令其使人奉迎歸德，已自稱號王，德謀遣慕與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寶圖之。趙思使人報知於寶，寶既遣思而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而歸，德以其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大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主。」德固留之。思怒曰：「殿下親則叔父，任則上公，不能率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根本之圖，爲趙于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襲君寶之不偷生於世也。」德斬之。寶走至北，遣長樂王盛收兵冀州，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寶以汗燕王垂之舅，而盛妃之父也，謂無他意，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盛乃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寶自去龍城四十里，汗使弟加難帥五百騎入外邸而殺之。殺太子策及王公將士百餘人，自稱昌黎王。慕容盛聞知大哭，欲赴哀，張真止之休去。盛曰：「我以窮投汗，汗性愚賤，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之志，遂往見汗。汗妻蘭氏盛妃，皆涕泣請救盛。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爲待中，親待如舊。汗兄提騶很荒淫之事，汗惡其無禮，汗因而驕之。汗兄弟浸相嫌忌，遂不相睦。燕太原公慕容奇，乃慕容偕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以爲將軍長史，是盛潛使奇逃出，起兵五千來攻蘭汗，汗得聞知，使仇泥慕將兵一萬討之。是時龍城自夏至於秋月不雨。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加難，加難聞之，怒帥所部兵一萬五千攻破慕軍。汗使太子蘭穆擊破加難，加難聞之，刺殺汗穆，而取大位。時穆果來攻破加難，還宴將士。汗穆果辭盛囚踰垣入東宮，與汗等聚集舊所衛兵三千人馬，殺出東宮來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殺汗，汗醉被真斬之。內外帖然，士女相慶。盛告於太廟，因下令曰：「賴列祖之德，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弧以眇眇之身，挽回造化之權，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遂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命奇罷兵，奇生異心，遂不受命。盛大怒，勒兵三萬進至橫溝，盛出擊，大破之。執射賜死。於是龍城遂平。南郡公桓玄遣人見曾稽王，求爲廣州刺史。道子忌玄在荊州爲患，因從桓玄，受命爲廣州刺史，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

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時爲寇，倘有急需，軍不應使。愉分督四郡還地，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庾鴻謂王恭曰：「尙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諸鎮，直早圖之。」王恭乃以爲然，遣人以告殷仲堪，及桓玄二人皆許之。推王恭爲盟主，刻期各執兵同赴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卿爲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須所授任，雖天允愜，亦無大失。而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王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醢酒而已。元顯聰敏，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亦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陽佺期。佺期兄弟，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後。佺期自以其先漢大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於其門第，謂江左莫及。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兄弟龕義，每排仰之。佺期常以切慕，欲乘有事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八月，佺期及桓玄大兵奄至，溢口。王愉無備，引衆遑遑走奔臨川，玄以兵追獲之。

慕容盛復登燕位

己亥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弘治元年，魏元光二年，涼王呂纂威寧元年，北涼天璽元年，正月，燕王寶被尙書汗行謀弑。太子慕容盛與張眞等謀復誅汗，龍城遂平。當羣臣復請太子慕容盛登基，國號大燕，改元建元。慕容盛既卽皇帝位，改日大排宴，譙宴羣臣於新昌殿。燕王盛謂諸文武曰：「今日宴樂，諸卿各言其志，朕自覽之。」斯時盛初卽位，以威嚴驕下，暴戾少親，多所猜忌，刑必就裁，文武莫有敢對者。兵部尙書丁信年方十五歲，趨步進言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信之原也。」燕王盛知其諷己，乃笑曰：「丁尙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於是文武各爲樂飲，至晚罷散。十一月，魏主珪領軍進九門時，天行大疫，三軍人馬，并牛羊等死者十之五六。羣臣咸思北還，因上言曰：「今天行時氣大疫，流備軍民百姓死者將半，天時如此不利，不如退避其氣。不然軍民盡死，得地者閒。」魏主珪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

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患乎無人也？」因此羣臣不復再言。遂引軍入鄴城，聞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令郡縣賑恤之。魏主珪旣入鄴城，自與文武徧覽宮殿，遂有定都其地之志。乃置行臺，領衆還來中山，中山之戍守兵，俱各潰散。魏王乃令衆遂入中山城。珪謂諸將曰：「今幸祖宗之靈，天地之祐，諸將之勇，文武之能，盡得燕之土地。朕欲與卿等北還，而恐山東有變。」羣臣答曰：「陛下可調將守之，萬無一失。」魏主珪從之，乃於中山置行臺，詔封東平公拓拔儀爲衛王，總兵五萬鎮之。中山又詔使洛陽公，總兵四萬鎮渤海之合口。是月辛酉，日魏主珪車駕與衆振旅還京，回至望都，下詔有司定議國號。羣臣上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王，及王天下，卽承爲號。」今國家啓基雲，代應宜以代爲號。魏主珪曰：「昔朕遠祖，總馭幽都，控制遐國，雖接王位，未定九州。遠及朕躬，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仍宜先號爲魏，不必再更。」於是復號爲魏。羣臣皆賀。次日大衆還都平城。魏主珪卽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正封畿，制郊甸，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魏主珪親覽黜陟之。十一月，魏主珪始登阜帝大位，改元爲天興元年。詔鄧彥海與官制立爵品，定律令，協音樂，詔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視燕享之儀。詔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由科禁詔。太史令姚崇造渾儀考天象，使史部尙書崔宏總裁之。因是命朝野之人，皆束髮加帽，逆者罪焉。二月，高車聚三十餘部落謀叛。魏主珪聞知，遣張兗以兵五萬北巡，命諸將三道襲高車。高車兵少畏戰自潰，因此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多口，馬三千餘匹。衛王石拔儀別將三萬騎，追至絕漠十餘里，又破其七部。諸侯大震，各散。於是收兵還涼。郤說南部王秃髮烏孤，集百僚謂之曰：「隴右河西十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一國。呂氏乞伏段氏孰強，吾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易。呂光衰蓋，嗣子微弱，慕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臺更川乘虛迭出，彼必疲奔命，不過三年，兵勞民困，則姑藏可圖也。姑藏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遂從之。初，秦王苻登之弟廣帥衆依南燕王慕容德，德受之，令其屯

於乞伏堡。至後燕勢衰弱，乃自稱秦王。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附德者，去附廣。德大怒，乃留魯王慕容和守其城，自帥衆五萬，去討廣。廣無備，被德入堡，執廣斬之。和長史李辨見德法了，乃集黨殺和以滑臺降於魏。魏主珪使行臺尙書和跋帥輕騎五千自鄴赴滑臺，其城空虛。入城中，悉收德宮人府庫財寶。當時陳穎之人多附於魏。燕將軍慕容雲聞知有變，帥衆斬辦，衆將士出迎德。德大驚，欲還攻滑臺。韓范諫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今乃我爲客，魏爲主，人心危懼，不可以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可也。」張華曰：「先取彭城爲居。」潘聰曰：「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險，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疑所築，地形阻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羣閭，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往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旣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是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從於是。德乃引師而南，兖州北鄙郡縣皆降。德遵守宰以撫之。禁軍士毋得擄掠財物，百姓大悅。

慕容德謀都廣固

南燕王慕容德，至兖州，與諸將士正議國事。忽後燕王慕容盛遣使至南。燕王德召入問之，使人說曰：「慕容寶已死，其子盛卽位，聞陛下已立，故使臣來問意。」南燕王德謂文武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悔禍焉。」又謂張華曰：「若嗣帝得還，吾將具犛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意以爲如何？」其侍郎張華曰：「天下非一人天下，有德者居之焉。陛下仁德日新，何用退讓？」於是南燕王德大悅。次日引師遷北鄙，諸郡悉來歸附。因是德僭卽皇帝大位，改元爲建平元年。次日宴會羣臣，南燕王德酣飲，笑謂羣臣曰：「朕雖寡德，恭已南面，而朝諸侯，方可自治，何等王也？」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君，少康光武之儔也。」南燕王德大悅，命左右賜鞠仲帛十匹。鞠仲辭曰：「陛下登殿之始，營建多殿，留賞諸工，請存諸庫，臣不敢領。」燕王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何故推辭？」韓範進曰：「臣

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敢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也。燕王大悅，又賜韓範絹五十匹，因此忠言競進，朝多直士矣。且曰：燕王德與羣臣出狩，幸齊城登營邱，望見之塚，因之問曰：「甚人之塚？」羣臣答曰：「臣等不知，可問百姓。」德命左右出喚百姓，不敢入，使青州秀才晏謨入燕王德問其塚，謨對曰：「乃大夫晏嬰之塚。」燕王德顧謂近臣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賢則賢矣，平仲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城者，猶冀悟平生生意也。」燕王大悅，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辨，書地形以呈上。燕王德深嘉之，拜晏謨爲尙書郎。燕王德因享晏，乘高遠颺，請祭平仲，顧謂尙書曾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晉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廢修禮，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恐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揮則紅紫成章，俯仰則邱陵成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超出二主，澤及九泉，若使彼如有知，寧不銜荷？」於是德大悅，罷飲而馳還之。南燕王德在兖州，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譚來降，而閭譚不從，使人回報，譚不降。德命北地王慕容鍾引步騎三千攻之，德自以兵進據瑯琊。徐兖之民歸附者十餘萬，渤海太守牟燕之舊臣也，聞德至，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以機密，譚守廣固，其下多出降。譚懼奔魏，德以兵追斬之。譚子道秀自詣德，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忘，而子能孝，特赦之。」譚參軍張英爲譚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英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主而生，臣遇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怒殺之，遂定都於廣固。九月，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盛疑之，累欲不赴。朗亦以家在尤城，未敢顯叛。陰使人召魏兵，計以郡降，事覺，盛令兵五百滅朗族，使將軍李旱討之。旱既行，盛計使人急召還，數日而復遣之。郎聞其家被誅，擁三千餘戶，以自固拒旱。及聞旱還，謂盛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守令支，自以數十騎迎魏。

師於北平。早知密以兵夜行曉伏，陰襲克令支，使人守之。自以兵追朗，斬之。遼西遂平。十月，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部免奴爲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聚民二萬來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人，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請天師借鬼兵守諸要津，諸君不足慮也。」恩兵至，凝之無備，被恩遂陷會稽，殺凝之。於是八郡之人，一齊起兵，殺長吏之。恩旬日衆至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郡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驅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所過焚掠，刊木堙井。

孫恩聚衆寇江南

話說瑯琊人孫恩，字靈秀，世奉一五斗米道。恩叔父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有人以舟裝載瓜游江湖賣，子恭問其人買瓜，就向瓜主借刀，剖瓜，瓜主

欲等取刀，子恭曰：「汝只管歸去。」瓜主始搖舟而別，行至嘉興，忽有一尾大魚躍入舟中，瓜主破魚見子恭所借之刀，在魚腹中。其瓜主以子恭爲神，往往加此。後子恭死，孫恩傳得其術，然狡猾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爲神，皆竭其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會稽王道子聞知，泰有異術，煽惑民心，恐其爲亂，將泰誅之。孫恩逃出海濱，海濱之人，素聞孫泰之名，及恩至，衆問之。孫恩之言惑衆，謂其叔父孫泰，蟬蛻登仙，衆人信之，咸以財帛資給。孫恩財因是聚，衆招集亡命，志欲復仇。迨明年，衆數十萬，由此朝野騷動，士民震恐。盧循謂恩曰：「今八部軍民響應者，謂將軍能除君側之惡，以解百姓之憂，故來歸也。火速入朝上奏，數會稽王道子及其子元顯之罪，請上誅之，則江南士民盡命來歸。」孫恩從之，即使人入朝上表，使人入建康。次早黃門引金鑾呈上表章，晉帝覽其表曰：

會稽王道子，叨竊尸素，荒廢朝政，拜授之榮，皆非天朝；嚮刑之貸，焚入其門；壽賦年滋，悠民歲廣。使先帝賜一醉於崇朝，飛千鶴於長夜，致崩於宮人之暴也。猶不能避位逃身，以謝於天地；反私與子元顯奪政位耶？既爲

政宰宜進思盡忠王室何可苛劾生殺任意不爲理也今晉天下率士之濱人皆初切齒故衆推臣爲首起兵請誅元顯父子也誅此國賊臣等入朝待罪闕下

晉帝覽畢喝退來使與羣臣商議起兵征討加曾稽王司馬道子爲大將軍其子元鳳爲中軍將軍領兵衛守京師安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城以南皆荊州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所致朝政所行惟三吳而矣今開孫恩作亂入都皆爲恩有畿內郡縣處處盜賊蜂起建康士民居而震恐

劉裕落魄遇聖僧

卻說宋高祖武帝諱裕字德輿小名寄奴乃彭城縣授輿里人姓劉氏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彭城原是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徙訖劉氏移居晉陵丹徒

之京口里裕夜生之時神光照室猶如白晝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僅識文字不事廉陽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常賣履爲業好樗蒲爲鄉間所賤獨琅琊王謐見其奇偉深相敬耳是時裕已二十餘歲忽一日賣履積有五日之糧懶賣履遂游京口之竹林寺閒耍偶因臥於講堂之前——卻說竹林寺衆僧會講佛法忽見講堂豪光燦爛僧人大驚疑是發火卽忙呼集衆僧令去救火此時衆僧一發向前來至講堂救火並不見火只見劉裕在講堂前臥下上有五色龍光光陷罩身當時衆僧叫醒劉裕且說與知而賀曰「小僧嘗聞蛇穿七竅眞命天子蛇穿五孔五伯諸侯今金龍護子之體子非諸侯必帝王也」裕聞言甚喜乃謝曰「上人無妄言吾行止之時嘗見二小龍附翼或樵漁山澤亦曾同侶何足爲奇山野庸夫亦不敢望禪師何過讚也」言訖衆僧請裕飲茶茶罷裕遂辭僧回家至次日灶下無柴裕乃取斧擔往新洲上去伐荻卻說新洲土神見劉寄奴落魄來祥當與乃化長蛇攔路與之射傷復變小童傳授金創之藥乃基其王者之興裕來至洲上忽見大蛇長有數丈來洲踏舞裕驚駭以箭射之蛇被箭傷而遁入荻中裕被唬亦歸至明日無柴只得復往族洲去伐荻柴及至洲上忽聞中有杵臼之聲疑目覘之却見童子數人皆青衣立於荻中搗藥裕怪問其故童子答曰「我

王爲劉寄奴所傷，在此合散傳之。裕驚，佯挑曰：「汝王何不殺之？」童子應曰：「寄奴乃王者，不死不可殺也。」裕笑叱之。童子皆散，忽然不見。裕乃收其藥，認識之，返回家數日，將批往下邳去賣。却說黃龍黃老，知天下之真主在於劉裕，是以化爲沙門，在道俟裕，指與功領。當裕賣屨歸來，遇見沙門，沙門謂裕曰：「江表當所安之者，其在君乎？君何行此？」裕曰：「禪師之言，正合吾意。奈吾身有賤疾，不敢投伍。」沙門又問曰：「君有何疾？吾教汝醫。」裕曰：「我少年有心創，積年不愈，因是無力。」沙門曰：「吾有黃藥，與君可將傳之，必然得好也。」言訖，將藥授裕。裕接了，忽然不見。裕思半晌，疑必神助，仍拜謝天地回家。將沙門黃散傳之一傳，就愈。其手力更大，堪舉於月。因是將其餘黃散及童子所遺之藥寶藏之，後每遇金瘡，敷之無有不愈。裕既得沙門之語，常懷在心。晉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聚衆據會稽作亂，劫掠郡縣。有會稽附近太守王德，卽忙寫表，使人入朝奏知。求加征討，使人領兵去了。却說晉安帝設朝，只聽得淨鞭三下响，果然文武兩班齊，只見文武百官，齊立丹墀，前八拜後入拜，中又八拜，三二二十四拜，揚塵舞蹈，三呼萬歲。君臣禮畢，晉皇在座上言曰：「卿各平身，有事出奏，無事退班。」於是羣臣起立兩邊。忽黃門官引會稽使人直至金鑾拜舞已畢，呈上表章。晉皇披表讀訖，大驚，謂使人曰：「汝宜星夜奔郡，令太守點兵，緊守城池，朕卽發兵來應。」使人領命，拜辭出朝，卽歸去了。當時常問羣臣曰：「今奸賊作亂，誰敢與吾興兵？」言未畢，羣臣奏曰：「衛將軍謝琰，後將軍劉牢之，此二人智足多謀，陛下不如遣他前去征討，必然收服。」帝聞奏，卽宣謝琰、劉牢之二人至，謂：「會稽妖賊孫恩作亂，遣卿等前去收服，卿宜領兵，竭力得勝回朝，封賞不輕。」二人聞命，卽時謝恩，出朝領兵。放下珠簾，衆文武各退班去了。却說謝琰、劉牢之二人，領兵十萬欲行，缺少一個參軍官，心下正自納悶。忽部下軍人出說曰：「吾鄉中有一心腹之人，乃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姓劉名裕，小字寄奴，原居京口。此人幼讀兵書，長習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衆，笑齊桓、晉文無匡兼之才，論管仲、樂毅少縱橫之策，治兵彷彿孫、吳，運籌平欺洛瀆。」

若將軍這裏少參軍官，何不禮請他來，必然平服妖賊。」牢之聞之大喜，就令軍人以禮去請。軍人得令，連夜上馬來到京口，叩見劉裕，具道妖賊孫恩作反，朝廷差衛將軍謝琰，後將軍劉牢之領兵前去征討，二人令我前來禮請。足下爲參軍一同去征。文書緊急，火速要行。」裕聞大喜，即時收拾行李，跟同軍人上道。來至營前，引入中軍，拜見劉牢之。牢之見裕身長七尺，相貌魁偉，面如碧玉，五綵長鬚，垂於腹下。牢之心中大喜，即便優禮相待。與之談論，應答如流，卽拜爲參軍。裕亦喜之不勝。於是牢之傳令三軍，望會稽進發。不日來到會稽城東五十里，札住營寨。

劉裕十騎破孫恩

話說謝琰、劉牢之二人升帳，謂參軍劉裕曰：「汝可帶十個精壯，去覘仲堪賊虛實。如何？」回來報知，吾好引兵前進。」裕得令，引十人前行，行至二十餘里，却遇孫恩引賊衆五千餘人，正來與牢之之對陣，見了裕等十人，指揮擒捉。裕無奈，只得向十人曰：「今日我等退走，必然被擒，若拚死往鬥，或可殺賊，正好立功，各宜竭力。」言訖，各自奮勇殺進，正遇孫恩，遂與交戰。一來一往，一上一下，戰有三十餘合，後賊衆擁來，裕料衆不敵，且戰且走。賊衆追來，十人皆死。裕猶獨力拒恩，裕偶失足，墜於岸，賊衆臨岸欲下，被裕奮勇長刀亂砍，殺賊數人，賊衆少却。裕乃得上岸，賊驚潰走。裕乃大呼逐之，賊衆皆走。裕所殺傷者甚衆。却說劉牢之之子劉敬宣，因見他父引十人去探賊，久不見裕等回營，逆料裕等必爲賊兵所困，乃稟命牢之之命，敬宣引兵前去探訪。敬宣得令，領了大隊人馬前來尋裕，行至平山陰，望見賊衆蜂擁亂竄，裕乃一人，經電迅雷前往追殺。敬宣與衆軍看見，無不驚駭歎息。敬宣遂揮軍助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追下五十餘里。敬宣方才鳴金收軍，與裕一同回營。參見牢之，敬宣備述其故。牢之曰：「公子神威，自古罕有，不惟破賊，吾一軍皆生色矣。」遂重賞劉裕犒勞三軍，引兵進屯會稽。初孫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共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開牢之引兵濟江，今與裕戰不利，乃驅其衆復逃入海島去了。却說荊州刺史殷仲堪，乃陳郡人。

能清言，善屬文，父病經年，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淚，遂眇一目，旌表以孝。因是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士，因問仲堪之目曰：「卿思此者爲誰？」軍人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甚爲感愧。」父爲仲堪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甚敬之。仲堪一日出遊江濱，忽見水上流一棺至，仲堪以爲無主，命家人赴水收而取之，而歸。有日聞門前之溝，直起爲岸，至夕有人來謁仲堪，自稱曰：「吾乃徐伯玄，向者感君之恩惠，無以報德也。」仲堪亦以禮待之。因問曰：「仲堪門前之溝，又無大水流砂，自然填成爲岸，君乃高士，必知其何祥也？」伯玄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官耳！」言終，其岸復沒。伯玄亦忽不見。仲堪心甚疑之。次日設朝，羣臣保奏，孝武帝除殷仲堪爲荊州刺史，命其去鎮江陵。仲堪謝恩受職，辭帝赴任。孝武帝謂曰：「卿去有日，令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憂，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使朕憂深！」仲堪曰：「臣雖任外，無苟取民間一毫，以負陛下殊遇之恩，伏望陛下善保龍體，以重天下之望，毋勞懷臣之深。」仲堪爲孝武帝所重，爲此堪亦盡忠臣之心。既至荊州，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有每食粒落席間，輒拾而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常語子弟曰：「人物見我受任方舟，謂我豁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已得其枝，而損其本，波其存之矣！」是時殷仲堪與桓玄不睦，恐桓玄起兵，跋扈來攻，意欲先以兵去擊當有部將紀紳上言曰：「不可！桓玄乃當世之英雄也，兼有襄陽之地，君與彼戰，必不易圖也。吾聞江州刺史楊佺期，亦乃世之英傑，有一女年方十三，未曾許配他人，今明公亦有長子，不曾結婚，何不使人求親於佺期，若肯許，必然樹黨結姻，以後起兵，兩相夾攻，方可克勝。」

「堪曰：『其計甚善。』於是從紳之計，卽日遣使劉贊賚禮物，詣江州求親。不一日來至江州，見了楊佺期，稱說：『殷仲堪敬慕將軍，欲與將軍結親，特遣小將賚禮前來求令愛爲兒媳。永契秦晉之歡，將軍意下如何？』佺期聽了，沉思半晌，乃曰：『殷先生幾個兒子？』劉贊答曰：『有二子，此是長子。』佺期意遂決，計之卽備筵宴，款待使人劉贊，賚出外整備財禮，送入府堂。佺期受其禮物，乃留劉贊於館驛安歇。至次日，備酬禮與劉贊，星夜歸見。

仲堪說知就親之事，堪乃大喜道：「吾荆州無憂患矣。」却說南郡公桓玄，先計使人入朝，求爲廣州刺史。晉安帝從之，因是起兵謀叛。欲取荆州爲家，遣奸細人前去探訪虛實。聞知殷仲堪求親於江州楊佺期爲援，使人即回，將此報知。桓玄聽訖大怒，即時點起軍馬五萬，欲先取荆州。懼其有備，乃引兵殺奔江州。先攻佺期。楊佺期未知其來，慌忙引兵出城，兩下排陣。陣完，楊佺期乃出陣前，言曰：「吾與公素無仇隙，何故起兵侵界？」玄高叫罵曰：「爾與殷仲堪結親樹黨，其意共欲圖我，故先來圖爾。」言訖，便驃馬挺槍，向期直刺。期亦舞刀出迎，二人戰了三十餘合，佺期氣力不多，被玄便刺於馬下。殺敗餘兵，收軍入城，出榜安民，訖安排牛酒，賞勞三軍。乃下令曰：「今江州雖破，還有荆州殷仲堪在，若使他得知，必引兵來攻我，百姓必危矣！不如乘其無備，來日便可先以兵攻之。諸將不許入舍，俟三日糧去，直殺入城。」諸將曰：「諾。」於是次日引兵一萬，星夜殺奔荆州而來。却說殷仲堪果然無備，被桓玄揮兵殺入城去。仲堪正坐府堂，聞左右說玄兵入城，遂吃驚不小。即時部下兵將，持刀殺出，正相遇着與玄將馮該交戰，不上五合，仲堪敗陣而走。桓玄揮兵進衙，殺其家屬，復出府堂，出榜安民，排宴犒賞諸將。玄克荆州，其偏將馮該以兵追數日，生執仲堪殺之。玄既殺仲堪，遣人入朝上表，求領荆江二州牧。使人得命帶表即行，行數日來到朝廷，至次日具公服，在待漏院伺候。忽聽得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晉帝設朝，使人乃直至丹墀，呈上表章。帝披覽之，顏色不悅。即以玄表示與羣臣，羣臣奏曰：「桓玄跋扈，不可違其請也。」於是帝決降詔，命玄爲荆州江州二牧，使人得領詔旨，即還去了。珠簾放下，文武退班。却說使人回見桓玄，具說朝廷詔旨，命領荆江二州牧事。玄乃大喜，重賞使人，不在話下。却說初楊佺期與殷仲堪結爲婚姻，遣書與仲堪共圖桓玄。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參軍羅企生謂其弟曰：「遵生，殷侯仁而無斷，必及難也。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荆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飢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仲堪部下將士皆出降玄。仲堪大懼，急引心腹數十人走出，被玄所執，斬之。仲堪奉天師道，祈請鬼神，不吝財物，而齋於周急，好爲小

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脈分藥，用計倚仗頗密，而短於鑑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文武無送者也。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今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士人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葬事，玄使人謂企生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荊州敗不能救，尙何謝焉？」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奉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卒誠諸子和

却說涼王呂光疾甚，立太子呂紹爲大王，自號太皇，以太原公呂纂爲太尉，常山公呂弘爲司徒。謂太子紹曰：「今三鄰構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兩相猜忌，則一蕭牆之變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假居元首，汝兄弟緝睦，則名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弘纂泣曰：「兒不敢及。」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闥而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曰：「陛下自宜保重。」光弟呂超見呂弘惡很，謂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違之？縱使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弘聞知，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爲社稷計，不可拘小節也。」弘纂於是夜率壯士一千，攻廣夏門。左將軍齊從抽劍直前，砍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呂超聞變，急率卒二千赴難。衆素懼纂威，不戰自潰。纂自入升殿，呂超遂自殺。呂超見衆散，奔廣武，纂以弘極強，以位讓之，弘不受。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爲大都督，錄尙書事。纂叔父呂方乃呂超之父，鎮廣武。纂遣使謂曰：「呂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權變之宜，方賴其用，可以此意喻之。」超遂疏上陳謝。纂乃復其位爵，相待如初。後涼王紹既自殺，因此呂纂遂自立爲後涼王。後又自立爲天王，國號大涼，改元咸德元年。却說西海公呂弘，呂光之季子，與呂纂殺紹自

立，恐已不爲所容，乃起兵東院，來攻呂纂。纂遣將軍權德帥兵出討，德與呂弘交戰，未上十合，弘衆潰散，弘乃單騎奔外。呂弘之妻子均被士卒奪去。是日呂纂聞知權德大勝，呂弘敗走，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谷正色對曰：「天禍涼室，釁起藩籙，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也！」言訖，乃歎歐流涕。涼王改容謝曰：「是朕之過也，卿乃吾之真臣也！」於是召弘妻女及男女入居東宮，厚其撫養，將所辱弘妻之士卒斬之。時弘走見叔父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何爲至此！」遂執呂弘送與呂纂，纂使力士拉殺之。却說呂超不奉朝命，引兵五萬欲伐鮮卑，思盤聞知大驚，與諸將商議。諸將曰：「主公與後涼王自來無仇，必然是呂超擅自起兵，可使人星夜去見新主呂纂，願稱藩臣，以障涼國，彼必抽回其兵，可保吾境無患矣。」思盤曰：「卿言有理。」因是使人持書入姑臧，呈與涼王呂纂，纂覽畢，始知呂超擅伐鮮卑，乃謂使人曰：「吾還報與汝主知道，吾與汝國乃唇齒之邦，必無相攻之理。呂超起兵，朕實不知，朕即使人抽回其兵，從今和好如初，不須憂疑。汝急回白汝主，吾且日請與超會面講和，宜速來之。」使人得其意語，即歸去訖。涼王即使人往邊，召呂超還朝，問曰：「鮮卑思盤與吾國無仇，如何擅伐，不待朕知，不看昔日功勞，及先王之面，今朝必然斬你。從今以後，休得如此。」超懼謝罪而出，來見兄右將軍呂隆，隆曰：「呂纂謀逆，弑君自立，吾甚不平，無人幫附，待弟回來計議。今弟既回，必須殺此跋扈。」超曰：「來日吾即辭纂還廣武城，起兵來汝，可以兵內應，誅此不義。」隆曰：「汝去再來，難定，吾聞呂超且日使人請鮮卑主思盤宴，必然大會羣臣與弟，待其宴會時，吾自勸纂飲醉，弟可藏刀，待於左右，將纂刺死。其餘文武不敢逆耳。」超然之。次日呂纂果排宴大會羣臣於內殿，纂日與超對飲，飲得大醉。呂隆又來勸酒，纂又飲，因此昏醉，被超利刃將纂殺之。因大叫羣臣曰：「呂纂謀逆篡位，吾故殺之，與汝大臣無干。今將軍呂隆有先人之志，漢祖之德，宜立襲位。汝等大臣所議何如？」羣臣皆曰：「殿下乃太祖之弟，自宜即位，何必計議。」呂超曰：

「吾因公殺此逆賊，吾若自取大位，却被天下人笑我篡位，汝諸大臣休忤吾意。」於是大臣扶呂隆上殿登座。呂隆推讓呂超，至再至三方始受位。諸大臣皆呼萬歲。國號大涼，改元神鼎。元年初，呂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之不悅。會超擅攻鮮卑，思盤命超及思盤入朝講和。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尙。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勢，乃敢欺朕，當要斬卿，天下乃定。吾不忍殺汝也。」因引超及思盤，共羣臣宴於內殿。超委中領軍隆，勸超募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之，杜尙止之，皆舍仗不戰而散。超讓位於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部督中外錄尙書事。楊后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且願死，又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何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氏，是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懼，奔走河西去了。

李暠自稱西涼王

卻說西涼王李暠，字玄盛，小名長生，隴西成紀人。前漢將軍李廣十六世孫。祖仕張，軌父早卒，遺腹生暠，少而好學，其性沈靜寬和，通涉經史，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而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繇謂繇曰：「君後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驅草馬，生白額駒，乃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聞暠之名，畧暠爲效，穀令會燉煌太守孟敏卒，於是護軍郭謙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爲燉煌太守。其時宋繇亦仕段業，聞暠已立，乃辭段業而歸燉煌，乃入見李暠，言曰：「兄忘郭馨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如何不早建其大業也？」暠曰：「吾已得志，待弟來謀，幸爾到此，吾之大業濟矣。」於是乃與宋繇共謀霸業。有涼二州，遂遷都於酒泉郡，自稱爲秦涼二州牧。暠乃勸民稼穡，年穀豐登，百姓樂業。是時白狼、白駒、白雀、白雉、白鳩，皆自然棲於園囿。宋繇以白祥自至，金精所誕，皆應。因上言曰：「昔太史令郭馨曾言白祥若起，明明可以登基，今日瑞已應矣，明公宜登王位，以乘其時。」暠曰：「吾無才德，何敢爲之？必須請命於晉，然後方可自立。」宋繇曰：「今若如此，則衆士民必離，又等諸將爲明公開臺卒業，離鄉土，棄親

咸，咸指望明公節位，以國榮貴。今日失其所望，則散而去，明公與誰人成其事耶？」嵩始從之，遂自立。

燕王德議立太子

庚子四年，燕長樂二年，秦弘治二年，魏天興三年，南燕建平元年，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平元年，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於後秦王。卻說南燕王慕容德即

皇帝大位，都廣固，更名裕德。因謂文武曰：「朕今年邁無嗣，大不幸也。吾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若不早定青宮，朕崩之後，是遺禍於宗室之競也。吾欲擇宗族有德者立之，卿等所議何人堪任大事也？」時尙書郎魯遂上言曰：「陛下之兄北海王慕容納之子名超，字祖明，仁德久著，臣聞慕容全降秦王苻堅之時，被苻堅徙於長安，苻堅被後秦王姚萇所害，長安爲姚興所都，姚萇已死，其子興嗣位，其弟姚紹有知人之鑑，見超異之，勸姚興授以爵位，姚興信之，召慕容超入見，超恐姚興相害，凡有所問，深自晦匿，感推不知。因此姚興鄙之，謂弟姚紹曰：「諺云：研皮不裏痲骨，汝胡妄語耶？」由是姚興勿用。至今還在長安，陛下何不使人迎來，立之爲太子，則南燕社稷幸甚矣！」南燕王德曰：「非卿所舉，則朕忘矣。」於是德使人往長安，召慕容超。超聞德有召，遂不告知母妻，卽與使者入廣固，朝見南燕王德。德共語之，大悅，遂立爲太子，命居東宮。卻說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匹孤，匹孤卒，其子壽德立，初壽德之在孕，其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德深樹機能，據有涼州之地。至烏孤嗣位，呂光自立爲涼王，使人署烏孤爲冠軍大將軍，自稱西平王，改元號太初，徙都樂廣。烏孤身死，其弟利鹿孤爲衆所以爲武威王。至是禿髮利鹿孤改稱西河王，國號南涼，改元號爲建和元年。次日大會宴，以賞羣臣。因謂文武曰：「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修賢彥而下，猶蓄滯。豈任非所才，將吾不明所致也？」詞部郎中史嵩對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資，非所以徠遠人垂不朽也。爲今之計，大王宜建學校，選耆德碩儒，以訓習子弟，則賢士爭驅至也。」利鹿聞說善之，於以白元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由此賢人稍進。

姚碩德舉兵伐西秦

後秦王姚興，遣姚碩德以兵二萬，去伐西秦。西秦王乾歸，使將軍慕九等，以兵二萬五千屯守秦軍探樵路絕，秦王興聞知，潛引兵一萬救之。乾歸聞之，亦引鐵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濃霧昏，與中軍相失，入於外軍，被興軍殺敗而走。其衆皆降於興。進軍抱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謂諸帥曰：「今秦王興軍勢盛大，吾兵寡弱，不如早避。舉兵而去，必得不免。卿等宜舍此鋒，秦以全宗族。」衆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今吾知寄食於人，若天來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與卿等相見。今隨而死，是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乞降於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使人密招乾歸，乾歸將見之，欲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爲所殺，乃送太子職磐等於西平，南奔抱罕，遂降於秦。久之，職磐亦逃歸。十二月，有星孛於天津，元顯以星變解錄尙書事，復加尙書令。吏部尙書以元顯稽忤白，會驕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顯曰：「車武子屏人言及子事。」道顯怒曰：「汝子幽我大臣，與朝欲謀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胤胤間我父子，吾必殺子。」胤懼自殺。時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王珪自覽占書云：「當改王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壓塞災異。

蒙遜謀叛弑段業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鹿光始元年，秦弘治三年，魏天興四年，涼王呂隆神鼎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正月，南涼王利鹿孤欲稱帝，將軍密勿喜曰：「吾國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無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六號，誠人心。然建都立業，難以避敵，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系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長之策也。且虛名無益，徒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乃更稱河西王，以其弟傉檀都督中外，錄尙書事，又命羣臣極言得失。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無往不克，然不以綏甯爲先，惟以徒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擧旗，而地不宜廣也。」利鹿孤先之，沮渠蒙遜其先爲仁奴，左沮渠因爲氏焉。蒙遜出自夷

族擅雄邊塞。先聞呂光悖德自立，渠懷仇粥之冤，因臨松盧水，集胡人起兵，恐衆不服，尋推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假陳吳之事，依陳勝吳廣聚衆十萬餘人，而仕段業。却說北涼王段業，憚蒙沮渠遜勇略，蒙遜亦身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豪傑，爲段業所觀重，意輕蒙遜，讚業謂其欲謀叛業，將權殺之。蒙遜欲謀叛，乃謂其兄男成曰：「一段公非撥亂之主，向吾所憚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見男成不允計，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從之。蒙遜臨行，因與男成約，同祭余蘭胡山神而去。乃更使人先告段業，說男成欲起兵作亂，若不信，以求余蘭胡山神爲驗。及至期而發，業遂收男成。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主之殺臣也。乞詐言成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必然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既死，蒙遜聞知，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無故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皆憤怒，甯奮北至氏地，羌胡多起兵應之。業先疑將軍田昂與男成同，蒙遜反，將囚之，至是召之，使討蒙遜，昂以衆降蒙遜。業之軍遂潰。蒙遜乃攻入張掖，擒住段業，業謂擒曰：「孤子然一身，爲公家所推，願乞餘命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不聽，命斬之。業儒素及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允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蒙遜自稱爲張掖公。

劉裕寡兵退孫恩

妖賊孫恩，引衆北出海鹽，欲報山陰之仇。劉裕聞知，恩來，乃點兵築城於海鹽之北，而拒之。恩日夜引賊衆來攻其城，劉裕憂其兵少，乃選敢死之士二千人，至夜出擊之。賊衆不知裕兵多少，乃走。時裕雖連勝，而深慮寡不敵衆之勢，乃思一計，至夜偃旗，示以羸弱，待觀其懈，遂帥步兵奮擊，大破之。殺着恩兵十損其七，大敗而逃。裕兵追下百餘里，方返犒賞三軍。至八月，晉帝設朝，羣臣奏知劉裕殺敗孫恩之功，帝降詔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得詔卽行回京口。史說史靖字季恭，好晝臥，忽見一神人衣服非常，至前謂曰：「汝速起，新天子在門前矣！」言訖，忽不見。靖遂遽出門視之，並無一人。徐見劉裕經過，忙下塔

延裕入宅內，執手謂裕曰：「君當大貴，願以僕身爲託。」裕曰：「寒微豈得登庸？倘有僥倖，必不捨君！」靖曰：「必有大用。」於是置酒相待，因與結交，禮接甚厚。自此二人深相善焉。後裕自往上邳之任。

秦王興兵伐西涼

西涼王呂隆多殺豪望，人不自安。魏人焦朗使人說後秦姚頌德曰：「今呂氏兄弟相殘，政亂民飢，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兆頌德以告其主秦王興，興從之。自以兵五萬從金城濟河直趨姑藏。呂隆大懼，遣呂超等以兵三萬逆戰對壘，被頌德大破之。呂隆走回，閉城固守。於是西涼公李暹、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怕秦來攻，秦王興聞涼楊桓之賢，使人徵之。利鹿孤不敢留，使桓至秦。秦隴西伯頌德圍姑藏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計。呂超言於涼王呂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當卑辭降秦，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慮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請降於秦。頌德遣人奏知秦王興，興就表以呂隆爲涼州刺史，秦王興受其降，召頌德以兵還。頌德下令嚴整，秋毫無犯。祀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秦王准降，呂隆使呂超率騎多齎珍寶入秦朝見秦王姚興，拜舞畢，呈上寶物，具言請降之事。興大悅之，就拜呂超爲都督，不許還涼。乃使將軍伊詳帥一萬人入涼，東遷呂隆入長安，爲長樂公。涼王隆泣告詳曰：「吾欲守父兄之國，秦王何遷吾入長安也？」詳曰：「秦王惟恐足下在此，被外國寇攻，故使人朝爲官，免被人欺負也。」呂隆不得已，帶其家屬去長安。姚頌德使王尙爲涼州刺史，分兵與其戍守地。自與伊詳等整旅還京去訖，後涼自呂光至呂隆，凡十三載，至此而滅。却說涼州刺史王尙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荷等，禁止南臺，因而得罪。涼州別駕宗敞詣關上書，理王尙之無罪。後秦王興覽其疏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同里，乃西方之英雋也。」秦王興曰：「今有表理王尙，義獲佳，恐非敞之所作。」文祖曰：「宗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秦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如何，可似誰輩？」超答曰：「敞在西土時，文詞甚美，可仿魏之陳徐、晉之潘陸也。」秦王興

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生此才乎？」超曰：「臣以敵餘文比，未足稱多。琳瑯出於崑崙，明珠出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土，但當問其文彩何如耳。陛下不可以圖字格也。」秦王興大悅，宣宗敵入內，以爲尙書。而赦王尙之罪。因問宗敵曰：「今後涼王已降，朕遷之於長安，涼州無人鎮守，吾欲以將去，成羣臣之中卿，以何人可堪其任？」敵曰：「後涼近夷，久叛之地，難以制之。陛下羣臣皆有文武之才，宜留護京師，以聽調出士討，若去其守，則末別能全。」臣舉一人可署涼州，萬無一失。」秦王興曰：「卿舉何人？」敵曰：「南涼王秃髮傉檀，有英雄之志，涼人所畏，鮮卑賓服。陛下若詔拜其爲涼州刺史，與國去南涼，使其署之，則鮮卑不敢犯境，胡人來歸也。」秦王興從之，作詔即遣宗敵來樂都，拜傉檀爲涼州刺史。敵奉命至樂都，却說先是宗敵之父宗爰，與傉檀俱事呂光，以爰爲尙書郎，傉檀爲廣武內史。爰善風鑑，一見傉檀，因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雲凌。命世之傑，後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吾以子孫敵兄弟託君，久後休忘今日之言。」已死，呂隆降，秦宗敵乃歸。秦王姚興因上疏入朝，秦王興問戍守涼地之才，而有是命，來至樂都。次日入見傉檀，先呈上詔書，說署傉檀涼州刺史之事。傉檀大悅，因謂宗敵曰：「孤以常才，謬爲汝尊先君所見稱孤，孤每日自恐，有累大人明鏡之鑑。及秦家業爾，有壞君子不圖今日得見於卿，大慰吾平生之望也。」敵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祖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亦無以加也。今某奉秦王之命，請大王署涼州刺史，大王還肯聽乎？」傉檀曰：「如何不從？吾卽裝束，與卿同入涼州也。」因此傉檀辭兄利鹿孤，與尙書趙誕，奉王命至，來成樂都。自引羣臣入涼州。次日大會文武，宴於宜德堂。傉檀因仰視其堂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中都將孟禕進曰：「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歎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年，主有二王，惟作德可以安久，仁義何以永固。願大人勉之，萬代無窮也。」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時傉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秃髮傉檀，乃據涼州，并吞附近城堡，得兵數萬，乃統兵二萬，攻克顯美，執太守孟禕，而責其不早降。禕

曰：「韓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也？」儻釋而禮之，以爲左司馬。韓辭曰：「韓爲人守城，不能以保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有不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藏，死且不朽。」儻禮義而遣之。於是韓得全還，却說燕王慕容盛徵其父寶，以懦弱失國，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芥之隙，皆先事誅之，人不自保。初段夫后兄之子段璣，爲反者段登辭所累，及逃奔遼西，復還歸罪。盛赦之，使向公主，入直內殿。至是作亂，盛自帥左右戰，被璣所傷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慕容拔，以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而廢太子，迎慕容熙入宮卽位，改元光始，遣人以兵五千捕璣等夷其三族。

元顯議欲討桓玄

壬寅元興元年，燕光始二年，秦弘治四年，魏天興五年，南涼王秃髮儻、弘昌元年，正月，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以司馬刁都督八郡，鎮襄陽，遣將馮該比隘曰：「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能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明公也。而謂之不忠良，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看書大懼，張法順謂曰：「桓玄承籍是資，素有豪氣，旣併殷揚，兼有荆楚，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今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奸宄。」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桓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爲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於元顯，請爲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來京口，問於牢之，牢之謂法順曰：「桓玄兄弟新併殷揚，據晉土三分，得其二，其銳氣正盛，焉能克之？依吾見，是以爲難。」法順還曰：「觀牢之之言，將二於明公，可召入殺之不爾，敗人之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欲謀討桓玄。

桓玄陷建業篡位

次日，元顯奏安帝，下詔罪狀桓玄。安帝從之，以元顯爲總領大將軍，期討大都督，加

黃鉞。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鋒。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敗。」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而且桓玄有遺惠於荆土，而且子謙安可殺也。」言訖，奉安帝除詳，荆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却說桓玄，令人探訪虛實，聞知朝廷以元顯握兵，遣牢之等以兵前來，心中大疑。欲完保江陵，忽一人挺身上言曰：「明公英威震於遠近，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失物情，若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視之，其人乃長史下範之。玄聽其論，即從之。遂領大兵，復行至江陵縣。兩軍相遇，是時天晚，各自安營。至次日，兩下出兵相交，當時桓牢出兵交鋒，牢之亦挺槍相戰，兩馬相交，戰上十合，不分輸贏。兩下鼓譟，又戰約有五十餘合，牢之見勝不得，自回本陣。玄恐其詐，亦不來趕。由是兩下各自鳴金收軍屯扎，相距月餘。參軍劉裕勸牢之急擊之，牢之不許。桓玄歸營，謂衆將曰：「牢之勇猛，急不能破。」卜範之又曰：「主公可使人去說，令其人來降，則大事成矣。」桓玄曰：「然。」於是使桓信奉手書來見牢之，說：「將軍肯降，久後同享富貴，必不相忘。」至夜，劉牢之謂子敬宣曰：「道子昏闇，元顯淫凶，吾深慮也。桓玄之後，政亂伏始，不如因其招降，請和，吾退居別地，假桓玄之手，以殺二賊，吾然後乘隙，可以得志於天下。」敬宣曰：「兒恐桓玄威望既成，則難圖之。」牢之曰：「取之如反手，但平後，寧奈驃騎何？」於是牢之反遣子敬宣，詣玄營，請和。劉裕與何無忌二人，並固諫不從。由是劉裕退居廣陵，敬宣即行見桓玄，具說父令他來請和降之事。玄意猶豫，卜範之急點頭言曰：「可從之。」劉將軍既令公子前來請和，必無詐意，明公何可推乎？於是玄意遂決，排宴款待敬宣，許罷兵，約定旦日各自罷兵。至次日，高敬宣回營，宣去了，玄謂卜範之曰：「先生今從和，何年得定天下乎？」範之曰：「若不從和，劉牢之必奏朝廷，加兵嚴備，守住險要，吾等安能進兵，不如許之。」

暫其退兵，令其不備，然後以兵陰襲建康，必然克也。故兵法曰：「就計以和，攻其無備。」玄聽說大悅。過幾日，退兵三百餘里，牢之聞玄兵退，還兵亦屯會稽去了。玄大喜，謂範之曰：「不出先生之所料耳。」於是停住數月，又領兵十萬來攻建康。初，桓玄起兵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計。及過潯陰，見無兵甚喜。晉帝聞桓玄之兵復至，急下詔使齊王柔之以驄虞幡止之。被玄所殺。玄至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以羸兵與戰，敗走。譙王尚之舉自遣玄捕獲之。時劉牢之亦和玄至，素惡元顯，以慮功高不爲所容，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先參軍劉裕而請急擊之，牢之不許。自去，玄聞知使牢之族舅和穆牢之曰：「自古載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耶？今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不若幡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牢之從之，遂與玄復相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外甥也，與劉裕共來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收玄，如反復手掌乎？玄之後今我奈驕騎何？」遂使敬宣請玄會晤。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各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兵出討玄，聞玄已至新亭，元顯棄船退軍，二日復出。陳兵於宣揚門外，軍中相反，言玄已至南行。元顯遂急引兵欲還宮。玄乘勢遣人拔刀隨後追擊，大呼有警，當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被玄遣被事收縛獻之。元顯曰：「爲法順所誤耳。」玄既克建康，欲殺晉帝，乃聚衆謀士商議朝廷之事。卜範之進曰：「明公意在大位，臣以爲不可何也？蓋方鎮兵強而又民心附晉，豈可速也？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竟從。魏武祖挾漢獻帝，羣臣歸附。不如此入朝奉王，以從人望，大順也。重權公出，以服天下，大義也。不然，諸胡乘隙方鎮加兵，雖有孫武之策，未易守也。」玄猶豫。次日晉帝設朝，羣臣山呼奏知桓玄克建康，及起兵京城之事。帝乃大驚，卽與文武商議如何可保全社稷百姓無咎。文武上言曰：「臣見桓玄好爵之人，陛下可高坐議鑿，出聖旨，命使宣他進來，封他重爵，彼必不就。害陛下也。與戰則恐不利。」帝曰：「然。」於是卽出聖旨，使人去宣桓玄。玄得旨，猶豫不決，當卡範之進前密曰：「明公威震中外，誰不懼之？引大兵在此屯駐，入朝何傷？不如從旨。」

進觀晉帝，帝必以重爵封明公。明公乘此機會，總百揆，握朝權，挾天子而令天下，指日定矣，何必更疑乎？」玄聞言大喜，卽具朝服，隨使入朝，直入金殿之下，拜舞山呼萬歲已畢。奏曰：「臣起兵者爲陛下有獐頭鼠目之人，前後有狼心狗肺之徒，傷害朝綱，暴酷萬民，是以起兵來誅讒佞。必不敢有萌害陛下之心。陛下可高枕無憂也。」帝聞奏大悅，賜玄平身。桓玄自爲丞相，而總百揆。《書云》：「總於百揆。」蔡氏傳曰：「揆度也，百揆，庶政之官，惟唐虞行之，猶周冢宰也。」玄旣入京，稱詔戒嚴，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爲太尉，以兄弟愧偉爲荊州刺史，桓修爲徐兗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王謐爲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尙之庾楷，張法順十餘人，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驚曰：「如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子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告杭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附，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何得至耶？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無忌曰：「吾觀鎮北禍必不遠，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左以討玄。參軍劉裕曰：「事之不可來，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至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史各散走。牢之懼，擄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而死。卻說桓玄鎮丹徒，劉裕賢而勇略，隱遁於京口，乃使人資禮召請爲參軍，使人得令，卽去請劉裕。劉裕從請卽來見桓修，桓修聞至大喜，降階相迎，握手而笑，歡若平生。勝如舊識，以酒相待，飲至半酣，修起言曰：「聞君才名出衆，智識超羣，故命使請君爲參軍，君可同協心力，計劃軍機，以佐吾弟。太平之後，畫地封君。」劉裕答曰：「裕蒙明公錄用，安敢不効犬馬之勞？但恐有辜下問也。君有馳驅，必不辭行。」修又曰：「旦日吾親自與君去見吾弟，命其奏帝，再加封賞。」言訖席散。時劉裕來見故人孔靖曰：「桓玄篡形已見，吾欲從山陰起義討之，卿意如何？」靖曰：「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起義討之。」裕然之。卻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桓

玄初至，黜奸佞擢賢才，京師欣得兼得少安。既而玄又奢豪縱逸，且政令無常，朋黨互起，凌侮朝廷，裁損減其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

南涼僣檀秃髮立

卻說南涼王利鹿孤，在位三年而卒。羣臣奔涼州，立其弟秃髮檀為涼王，代領其衆。國號南涼，都於權都，改元弘昌元年。史說僣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

曰：「僣檀幹敏明識，非汝等輩也。」卻說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先與桓玄同志，齊名，素不相睦。及聞桓玄得志，恐不為其所容，乃棄官引家屬入長安來降。後秦王姚興與聞其來降，親臨東堂，命羣臣引進虔之。虔之入見，禮訖，秦王姚興因與閒話，而謂虔之曰：「桓玄雖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不如父焉，能辦成大事也。」虔之曰：「玄不如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將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適足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授之，陛下願速經略廓清吳楚。」秦王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農。次日，秦王興獨至逍遙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辦夏言，尋覽正經，多有乖繆，不與胡人相應。秦王興親與羅什及沙門僧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秦王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因此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傳新經，皆羅什所釋。秦王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却說孫恩自被劉裕之敗，復聚衆一萬來寇臨海。太守辛景以三兵擊敗之，恩勢窮，兵盡，及所西三吳男女，圖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自之海而系。其黨從之者以百數。世人謂之水仙，餘者數千人，復推恩妹塔廐循為王。循謀之曾孫也，神氣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沙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時桓玄欲撫安東土，乃遣人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盜不已。五月，秦王姚興大發諸軍十萬，使義陽公姚平等將兵以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平以兵攻魏，乾壁繼之。魏王珪聞知，即遣長孫把為前鋒，自將大軍五萬繼後以禦之。平使健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把帥一千逆擊，盡擒之。平乃退兵。珪追及於柴壁，平以軍馬入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之。將據天津橋，糧以餽平軍。魏博

士季先曰：「兵法上者爲敵所棲，下者爲敵所困；秦皆犯之，可使奇兵先據天津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軍士增重圍，內防平出，外防與入。當將軍安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同；姚興來從汾西，直臨柴壁，與此處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立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兵三萬爲浮梁，渡汾西，逆擊興於汾坑之南。興見有備，乃退走四十餘里，平不敢出，與屯汾西東柏材，從汾上流東平，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不得亂進。姚興精竭矢盡，晝夜突圍，領衆不得出。乃帥麾下大兵赴水，咸從沉死。其衆二萬餘人皆欲劍手，被魏人所拒，與力不能救，舉軍衝突。遣使求和於魏王珪，不許。乘勢進取蒲波，晉柔然謀反，魏王珪乃引兵還涼。癸卯二年，燕光始三年。秦弘治五年，魏天興六年是歲，涼亡。大三，小三，凡七僭國。却說桓玄聚衆朝士商議，欲廢銅錢，而用穀帛，射西關祭酒孔紉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資食，豈不以交易之道，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人制無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變者也。穀帛之室，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藏之用，此之爲弊，著於已試。故鍾繇曰：「巧爲之人競，溫穀之利，制簿相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之爲用錢，非圖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立以明穀帛之難用也。」桓玄又曰：「既錢不可易，可復用肉刑，以制嚴刑繼之。」又曰：「唐帝象刑，夏禹立辟，蓋浮簿既異，教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一言隨時也。夫三代風淳而事閒，故空蹈刑辟；近世俗巧而務殷，故勸憲刑典。若三王之叔世，必有踊賁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有仁惻之意，開自新之路，雖曰「稽古創制」，號稱「刑措」，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帝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耶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兵荒之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克，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辦，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

右趾代乘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天又所患，門逃爲先，屢叛不克，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成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且宜依舊，不可更改耳。」桓玄遂不悅，因怒還。第九月，殷仲文、卞範之二人勸玄早受禪，玄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直至殿前，謂主曰：「朝廷無玄一人，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今玄還位丞相，陛下何不知恩？」帝曰：「是朕之失。」卽命會册玄爲相國，總百姓，授封楚王，加九錫。玄大悅，號楚國，置丞相以下官。弟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稱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卽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南燕臣高雅之上表，請南燕王備德，請伐桓玄，言曰：「既未能廓清吳會，亦可以收江北之地。」韓餞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宜今日。失時不取，彼國有豪傑，誅玄更修德政，則無望矣。」備德囚命諸將，講武於城西，帥領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正欲起行。公卿皆以玄新得志，未可以圖，於是乃止。十一月，桓玄佯以表請歸藩，使人奏帝，作手詔止之，留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計求得臯直帝之，給其資帛，使其居山林，遣人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而用穀帛，及復肉刑，制開無定，卒無所施。性復貪鄙，時人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薄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帝勿從，玄自入言曰：「汝爲君不道，四海混亂，吾父子披堅執銳，百戰千傷，保其社稷，與汝享祚數十餘年，今吾年將老，汝何不發一言？」帝曰：「王欲朕位，何必勸怒容付與伊？」玄回怒，作喜曰：「陛下肯爲堯舜，吾卽退也。」遣司徒王謐禪帝位於玄，帝無奈，居永安宮，百官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卽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潯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地忽陷，當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陛下聖德深厚，地不能載，故如是耳。」桓玄大悅。玄既卽大位，臨朝聽訟，親問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情。有以蘇乞

者，時或恤之，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立桓溫神主於太廟，四時祀之。時卞範之謂玄曰：「宗廟之祭主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務伐王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察，以元聰明。或子若並宮，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奏答，不暇向紀綱，不仕奏案存積，不能知也。又性好游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益州刺史毛昫起兵傳檄郡縣，刻玄罪狀，兵屯白帝城。

劉裕起兵討桓玄

時桓玄聞謝景仁之名，乃宣見，謂文武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取，遂令景仁年三十而方爲著作郎耶？」因而言訖，以景仁爲中兵參軍。景仁謝恩，羣臣始散。却

說桓修聞玄卽位，乃同劉裕來建康。至次日入朝見玄，拜舞已畢。桓玄大喜，乃以修爲撫軍大將軍，劉裕爲中軍參軍，就命二人起兵東義。修裕二人謝恩出外，卽日起行。還京口起兵。修裕二人旣行，次日桓玄設朝，乃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豐骨不凡，蓋人傑也。朕錯用之以恩。」羣臣奏曰：「陛下龍眼不舛，劉裕叛心無有，陛下何思何慮也？」玄曰：「卿言亦是。」於是罷朝。玄乃退入後宮，見皇后劉氏，說及命劉裕東教之事。皇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吾前日在殿後，觀見劉裕朝鍾下，其人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後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以免後患也。」玄言曰：「吾方欲定中原，非彼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謀之耳。」后曰：「其言亦未可泄漏也。」却說劉裕與桓修至後路，入見修，以稟修還京口，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請將軍先行，容瘥來趕。修聞說言曰：「既如此，你可從船上來趕我。」言訖，乃卽先行。於是劉裕出外，乃與何無忌一同乘船回京口。意欲商議建興復之名，因謂無忌曰：「吾欲誅桓玄，迎晉帝，以安天下，君有何策可以教之？」無忌曰：「可陰結義士，託以游獵爲名，傳說受晉帝密詔討桓玄，待衆集計，先斬桓修，以起義軍，然後大驅衆士，天下推服，從爲我而殺玄也。」裕曰：「其計甚善，怎奈無人堪與吾共大事者。」無忌曰：「有一人與君同姓名，毅，乃是成沛人也，字熙樂，少有大志，因見桓玄篡位，常懷不平。若此人同舉義兵，則大事成矣。」見居京口。裕曰：「旣然如此，你可與其說知，令其同舉

義兵。『無忌曰：『可耳！』因是二人同舟，回至京口上岸，各自回室安歇。次日劉裕令人召何無忌，至謂曰：『昨日之謀極妙，宜速爲之。』君言京口劉毅勇而有謀，我欲令他同舉義兵，未知其人意下如何？你可往說之。令其招兵。』無忌曰：『吾即往說之。』言訖即行。來見劉毅，毅問何無忌出，門前迎入，及到草廳之上，各施禮畢，分賓主而坐，無忌佯爲歎歔，潛然出涕不已。劉毅問曰：『公何故淚耶？』無忌曰：『晉室不幸，罹桓玄之篡，吾乃晉臣，意欲興義兵討此跋扈，恨無人戮力相成，是以淚耳。』毅曰：『吾亦有不平之鳴。』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正患無英才之人耳，故感無人可爲盟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才也，吾推一人，未知合君意否？』毅曰：『你且莫說，待我說出一人，與公看相合否也。』無忌曰：『你且說甚人？』毅曰：『依我所見，惟有劉下坯，公意亦此人否也？』無忌鼓掌而笑，答曰：『吾主意亦是此人。』毅曰：『既我二人心合，你可說劉下坯，邀其同舉義兵。』無忌曰：『吾先去參說，你可隨後來同議。』言訖辭還，具以毅言告裕。裕乃大喜，即令無忌去請毅至，相見禮訖，二人定謀，聚合義徒一百餘人，以候大舉。甲辰三年，燕光始四年，秦弘治六年，魏天興元年，時有平昌孟永爲桓弘主簿，建康還家，裕住問之曰：『草野當有英雄起兵，討桓玄，卿願聞乎？』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請其同往見毅，無忌與其相會，於是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時道規爲桓弘參軍，裕曰：『毅召道規，昶其殺桓弘，據廣陵起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其殺刁逵，據歷陽起兵。』各自領兵去訖。無忌夜檄文起兵，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當劉鄩以百餘人託以游獵，與無忌合收徒衆得二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勅居前，徒衆從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遂出榜安民，無忌等共推裕爲盟主。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筦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穆之聞京口權謀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訊會，直視不信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爲禮，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

之曰：「倉猝之際，略當見無險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

劉裕大計破桓謙

時桓修手下司馬刁弘引文武佐吏數百人在城外屯扎。欲與桓修報仇。當劉裕命衆兵緊守四門，乃親自登城樓上，而謂司馬軍吏曰：「今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潯陽，我等受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何故助賊爲亂耶？」刁弘等老臣，信以爲實，乃邀衆退散去訖。是日孟昶因勸桓弘出獵，次日天尙未明，弘不覺使人開門出獵。早被劉毅劉道規等帥壯士數百人直入內堂斬之。因收其衆濟江。衆同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首里，移檄遠近響應。卻說桓玄設朝，文武出班山呼禮畢。羣臣奏曰：「劉裕與劉毅何無忌謀，反聚衆斬死桓修及弘，宜火速興兵去討。」玄聞弘與修死，垂淚不已。卽宣頓丘太守眞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領兵北拒義兵。又遣桓謙總之。三將受命欲行。玄謂謙曰：「賊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軍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兩日，求戰不得，自然散去，此策之上也。」謙辭卽行去了。游擊將軍何濟之奏曰：「前劉裕通謁小臣，小臣左右造說身光耀滿室，小臣怒其不爲人下，奏知陛下，陛下不以爲意。今日果爲患耳！臣觀劉裕聚烏台之衆，集蟻聚之兵，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也！」玄謂何濟之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足爲一世之雄。劉裕家無担石之儲，爲蒲一擲百萬，何無忌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爲無成。朕前之不料，今噬臍無及也。」言訖，悶悶入宮。羣臣罷朝，卻說劉裕爲盟主，以孟昶爲長史總後軍，劉穆之爲司馬。其時百姓願從者千餘人，充軍分作三隊起行。行至竹里，遣使移檄都下。三月戊午，兵至江乘，遇眞甫之兵到。劉裕乃親執大刀，大呼出陣，聲若巨雷。甫之一見，只是不敢交鋒，撥回馬便走。裕以身先拍馬追斬甫之。麾令三軍並進，將士無不苦戰。都皆以一當百，斬首數百級。追至羅落橋，方自鳴金收軍，屯於橋下。裕乃鳴鼓集衆，商議進京之計。忽流星馬報說：皇甫敷引大兵前來拒戰。當時劉穆之出謂曰：「不勞盟主親陣，小將願與一戰。」

裕乃許之。穆之卽出披挂，引部下兵出陣，與皇甫敷對敵。兩馬相交，雙戟並舉；二人戰上十餘合，穆之氣力不加，大敗走回本陣。被皇甫敷驟心馬追射一箭，正中後，翻身落馬，死於陣中。劉裕當在陣上一見大怒，坐下馬挺手中刀如飛殺出陣來。遇了皇甫敷就戰，未上十餘合，裕乃佯敗拖刀便走。敷只道是敗去趕，不曾隄防，被劉裕勒回坐下馬，舞起手中刀，望敷迎頭一砍，砍死皇甫敷於馬下。引兵殺進，殺得楚兵逃走無門。大隊兵至離京城二百里下寨。至次日裕乃升帳，號泣劉穆之情，勦三軍無不下淚。而又使人去尋穆之尸首，以棺木盛之，遷葬京口。初劉裕與穆之衆人欲建大業，有工相者請相裕與何無忌等，近當大貴。惟云穆之無相至此穆之戰死。裕知其事已驗，而深信之。卻說桓玄聞真甫之皇甫敷等皆死，軍馬已臨京城，心中大懼。乃遣桓謙以兵二萬屯於東陵口拒之。又使卞範之以兵二萬屯於覆舟山西待之。史說劉裕領義兵先詣升帳，聚衆畫策進兵。當衆將皆言曰：「今桓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吾所進者，只此二路。今敵占之，吾兵難以進也。不如退兵先取別郡，俟具無備，方可進也。」劉裕見說大怒：「吾非一功至此，豈可畏而去之？是無始終也！吾明日自有破範之及桓謙之策。」於之次日使何無忌守寨，尋土人引路，自乘小車於覆舟山僻去處，徧視地理。因嶺峻險，棄車乘輜，或自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是峭壁雜絕，樹林之間，止有一條小路。裕問土人是何地名，土人曰：「此乃覆舟山谷。」裕曰：「此乃天賜吾殺玄兵於此處也。」言訖，卽回本寨。喚孟昶監軍製油被一條，又喚何無忌至前，吩咐引兵一千，執皂白二旗，分作兩隊，以爲疑兵，屯於覆舟山東等處，使桓謙疑不敢進。又令孟昶監五百軍人將油被挂覆舟山對諸山谷。又令劉毅引兵三千挑戰，可佯敗，引桓謙至山谷，放火焚謙大軍。吾自領兵埋伏，待其兵過分截接戰，汝等諸將臨期，如令不得有誤。倘有漏洩，定按軍法。——衆將得令，各各依計，準備而行。計排已定。次日劉裕引兵三千前來誘敵，謙兵果至，二馬相遇，當時劉毅跑馬走出陣前，勒馬橫刀大罵：「桓謙逆賊，如何不降，拒我義兵？」桓謙亦出馬罵曰：「叛賊何敢罵吾？」言訖，持鎗便刺過來，劉毅舞

刀去迎，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人大戰，二十餘合。毅伴落荒而逃。謙乃揮兵追之，不三五里，追到覆舟山東，乃勒馬謂諸將曰：「前日敗兵回，誇劉裕用兵如神，所向無敵。今觀他之用兵，可見了也。似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羊與虎豹對也。汝等可催趕軍馬，星夜趕過山東平處下寨。是吾之志也。」言訖，又追數里。前軍來報山東兩下都有埋伏，衆不敢行。謙欲回兵，只聽背後喊起，鼓譟喧天，震動天地。後軍來報，後有劉裕領大隊兵殺出，桓謙慌忙傳令，令衆兵一齊殺過山東。令未及傳，望見山上樹木之中，一派火光罩地，俄而油被滿樹，見火就著，狂風大作，四面八方火光張天，燒近前來。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殺得屍橫遍野，血滿渠池。其時桓謙引了數十心腹軍人，冒火冲突，殺出而走，奔投西蜀去了。劉裕乃連夜引兵，身先士卒，并力死戰，無不以一當百，百戰百勝。呼聲震動天地，鼓噪之音，大震京邑。諸軍大潰。裕兵直至京城之下安營。卻說桓玄始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乃使殷仲文、具舟石頭城下待逃。當夜玄寐無憂，在宮閑行。急左右來說，謙軍敗死，目今劉裕兵至京城。玄乃大驚，卽引親隨數人，連夜開北門，輕船往南走，奔石頭城。裕聞玄走，至庚申日，乃引兵衆入建康，立留臺總帥百官商議奉迎乘輿。收桓玄宗族在建康者，盡剿誅滅命。劉毅調兵去追桓玄，毅得令以兵去了。又命尙書王琨、帥百官奉迎乘訓，亦起行去了。當時司徒王謐與衆議同推裕下揚州。固辭不肯肯受，乃以謐錄尙書事，領揚州刺史。裕自爲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兵，劉穆之爲堂邑太守，總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穆之倉兵立定，無不允愜。裕託以心腹，動止諮焉。穆之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傑凌縱，小民窮困，重以司馬元顯致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政，而科條煩密，衆莫之從。其時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間，風俗頓改爲美也。初王謐爲桓玄佐，命元臣手解璽綬，以授玄。及玄敗，衆議宜誅，裕特保全之。劉毅嘗於朝會，問謐：「綬所在？」王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劉裕遣人追還復位。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敢發。刁逵竊知，乃執之檻車送桓玄，未至而玄敗，送人遂破檻車放出長民，還

取曆陽刁遠，乃棄城走。其部下將執刁遠以送劉裕，斬於石頭城，子姪皆死。裕初名位微薄，輕狡無行，士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賞之。謂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劉裕嘗與刁遠三蒲，不時輸直與遠，被遠縛於柳下。王謐責刁遠而代裕償，由是裕憾遠而德謐。劉裕既克建康，思昔劉牢之之恩，乃使人往洛陽，召其子劉敬宣入用。使人去了。先是敬宣知桓玄至京師，恐不容己，乃奔走洛陽。敬宣素明天文，見景象彗出，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嘗以告所親。又嘗夢與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常復本土乎？」是日恰好使者至，說劉裕有召，卽乃馳還京師。入見劉裕，裕乃大喜，以其爲武岡縣侯，因問敬宣曰：「吾與劉毅共復晉室，汝看吾與劉毅誰傑誰先？」敬宣曰：「明公天資英邁，賞罰嚴明，仁德兼著，不世之有毅公何能及焉！况劉毅外寬內忌，自伐而滿，若一旦遭遇，當以凌上取禍，非可與明公爲並。」劉裕默然大悅之。

桓玄挾帝走江陵

卻說桓玄走至石頭城，開後軍來趕，恐將士不復用命，乃領衆走入溇陽，劫晉帝。是時玄腰帶寶劍，手提鐵鞭，謂帝曰：「今劉裕謀叛，欲來擒陛下，陛下可急從吾走避。」玄曰：「可速上馬偕行。」於是帝引宮妃等衆從之而行。時劉毅見玄走江陵，聚集諸將商議進兵去追。桓玄因上言曰：「諸桓世居西楚，郡下皆爲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不可追趕。且宜頓兵以計策謀之耳。」何無忌曰：「今出師以來，十攻十破，百戰百勝，欲擒桓玄逆賊，宜於速追，何自阻慢軍心？」又曰：「今之大勝而追，猶如破竹之勢，數節以下，迎刃而解，諸君不去，吾自追趕。」言訖，獨自引部下之兵去追。將至江陵，桓玄見後有追兵，急使桓振帥軍回馬拒戰。無忌與桓振交鋒大戰，未上二十餘合，無忌大敗走回。來見劉毅，劉道規言及失利一事。道規曰：「桓玄今去不遠，可驅大隊軍馬連夜去追。」無忌曰：「止隔三日程途。」道規曰：「既然如此，星夜去追。」於是道規劉毅及何無忌總帥三軍，星夜趕來。卻說桓玄既挾天子，走至江陵，及入江陵，見城池崩壞，恐不能守，復挾天子覓船登舟，浮江東

下。遇着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引兵追至，大叫：「留下晉天子還我。」及罵：「桓玄無義之賊！何敢謀劫聖駕？」桓玄大怒，自出交戰，未至二十餘合，桓玄大敗，走下五十餘里。桓玄計遣庾雅祖、何濟之等，乘其舟仗旗幟，以拒裕等。自挾帝連夜走守益口。濟之依從其計，何無忌、劉道規等，帥兵共有七千七百人，連晝帶夜追至桑落洲。濟之等所乘舟幟，與玄無二。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恐我耳。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舟士戰以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攻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宜速攻之，破賊必矣。」衆軍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擒何濟之，諸軍何不早降？」賊軍驚憂，追軍亦以爲然。乘勢破之，人衆皆各走了。遂進益口，進探潯陽城，使奉送宗廟神主還京師。

馮遷抽刀誅桓玄

卻說劉毅何無忌劉道規，既破益口，帥衆自潯陽西追，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而玄戰士數萬。毅憚之曰：「玄戰士還有五六里，吾衆不滿九千人，何以爲敵？不如暫退。」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爲所乘。雖至潯陽，豈能自固？夫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舟子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鬥志。毅等乘風縱火，盡爭先與玄交戰。玄衆大潰而走。玄復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宮於巴陵。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之懿旨，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垂沮，乃與心腹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去了。荊州別駕王康產見玄走了，奉帝入南郡府舍居住，乃自奔走出離南郡。卻說益州刺史毛據，因弟毛璉死，乃使從孫毛祐之與參軍費恬謂祐之曰：「聞君令兄修之爲桓玄屯騎校尉，今桓玄與劉毅交戰不利，走南郡，必從此過。吾料桓玄不復再興，不可迎玄，說之入蜀，請君令兄修之回益州同守故邑，以圖大事。君意如何？」祐之曰：「公策正合我意。」言訖，二人前來至玄舟船接玄，玄乃大喜，遂問二人姓名。二人未及答應，當屯軍校尉毛修之進前認得二人是其弟及參軍，急道曰：「此二人一是小將舍弟祐之，一是家叔參軍費恬。聞大王至，故來接耳。」桓玄聽畢，以二人爲將而問曰：「吾欲去漢中，避兵災，以圖興復，汝倆有何計策可以教也？」祐之費恬欲說

修之回益州，乃進言曰：「陛下欲圖興復，不如往蜀。蜀外有崇山之固，內有磐石之靠，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足可以拒劉裕之兵也。」修之亦說曰：「蜀地乃興王之所，昔漢帝亦從此起興，陛下可速行！」玄聽其說，自可與衆同行。行至益州界首，祐之費恬密與修之言曰：「我二人迎玄者，爲脫公也。今桓玄地失兵潰，不久必亡。我三人莫若引部下之兵，走回益州，別圖大事。倘若延遲，則禍至無日矣！」修之曰：「吾有此意久矣，今已至此，安敢不逃乎？」言罷，三人各引部下兵，連夜走回益州，去見毛據。及至次日，衆軍報知桓玄，玄乃大驚悶悶不悅，卻說益州督護將軍馮遷，見玄敗，禍延及己，乃引部下之兵，入營抽刀而前，欲殺桓玄。玄急忙拔頭上玉簪與之遷不受。玄曰：「汝乃何人耶？敢殺天子？」遷應之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玄年三十六，自篡逆至敗時，止八月耳。於是馮遷割桓玄之首，令人傳至建業。見劉裕大喜，賞賜來人，傳令將首級以示四門。是時尚書王琰聞玄刦天子在江陵，乃帥百官至江陵，復立晉帝於江陵。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歸。玄死一句，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聞玄死，乃復出聚衆數萬，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見帝與百官在殿，意欲行弑。桓謙曰：「劉裕之亂，豈帝所爲？若殺之，吾何所容？不若禁之。」乃拜而欲出。爲玄舉哀，追諡桓玄。帥羣臣奉璽綬於帝，待御左右皆振腹心。謙振聞無忌道規等兵復至，乃帥衆出拒。何無忌劉道規二人進兵來攻，謙振爲馬頭兩下交鋒，謙兵驚潰，被無忌大破之。無忌又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下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交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策糜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自以兵出迎戰於瀘溪。無忌等衆敗，退還潯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雖敗退，猶賴劉敬宣以復振。遂進克至夏口。桓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衆合萬餘，水陸相援，毅等與無忌分兵夜擊，悉攻破之。生擒山圖仙客，馮該帥殘兵奔走石頭城去訖。

晉帝乘輿返建康

乙巳義熙元年，燕光始二年，秦弘治三年，魏天錫二年，南燕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來襲襄陽，桓蔚大懼，奔走江陵，劉毅等大軍至馬頭，桓振恐不能守，又挾帝出屯江津，遣使見劉毅，願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還京，毅等不許，宗之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自引兵五千與宗之戰，大破之，宗之走還，而毅等亦以兵乘振出，破試於豫章口，謙聞知，棄城走，毅等大軍進入江陵，執下範之等斬之，振以兵還，知城已失陷，其衆皆潰，乃逃涪州，朝廷計下，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所領，大赦改元，原桓氏不允，以桓沖躋忠王室，特宥其孫膺，徒新安，以宗之爲雍州刺史，毛據爲征西將軍，統梁益等軍，以弟瑾爲梁州刺史，環爲甯州刺史，獨桓氏及何濟之等不赦，桓謙濟之皆奔降秦，二月留臺百官，備轡謁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二人握兵屯夏口，以備諸桓，使何無忌保帝東還，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尙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瑯琊王德文爲大司馬，武受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君事，加裕尙書事，裕固辭不陵，而請歸藩鎮。

劉裕遺盧循續命湯

初劉毅未遂大志時，嘗爲劉敬宣部下參軍，時人咸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矜人，若一旦遭遇，必當以凌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今毅心懷前言，及敬宣爲江州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爲過優，聞爲江州，尤爲駭異。」敬宣竊知不自安，使人去裕處請解職，裕乃召還爲宣城內史，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聞盧循爲亂，以百官議品爵招安，於是乃遣人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舉相，因此二人皆降循受命，遣使貢獻，因使人遣劉裕「益智機。」裕乃笑曰：「彼謂我無能也！」亦使人報以「續命湯。」循亦疑未究，循初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遺隱之還京，循乃不從，長京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耶？但以一境不容二君。」

耳！循始悟，遣之還京。初益州刺史毛據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毛環守外水，參軍譙縱出內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爲主。毛據聞變，奔回城部，遣兵出之不克，營戶反開城門，納縱殺據及環，滅其家。縱遂自稱成都王。於是蜀人討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慕容超立爲燕王

八月，南燕王慕容德俄而寢疾卒，諸臣舉哀，殯殮挂孝訖。後以太子慕容超嗣燕王大位，改元太上元年。超既卽大位，以慕容鍾錄尙書令，以封孚爲太尉，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內參政事。當樓密奏燕王超曰：「慕容鍾段宏二人素爲民仰，士歸不可使其內執國政，倘有異變，難以制之。宜出之外，免爲內患。」燕王超然之。次日改以慕容鍾爲青州牧，以段宏爲徐州刺史。時太尉封孚練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慕容鍾乃國之宗臣，段宏國之外戚也。正宜參贊百揆，不宜使鎮方外。」燕王超不從，因此鍾宏二人俱有不平之色，只得赴任。因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當被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初慕容超自長安來至梁州，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尙書稅壽見超，因謂法曰：「向以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苛，王林皆寶也。」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恨之。至是卽位，亦以法號之，卻鎮。當是時，法來見慕容鍾會段宏，起兵謀反，據城池，積草屯糧，不用朝命。是時尙書都令史王僕侯士五樓得遷爲尙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士五樓。」晉義熙二年，燕王慕容熙皇后苻氏身死，燕王熙悲號踴躍，若喪考妣，大殮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官於宮內哭，密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者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衆臣大懼，莫不含辛，以爲淚淋。明日欲行苻氏喪，前掖將軍慕容雲與幸人李細曰：「今主上無道，殺戮大臣，來日行喪，必然自送。你可領勇士百人，於道殺之，以免吾患。」細從其言，次日行苻氏喪，百官皆送。燕王熙亦自送殯，至中道，被慕容雲叫出李細，引勇士殺之。熙在位六平，自垂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到此而滅。是時雲入自立，卽其大位，加封大臣，以李細爲和龍長史。李細恨云：「不以彼執朝政。」復以兵殺

慕容雲於前殿。

馮跋即位於昌黎

史說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乃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先慕容寶僭位，署跋爲中衛將軍，及慕容超即位，欲誅跋，以兄弟俱亡，逃在外。時慕容雲既被細殺，國內無主，文武潰散。時馮跋在昌黎，諸將推以爲主，於是迎跋。跋始卽大位，不改國號，仍國號燕。改元太平元年。以弟素弗爲錄尚書事，總督內外諸軍事。史說馮素弗，乃馮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朱之奇、南宮人，令成漢豪俠有大名，素弗爲成漢入，座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遷求馳騎，不知近在東隣，何故遇子之晚也？」因此當世之士，莫不歸之。至此馮跋僭位，以爲幸，輔馮跋既僭大位，意在近桑，乃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北上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千根。」時地震，寢宮崩壞。燕王跋卽問太史令關尚曰：「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主何吉凶？」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遷，震有左右。昨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燕王跋曰：「吾慮此也。」九月，西涼公嵩與長史張邈謀，乃徙都於酒泉，以逼沮渠。蒙遜奮手，令其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妍覈真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憶不信，加聲色，務農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仇，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向不容壞，有所損益，計農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於爲人也。」諸子從之。丙午二年，燕光始八年，秦弘治八年，魏天錫三年，初南涼僭檀伐珪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於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僞檀爲涼州刺史，命鎮姑藏。徵王尙還涼州，士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尙鎮姑臧，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僻遠，仗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何以我等賈馬羊乎？若軍國需馬，直煩尙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夕可辦也。若漢武帝領天下資力，開拓地面，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而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虐，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飲食之憂耳。」興悔之。

使人馳止尙莫回。時儂之軍至五潤，王尙未離。儂託別駕宗敞勸王尙行焉。當別駕宗敞打發王尙上道，南家辭儂去，同尙還長安。儂謂曰：「吾得涼州三千餘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而已。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君回，與大王解紛，正所以忠於殿下也。」儂問以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因薦本州民士十餘人。儂嘉納之。儂宴於宣政堂，仰視嘆曰：「古人有云，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儂善之。儂雖受命於秦，然其服用禮儀一如王者。

勃勃封屍髑髏臺

三年，秦弘始九年，魏天錫四年，燕王高雲弘始元年，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一，南涼、北涼、勿燕、西涼、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僭國。卻說赫

連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兵論大事，龍遇踰於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可近，近則噬人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興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言訖，乃以爲將軍，使助沒弈于於鎮高平，伺魏閒隙。在固爭曰：「勃勃乃貪猾不仁，輕爲去就，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會魏主珪歸所虜秦將於秦，興歸賀狄干以報之，勃勃大怒，遂謀叛秦。突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不數，殺奔干而并其衆。自爲夏后氏之苗裔，補大夏天王，置百官。卻說勃勃本姓王，衛辰之子，改姓赫連，是匈奴右賢王鮮卑之役，利蒲之族也。被魏所滅，降秦而叛，自爲天王也。時夏王勃勃共破三都以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之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承姚名生等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定先固其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饒次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殺，嗣子間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乃嘆曰：「吾不用黃貌之言，以至於此。」而勃勃

求婚於南涼，侮檀不許，勃勃大怒，帥騎三萬，擊破侮檀。侮檀敗走，名臣武將死者十有六七。勃勃使人搬積其屍而封之，號曰「獨體臺」。云是辱侮檀也。卻說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於秦，求母與妻還之。秦王與謂愷曰：「昔苻氏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若送伎，即送還其母妻，乃可得也。」愷以是言還燕報於超，超與羣臣議。殷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但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而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顧惜虛名，不爲之屈乎？」於是超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於秦。秦使章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封，暉曰：「燕七聖重光，奈何我且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覆言。」遂北面受詔。又使華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與乃還超之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於是超得母還國而養之。

穆之勸裕刺揚州

戊申四年，秦弘治十年，魏天錫五年，南涼嘉平元年正月，晉帝設朝文武將，俱各五鼓侵朝，身披朝服，手執牙笏，齎上金鑿殿，各拜舞山呼萬歲。近臣奏司徒揚州刺史王謐，無人輔政。晉帝命羣臣議任誰人。時左僕射孟昶出朝堂謂衆臣曰：「聖上面命我等舉賢輔政，此事必須問劉裕、劉毅二人，然後可行。」衆臣皆曰：「然。」於是遣尙書右丞皮沈來丹徒，與劉裕、劉毅二人商議。皮沈問劉毅、毅曰：「旣揚州刺史王謐薨，卿可回朝疏主上，可使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劉裕先曾固辭，不肯任揚州，可使鎮丹徒，領州以內事，何必再議耳？」皮沈曰：「明公所議者然。」沈辭毅出。又來問劉裕，劉裕未曾出堂，只見劉穆之在內。皮沈曰：「王謐已死，經上命衆臣議立一人，以代謐職，輔朝政。我先問劉毅，劉毅所舉謝混可鎮，以劉公鎮丹徒，領州內事，故又來問劉公何如？」穆之即曰：「劉公未出，君可暫停少刻，待我如廁，出請相見，計議必成。」皮沈在外停立，穆之馳入內，謂裕曰：「今朝廷使皮沈與劉毅與公議事，其語不可從之。」言訖，穆之即出。同皮沈入見劉裕，相見已畢，裕使沈坐談。皮沈曰：「揚州刺史王謐已死，聖上命羣臣所議，舉一人代

之以輔朝政。沈先諂劉毅公，劉毅公議以中領軍謝混代之，以明公鎮丹徒，領揚州內事。沈不敢自擅，敬參問焉。裕曰：「卿宜暫退驛中安置，待三思商議回音。」與卿還京。」沈卽外出，裕召穆之入問曰：「此事何如？」穆之曰：「公今豈得居此？遂爲守藩之將，雖劉毅孟昶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業，此乃一時相推，故以明公爲盟主，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主權宜，今若復他授，使應受制事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明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畏疑，同使入朝，共議衆見公至京邑，朝廷必不敢越公，更授他人耳！」裕曰：「卿乃吾之荀彧也。」於是出堂，召皮沈謂曰：「百里縣宰，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何況一州乎？吾自入朝同議，推一能者代之。」因此劉裕與皮沈入京師。次日入朝堂，聚集文武商議。衆羣臣見裕自詣，乃不敢別議。因上言曰：「揚州重鎮，明公若不自領，誰人敢當？明公可自領之。」裕曰：「汝大臣命孤，吾自愛焉。」因是入朝。卻說晉帝聞劉裕入朝，命大臣召劉裕入見。當大臣出引劉裕至金階，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半身，宣裕上殿。問言畢，劉裕奏曰：「臣託陛下洪威義軍之力，幸滅桓玄，得迎乘輿，伏望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爲重，則天下幸甚矣！」帝曰：「朕之社稷，賴卿再造，今卿回朝，宜輔國政。」衆臣奏曰：「今劉裕功蓋天下，忠聞九州，揚州之任不可付人，宜授與裕帶領。」帝曰：「衆卿所議，正合朕心。」於是帝以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帶領揚州刺史。劉裕謝恩出朝，復還丹徒京口，與穆之同議國事。四月，南燕王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佞奸，誅戮忠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黜公孫五樓等，俄復用之。卻說秦王興以僞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乃使章宗往觀之。宗至僞檀，與宗論當世之大略，縱橫無敵。宗退而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與必讀書，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辭歸言於興曰：「涼川雖敵僞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對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凌人者易。」

敗，戒慎者難攻。儻之所以敗於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恐懼以求全，竊觀羣臣才略，無儻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與乃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姚弼爲將軍，殲成步老三萬，襲儻。又使僕射齊難帥騎兵三萬討勃。弼長驅至姑臧，儻嬰城固守。見弼兵懈怠，夜以奇兵大破之。弼敢殘兵退屯百里之外，儻又計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弼兵糧盡，殲成縱兵擄掠破之。勃聞秦兵且至，計排伏兵於左林山谷，自引衆退保河曲。齊難不知，遂縱兵野掠，潛師襲難擒之，及獲其將士萬三千餘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者，萬數。勃皆置守宰而撫之。秦兵敗還，秦主興始悔不聽宗章之言耳。

劉裕抗表伐南燕

己酉五年，秦弘始十一年，魏太宗拓拔嗣父興元年，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二，南涼、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六，新小國一，足九僭國。正月，南燕王超正旦朝會羣臣，嘆太樂不備。超曰：「孤每恨朝會缺此樂音，吾與卿等大臣商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職冀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鄰國，以廣仇敵，可乎？」超曰：「吾志已定，不與卿言。」遂使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人，教之以樂。五樓等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內外無不憚之。五月，太尉劉裕聞南燕王慕容超大掠宿豫男女二千餘人，乃大怒，將欲伐燕。朝廷不許。當劉裕抗表要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謝裕滅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之於裕，裕語悅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史說王鎮惡北海人也，祖王猛，仕苻堅，仕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此兒非常，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取名爲鎮惡。年十三，有大志，而苻氏敗，寓食淹池李方家。方善遇之，鎮惡謂方曰：「若英雄遇主，要取萬戶侯，宜當相厚報耳。」至是，劉裕召爲參軍，果應其言矣。四月，裕以劉毅鎮姑熟，自領衆欲行。當毅聞知，固止之曰：「昔苻堅侵境，謝太傅猶

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公既受輔朝政，豈可遠離？宜委別將討之！劉裕猶豫，當謝景仁獨上言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正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內，修覆國寢可也。豈有縱敵宜忌者哉？」裕曰：「然！」於是引軍速行。史說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而素讓，以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關劉裕聚兵討慕容超，以弟王球前來投伍，劉裕因謂曰：「卿並齊梁世德，乃能屈之於戎旅耶？」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耳！」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也。」裕大悅，以爲鎮西長史。裕帥舟師，自淮入泗，軍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當王鎮惡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劉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近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固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言訖，明日出行。

劉裕入峴虜在掌

卻說南燕王超，聞劉裕帥軍來討，急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上言曰：「晉兵輕固，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除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之勢，以地道言之，彼遠卒疲敝，勢不能持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出峴，以精騎擊之，何憂不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兵騎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如不勝，猶可退守，不可使敵入峴，自棄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背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遣公孫五樓並段暉帥步騎五萬，出屯臨朐，以拒五樓奉命以兵屯於臨朐。劉裕大軍至峴，將士猶豫，皆不敢入。裕身先催軍前進，及入，需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諸將言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喜而謂諸將曰：「師已

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吾何不喜？」左右曰：「國公神料也！」言訖，前兵至東莞。

燕王以兵拒劉裕

六月，超聞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胸，聞晉兵入峴，超自將步騎四萬，前去接應。點羸弱卒守廣固，自選精兵前來。先使人與廣寧王賀刺盧。五樓曰：「卿戮力據臨胸，臨胸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卿宜自據上流，休被晉人占之。」五樓聞言，即出選精兵五萬，與賀刺盧來占臨胸，拒蔑水之北。至而爲龍驤將軍孟苻先至所保。五樓乃退。晉劉裕領大軍行抵至臨胸，傳令軍中分軍四十餘萬，出兵方軌徐行。車張憲，御者執矛，以騎爲遊軍。軍令嚴肅。將及近城，五樓帥兵占住要路。劉裕卽命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隣等出陣。二將領命，劉裕卽便令中軍金鼓旂下，發三通，招將台上。紅旂招颯，二將從門旗下飛馬出陣。兩軍一齊吶喊，二將兜住戰馬，橫刀厲聲大叫：「無禮羌賊，背逆狂徒，天兵到此，尙不投降，直待骨肉爲泥，悔之何及！」燕兵陣中先鋒段暉拍馬出陣，不打話，舞狼牙棒，直取劉藩，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一得隴頭使棍便打，一個繞頭將刀去砍。一來一往，一番一覆，四條臂膊交加，八隻馬蹄撥亂，鬥到二十餘合。劉藩便賣個破綻，放段暉打將入來，卻躲個空，手起刀落，連盔帶頂，正中天靈，段暉翻身落馬而死。門旂影裏，劉道隣見劉藩得了頭功，就馬上尋思，燕兵已然挫動銳氣，不就這裏殺將過去，捉了五樓，更待何時？乃大叫一聲，如陣中起個霹靂，兩手橫撚一枝鎗，縱坐下馬一拍，直沖過來。攻五樓。五樓一見輸了段暉，陣走入大陣，崩陷，撈回馬，望後軍便走。餘軍皆潰，被劉裕引全軍大刀闊斧，殺得燕兵大敗。星稀雲散，八斷七續。軍士拋金棄鼓，撇戟丟戈，覓子尋親，呼兄喚弟，折了萬餘人馬，退下五十里外扎住。裕乃傳令鳴金收軍，各自獻功請賞，話不敘煩。卻說慕容超引兵與裕戰，聞前軍五樓大敗，乃勒兵屯臨胸城守，堅守不出。兩軍一連拒住三月，超兵亦不出。是日劉裕又集諸將商議計策。時劉裕深慮盧循乘虛又犯建康，意欲速戰而還。因此遂問諸將。時參軍胡

潘進計曰：『賊屯軍臨胸城外，留守必寡；爲今之計，可密使人，以兵抄小路取臨胸，而斬其旂幟，此韓信所以克楚也。』劉裕曰：『卿計可矣。』於是裕乃遣檀韶、潘潛，以輕兵五千，抄陰徑去攻臨胸。韶、潛二人領計，卽行。星夜至臨胸城，城中兵少，果無備，被韶、潛等攻陷，盡斬其所戍旗卒。城上皆立晉幟。次早，南燕王慕容超聞知大驚，急領衆走還保廣固去訖。

劉裕以兵攻廣固

劉裕始令鳴金收軍入城，安屯犒賞諸軍。裕既用參軍胡藩計，克臨胸，卽分兵安守其城。忙傳令乘勝，連日帶夜，趕捉燕王超。時諸將得令，不敢停留，各自引兵卽行。行至廣固，前部部將景子趕着慕容超，超見追兵至，忙慌收軍入廣固。未及，景子躍馬持刀，當先殺入。將士見其身先諸部，齊心皆殺入廣固。燕王見晉兵混入，不敢久守，領兵開西門，引家小走保小城去了。因此劉裕後軍殺入，得屯廣固六城，賞勞諸將。卻說燕王超，領諸將五樓，同走入廣固小城。五樓計令諸將，設長圍守之。裕既克廣固大城，乃傳令諸軍來攻小城。諸將得令，各引兵前抵小城。兵已近城下，裕令三軍繞城，皆築土山，掘地重以攻之。五樓備令堅守甚嚴，東門守將馬禮貪酒，有誤巡哨。五樓發怒，拏下脊杖四十。馬禮恨之，開門投降劉裕。裕問攻城之策，馬禮曰：『西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燒地，可可拔也。』裕交馬禮引五百壯兵，連夜掘地道而入。五樓至夜上城，點視軍馬，不見馬禮，是夜又見突角門上，城外無燈火。五樓曰：『馬禮必然恨吾而降，晉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連石擊炎中冊門。門閉，馬禮及五百壯兵皆死於其內。裕因此折了這五百兵，乃罷地道之計，只是繞城圍之。堅守相拒七月。超見城內糧少，與五樓商議計策退之。五樓曰：『大王憂兵少糧乏，懼晉兵帥乘而來，久則成不敵之勢，其理然也。臣聞姚興部下，有雄兵百萬，猛將千員，依臣愚見，可專人備禮求救於秦王姚興，姚興必先攻臨胸，劉裕開細，必還救之。大王引兵追之，兩下夾攻，裕可擒矣。』超曰：『其計甚善。』王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督六師，奔敗而還，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尙有百萬，

宜悉出金帛以餌之，再決一死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當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相救乎？」超從之，遣張綱去秦國。張綱聞言，忙出領命，然欣肯往。超備禮修書，又與綱使一千兵，連夜送綱殺出重圍，使來西羌。見姚興敍禮畢，將書呈上。興披書讀訖，即回書與張綱歸去，說他後勁兵來。綱去了，興即召諸將集議其事。當部將李榮上言曰：「今燕主被晉兵攻擊太急，不得已使張尙書來求救於我，將兵雖勇，未可遠離，只可守着自己城池。不如遣使往裕處，虛聲張言，說我將兵十萬，涉淮出屯洛陽。晉兵不退，長驅而進矣。裕聞知，必勒兵而還，可退晉兵，亦保燕地無危。」興聞說，即使人往裕處虛張說。秦王以兵十萬，出屯洛陽，將下江南，使人去了。卻說燕之使臣張綱，得秦王姚興回書，即忙還燕。行至秦山路上，撞見一簇人馬，擁着一個官人，乃是秦山太守申宣。綱於狹路無處回避，只得迎立。被申宣覷見面生，喚左右盤問。綱戰慄回答不來，被左右搜身上，搜出一封回信，送與申宣。申宣開讀，始知是燕王超求救於姚興。申宣不問情由，令軍人將綱解來廣固，見劉裕。裕大喜曰：「吾思綱久矣，今幸得見。」卻令人誘其投降。綱無奈，只得請降。於是裕大笑，慌忙喝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握手請起同立。便言：「適來左右不識尙書言語，冒瀆威容，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尙書，乃世之真大丈夫也！」言訖，令手下便進酒壓驚。以上賓禮待之。因謂綱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卿有王佐之才，何事僞燕耶？」綱答曰：「生當其土，不得不爲其用耳。」於是張綱乃感其恩義，安其無有異志。時劉裕請問取城之策。綱曰：「小臣深蒙厚愛，無可以報，願施犬馬之勞，奪取此城，少酬萬一。」劉裕拱手稱謝：「以求取城之策，還是如何？」劉裕敬綱，因有巧思妙策，諸人不及。先是裕每修攻城之具，攻廣固小城，皆被綱用計破之，不能攻取。及晉軍攻城，城上燕兵皆笑曰：「汝不用張綱，何能爲也？」今綱被捉來，降如何不敬之也。當綱獻計曰：「其城雖固，可命匠造飛樓車，懸雲梯車上，施幔木板，即以造定，遮護伏兵於內，推至城下，以箭射守城軍人，令壯兵從雲梯上去，必得城也。」裕聽罷稱讚不已，即令綱領軍近

造車未及完備，推至城下示之。城上軍民莫不失色。是日爲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者，日以千數。裕皆安撫慰之。卻讞慕容超知張綱業已被虜，乃商議遣人詣劉裕營中，求釋藩臣。劉大覘爲界，獻馬千匹，永不敢侵。裕不許。超愈大驚。時姚興使人來見劉裕，說晉兵不退，秦王以兵十萬出屯洛陽，欲下江南。劉裕與使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令其速來耳。」使人去了，當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言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光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真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使命逆說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光見伐燕，方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劉穆之默然。於是相拒至十月，城未下。會劉毅使上黨太守趙恢，五千人來救援，卽令別屯持之。十二月丁亥，晉兵添十倍，軍士併力攻城。燕王因城中困極，宰馬而食，軍士飢倒不能把守。

立文獻計塞五龍

南燕王慕容超自與所幸魏夫人上登天門，觀晉兵虛實。羣臣皆隨城邊，燕王超見晉王師之氣，心有憂色。而魏夫人握燕王超之手，涕淚交流。燕王超起視對泣。於參軍韓諱因諫曰：「今陛下遭百逆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乃拭目謝之曰：「帝王興廢，何代無之？惟恨在我，罹此艱險，故發悲耳。卿等盡忠，退得晉兵，高官任選，朕不負伊！」諱曰：「劉裕孤軍懸久，目下雖銳，必自衰。宜固此城，待其衰而後出，必能破之也。」燕王超從之，詔命六師緊守城池，並不出戰。時劉裕大會諸將，商議攻城之策。當中將軍立文上言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淹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有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慕容恪之圍段龔，亦如之，而龔亦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明公可塞之，則城中必有降者。若攻恐難拔也。」裕從之，卽使一軍担泥運土，填塞五龍口。城中士民界女，患相脚疾，弱病重者大半。因此城中士民，相繼出降。

裕以往亡獲燕王

南燕城外，聞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尚書悅壽謂超曰：「今軍士凋卒，絕望外援，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嘆曰：「廢與命也，吾甯伏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乘攻城，諸將曰：「今日『往亡』不利出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催軍人四面攻之。當南燕尚書悅壽素聞張綱降晉密寫獻門之書，繫在箭上射下。城東軍士拾見張綱，綱將書見裕，裕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一城老小軍民降者免死，羣盜又使於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克。

盧循以兵寇建康

卻說劉裕北伐南燕，時徐道復勸盧循乘虛打入建康。循弗聽曰：「劉裕既伐燕地，以待天時。外結英豪，內修農事，選精銳之兵，乘虛而進，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我不勞而彼困憊，未及三年，可坐而取勝也。今捨妙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時，恐不如意，悔之無及。」道復又曰：「將軍久住嶺外，豈將此傳之子孫耶？正與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時領軍士攻擊，何劉之徒，如反掌之易耳！不乘此機，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玉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糧葉，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循乃從之。初徐道復計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卽賤賣，居人爭市之。至是悉自取之以裝艦，旬日辦成。循從道復之計，分兵三隊攻廬陵、南康、古章三郡。郡守因裕抽兵北伐，無兵伐，懼皆奔逃。被循所占，循既得三郡，徐道復又謂循曰：「今雖連得三郡，皆是衝要之處，若江陵、劉道規來取，吾難守也。吾自以兵去攻，公可速遣人入蜀說樵縱，以兵寇江夏，使被不遑來也。」循從其計，卽使人入蜀見樵縱曰：「盧將軍以衆入建康，恐劉道規何無忌攻其後，將軍若能攻江陵，敵住二人，倘得京邑，以西地屬公，共結爲唇齒，永爲和好，誓不相侵。」樵縱聞言，卽遣荊州刺史譙道福、同桓謙引兵三萬來寇江陵。

道規焚書固江陵

當劉道規知桓謙等兵已至，卽聚集江陵諸將商議。諸將驚懼，盡皆失色。道規謂衆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汝等畏刀避劍之徒，欲去者，吾不相禁。」因喝令夜開門，隨其自遁。衆咸懾服，莫有去者。次日，雍州刺史魯宗之聞桓謙寇江陵，乃帥部下兵，從襄陽來救江陵，兵至城下，叫門。劉道規命人開門，與魯宗之入。諸將皆曰：「宗之以兵遠來，其心未可知也；使其屯兵城外，不可與人。」道規曰：「人以赤心援我，我若疑不，反爲亂矣。」遂不聽，乃自單身出城迎入府內，共議破敵之策。由是宗之衆感激悅服，皆愿效命而出戰。當諸將曰：「劉公自保江陵，使將軍檀道濟、劉彥之領兵二萬，共擊荀林。」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而委他人。」因是乃使魯宗之以兵守江陵，委以心腹，自帥諸將，以兵十萬，進軍長驅至枝江，迎着桓謙兩軍相遇，交戰十合，謙軍大敗而逃。道規帥兵連追二百里，桓謙被道濟殺之。荀林被劉遵追及斬之。盡收得桓謙軍械輜重，於內擒得一篋文書，道規啓篋視之，乃自己部下及江陵士庶降謙之書數百紙，皆言江陵虛實備細。道規不問，盡皆焚之。因此衆始大安。道規復以兵還江陵，時魯宗之聞徐道覆大軍至，恐寡不敵衆，自引兵走還襄陽去訖。時百姓聞流言，盧循已克京師，遣道覆來爲江州刺史。江陵士庶聞道規已破桓公，及焚其處書等，因此江陵士庶感其焚書之恩，各爲備守城池，無復三志。保全江陵。道規今聞道覆將至，星夜馳還江陵，密謂劉遵曰：「今道覆兵將至，汝可引一萬軍爲游兵，出屯江漢口，以拒道覆前驅；如若不勝，收屯爲犄角之勢，使其不敢逼城下營，方可破之。」遵依計而去。劉彥之等咸曰：「明公不宜割此有力之兵，置於無用之地；可留保守江陵，如何分折軍城之背？」道規曰：「善將兵，令敵不敢近城者，莫若犄角勢，分此兵使其疑惑，莫能進逼，然後以計破之，勝之必矣。」於是衆服其論。遵先得令，以兵出屯漢口，以迎敵兵。道規自與諸將士等領軍三萬，離城三百里，拒迎。其時道覆不從大路來，與道規不相遇。密從故道抄小徑，掩至城下，吶喊佯言：「建康已克江陵，何不早降？若緩打破城池，玉石俱焚。」言未畢，軍人報漢口有兵隄防，道覆不敢攻城，離城三十里安營。

其時城中無一卒戍守，士庶皆感道規焚書之恩，無有二意。俱各竭力調撥民兵，晝夜登城巡視，把守各門。次日道覆驅兵大進，攻打城池，城上百姓各以灰瓶石子打下，軍不敢進，連攻數日不下。忽聽得鼓噪喧天，正西路上人馬搶到，旗上書得分明：「大將劉道規。」道覆大驚，急忙傳令三軍擺開與戰。當道覆自與道規交鋒，連鬪五十餘合，道規力乏欲走，又聽得東路一彪人馬掩至，回頭視之，認是游軍劉遵旗號，心中大悅，壯氣愈加，又挺刀與戰。當道覆見有伏兵，更兼日晚又昏，不敢戀戰，撥轉馬頭，尋路走還。檀道濟見徐兵走，驅車連夜追殺。當道覆欲退，被劉遵游軍橫挾，兩路攔擊，殺得徐兵潰竄，傷亡死者不計其數。道覆只存二百騎逃走。道規方傳令鳴金收軍入城。次日以牛酒犒賞三軍，不在話下。卻說徐道覆敗回，收拾殘兵萬餘，會盧循之衆，軍稍振，乃議下建康。

何無忌握節身死

可無忌聞盧循欲下建康，自以兵離潯陽來拒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後悔莫及。」參軍聲聞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溪子秦捷善鬪，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聽，帥兵上船，與徐道覆遇戰於豫章郡。道覆計令強弓手五百棄船登山，邀射之。自帥大艦乘風，急以撞之，無忌船小，况又風逆，不能抵當，衆皆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去，執以督戰，兵已散了，賊衆雲集，寡不敵衆，握節而死。道覆以操行由然，中外震駭。後朝廷聞知，證無忌「忠肅」。一月，西涼僭檀自將兵五萬來伐蒙遜。蒙遜大驚，設計伏兵於山源，自以弱卒一萬邀戰，詐敗引至山源，伏兵四出，僭檀大敗逃去。蒙遜乘勝追至姑臧，夷夏萬餘戶出降。蒙遜納之。僭檀大懼，遣人出城，納質請和。蒙遜受之，乃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僭檀恐其再至，遷於樂都。姑臧人自推焦朗爲主，降於蒙遜，不用僭檀之命。是時劉裕伐燕還師，還鎮下邳。卻說晉帝設朝，羣臣奏盧循侵南占南康三郡，日今兵馬將到京城。帝乃大驚，遂問文武大臣。大臣奏曰：「欲破此賊，火速頒詔，星夜徵豫章郡公還京，方保無事。不然

爲賊所危！帝曰：「然！」於是即命使資詔徵裕，還拒盧循。使人領旨，星夜至下邳，見裕，呈上詔書。劉裕讀訖，始知盧循入寇，何無忌戰死，號洩大哭。即傳令班師而還。

劉毅大破盧循兵

卻說劉裕回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知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懼之。諸將請待風息。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隣，各將兵入衛。藩毅之從弟也。盧循兵威大振，將近建康。百官會議奏曰：「賊兵強盛，劉公回來，不如北走避之。」帝問曰：「賊在何處？」大臣曰：「賊在豫章，與京相隔五百餘里。」帝曰：「賊尚未至，待到避之不遲。」言訖罷朝。卻說劉裕回兵至山陽，大哭。豫南將軍何無忌，忽聞朝野震駭，帝欲北遷之事，裕益大哭無忌，涕零不已。親自設席祭之。又令三軍挂孝三日。癸未始至京都，入朝覲帝，拜畢。帝曰：「太尉北征勞神！」裕曰：「陛下掌政事不易。」帝請劉公平身。裕曰：「近聞盧循領兵，已取豫章，將及到此，陛下議論若何？」帝曰：「今文武議欲遷都。」裕聽說乃怒曰：「大臣以爲京都無人，故此畏避耶？」帝曰：「卿意如何？」裕曰：「主上曾與誰人議論也？」帝曰：「與衆議之，理向未定，故召公回決之。」裕因問羣臣曰：「請君主避者，願聞其詳。」衆答：「妖賊虎豹也，挾強盛而寇四方，動有百萬之師。近得豫章三郡，其勢甚大。吾建康可拒賊者長江也。今賊艘鱣巨艦，何止數千。水陸軍營，占地千里，况明公北伐始遷，瘡夷未復，舊衛老弱等數萬人，安可當之？若依愚等，莫如早避，尙圖後復。」裕曰：「此乃迂闊之論也。建康自反正乘輿以來，今歷數載，安可一旦而棄於賊也？」帝曰：「若此將以何計拒之？」裕曰：「賊雖強盛，實易攻也。」帝曰：「如何易攻？」裕曰：「賊之所統，皆烏合之衆，蟻聚之兵。軍無紀律，將無遠略，民心不附。以陛下雄武，仗先帝之靈，具文武之力，臣自以兵保爲陛下破之。」言未畢，班部中擡出步騎將軍劉毅，上殿奏曰：「臣請精兵五萬先行，破此賊人。」當裕謂毅曰：「今賊新總鋒銳，莫可先動，必須嚴軍倍進。」毅曰：「賊衆雖

盛，不可畏之。」於是毅堅要行，帝只得委兵五萬與毅先行。毅曰：「不殺此賊，誓不回軍。」言訖引兵去了。裕恐有失，亦自整備出師。先即作書使劉藩前去止之，令其等大軍一同起行。劉藩至，謂兄毅曰：「劉公恐兄孤軍去討，不能取勝，使我來止等其大軍一至，偕進。係弟之見，果不可獨行。」毅聞之大怒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言訖，投書於地，遂一舟師一萬發至姑熟。五月壬午，毅兵望落洲而行。卻說盧循正坐間，忽聞探馬回報，劉毅引大隊兵殺奔豫章而來。諸將士卒都皆失色，循知急召徐道覆入議曰：「今劉毅引五萬大兵到來，何如迎之？」道覆曰：「離城一百里外，有一洲，名曰桑落洲，其水路夾洲，洲之前十里，左有山名豫山，右有林名居林，可以埋伏軍馬，可令秦用引兵一千五百，帶船三百，去居林背後水谷埋伏。只看四面火起，便可殺出，即縱火焚之。林佗劉稷各引軍五百，預備引火之物於船中，伏於桑落洲後林下兩邊相候。至初更，晉兵到來，便可放火燒船矣。」又令「王得引兵五千爲前部，抵敵要輸不要贏，把兵馬與戰，伴輸，迨遲追後而走。主公自引一枝軍於中救援，依計而行，勿使有失。」計排已定，次日諸將士各依計而行。卻說劉毅以軍到桑落洲，揀選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在後隨保糧草而行。是時五月南風徐起，人馬趕行而來，見賊兵大叫罵曰：「盧循無義叛賊，你等事他正如孤魂隨鬼也！」王得大笑曰：「你等隨劉裕鼠賊耳！」劉毅大怒，向前來戰。王得二舟相交，戰不一時，王得引舟詐敗，劉毅趕將前來，賊軍先退。毅後掩至，王得以舟押後當抵，約走十餘里。王得回舟又戰，須臾又退。當韋浩撐舟諫曰：「王得誘敵，恐有埋伏！」毅曰：「敵軍只如此，雖有十面埋伏，吾何懼焉？」趕到桑落洲，忽聽一聲鼓响，盧循自引一枝軍出來迎接。劉毅目視韋浩曰：「此即埋伏之軍，吾今晚不到豫章，誓不能兵！」催軍前進，王得盧循伴攔不住，迨迨望後便退。天色黑下，濃雲布滿，又無月色，微風忽起，狂風大作。劉毅只顧前行，將近戌牌左側，毅在前軍，只聽前面一片叫起，便將戰船擺開陣勢，問於鄉導，這是那裏？鄉導回答，前面乃是桑落洲，後面便是豫口川。劉毅傳令吩咐諸將押後，親自出戰船於陣前，與侯蘭、韋浩及數

十船兩下排開。敵軍到處，劉毅看了大笑，衆將問曰：「將軍何故如此哂笑乎？」毅曰：「吾笑劉裕在帝面前誇諸賊強盛，今看他用兵可見了也。似此等戰船在前與吾對敵，正如驅羊與虎狼鬥也。吾行時在帝面前誇，要活捉諸賊，今必應前言也，不可停住。汝等諸將，催趕軍馬，是夜趕到豫章，吾之愿也。」遂自縱船向前打話，妖賊將船擺開。王得便當先出馬，毅罵走之。兵各自認隊伍而去。毅令催捉後軍上來，諸將趕至狹窄之處，只見兩邊都是蘆葦，兜住船隻。謂劉毅曰：「南河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防火攻。」劉毅省悟而言曰：「汝等之言是也。」卻欲回，忽聽得後面喊起，望見一派火光繞着，隨後兩邊蘆葦中亦着，四面八方火勢齊起，狂風大作，人船自相冲撞，死者不計其數。劉毅冒烟突火而走，後面王得擁趕將來。且說韋浩急奔回來，只見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乃秦用也。軍兵大亂，只得奪路而走。劉毅見糧草船一路都着，便偷小路走脫。走出林前，慌忙收拾殘兵上馬，棄船奔回去了。徐道覆請盧循來，勝後追殺入京都。循乃從之。卻說劉毅引殘敗之兵，連夜奔回見裕，說爲賊用火攻之事，因敗回來。裕相視失色，欲還潯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賊，卽至欲出與戰，北伐始還。將士傷痍者未復起，只有戰士數千人。賊有十餘萬，軸輜車千餘里，恐寡不敵衆，因之猶豫。當參軍孟昶諸葛長民進言曰：「賊人遠來，糧草不敷，不如保擁天子過江，且避其鋒，待糧盡然後擊之，必取勝也。」劉裕曰：「今兵士雖少，猶可以一戰，吾計決矣。」時諸將議曰：「不避，國公可得把守諸津險隘，俾賊不能入也。」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其兵，則賊人測其虛實，一處失利，則阻三軍之心，不如聚衆屯紮石頭，則衆力不分。」言訖，領諸將引兵移鎮石頭城。至乙丑日，探馬報盧循引賊兵大至，淮口將近，當諸將皆懼。盧循戰士二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必要奉乘，與過江。裕將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振六合，妖賊旣聞凱施，自當奄潰。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今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

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於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寧問求活也。」裨堅意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裨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孟昶既死，諸民皆驚，將士憂慮。時裕謂將士曰：「汝等勿驚，且看其衆，若何進兵？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便不可當，宜迴避之。若回泊蔡州西岸，可擒耳。」衆未信之。卻說盧循進兵至淮口，徐道覆言曰：「今劉裕北回，兵皆傷痍，不能復戰，其有至者，未必滿萬人，不如焚舟，從新亭殺進，則裕成擒。」循不從，言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馳驅，天下足定焉。」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還泊西岸，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樂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易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登石步上。是日裕聞賊兵至，引諸將登石頭城樓上望之。望見賊兵從蔡州而來，裕悅不自勝。謂諸將曰：「此天助吾成功也。」言訖下城，令軍人堅守四門，不許出戰。又喚諸將至，謂曰：「吾料徐道覆用謀行兵，必然來取查浦，斷吾咽喉之路，誰可去守？」參軍徐赤特曰：「某愿往。」劉裕曰：「查浦雖小，所繫有太山之重，倘查浦有失，吾軍定休矣。汝雖有謀，此地且無城郭，又無險要，所守極難。」赤特曰：「吾自幼立學，到今豈不知兵法？量一查浦，不能守，要作何用？」劉裕曰：「查浦正是吾之咽喉，若斷不能有氣。查浦一失，吾兵休矣。徐道覆非等閒人也，况有秦用爲前鋒，智勇足備，恐汝不能敵也。」赤特曰：「必不怕，若有所失，斬首無怨。」劉裕曰：「軍中無戲言。」赤特曰：「愿立軍令狀。」劉裕曰：「汝與我文書，我與你四千軍，撥沈林子與你相助，汝等小心在意，謀守地面，到彼安營，方可斷他軍來。」二人拜辭，領軍起行。

劉裕罪斬徐赤特

又喚劉毅諸葛長民至，謂曰：「吾與你兵從北而拒賊，你可爲前部先鋒，汝宜小心，今番出兵，不比泛常。」言訖，長民領兵前行。劉裕自引兵後應，前來北拒賊兵。卻

說參軍徐赤特與沈林子引兵到查浦，看了地面，笑曰：「劉公多心，量此山僻之處，賊兵如何過去？」就於總路口張俟橋首下寨，令軍士伐木爲棚，以爲久計。又徐赤特自出寨行，見橋邊有一山，並不相連，更且樹木茂盛，頂又平高，可以屯軍。回寨喚集諸將計議，欲移寨往其山頂去屯扎。當有偏將軍沈林子曰：「將軍差矣！若屯軍於當道，築起牆垣，雖有百萬之兵，不能過也。今若棄其要道，立營於山上，賊兵四面圍定，將何以保？」赤特笑曰：「兵法有云：居高視下，勢於破竹。若賊兵來，吾令片甲不回。」沈林子曰：「吾跟劉公出征，但到處必從活處，今視此山乃絕地也。倘賊兵絕其後汲水之路，反用火攻，我軍不戰自亂也。」赤特卻說：「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劉公尚且請問於我，汝何等之人，敢阻吾意？吾自有主見！」林子曰：「若參軍必欲於山上立寨，請分二千人，某自於山西立一千人爲犄角之勢，倘兵可以救應。」赤特堅執不從。林子欲辭回去。赤特方曰：「汝既不聽，與你二千兵，待吾破了賊兵，到劉公處，你卻分不得我的功勞。」言訖分兵與林子，林子得兵，離山五里下一小營。赤特一面畫營地圖，星夜使人將圖呈稟劉裕去訖。卻說盧循使人去探，回報查浦有兵守禦，即按兵不動。嘆曰：「劉公真乃神人，吾不及也！」徐道覆曰：「何故自墮其志？某料查浦可取！」循怒曰：「汝何出此言！」道覆曰：「吾探當道無寨棚軍，又屯於山上，故知可破！」循笑曰：「若軍果然屯於山上，則天賜吾成功也！」自引十數騎來看。一遭赤特在上笑，令諸將士各各準備，看我紅旗招動，四面皆下。卻說徐道覆到寨，使人打聽誰人總兵把守。查浦人報曰：「參軍徐赤特也。」道覆曰：「庸才！但劉公雖有大謀，卻不識人，此輩爲將，可不誤事！」喚林佺曰：「左右別有軍否？」佺曰：「離五里有沈林子安營。」道覆曰：「汝引一軍，擋住林子來路，吾差申仁申得，率領諸將四面圍山，後又斷其歸路，就令軍人備硫磺硝乾柴引火之物，於林邊堆之，放火焚之，彼軍自亂，乘亂取之，可得查浦矣。」當晚調遣已定，天明林佺引一軍先往背後。道覆大隊軍馬一湧而進，喊聲起處，四面圍住，應有汲水之處，以精兵圍之，命衆軍將前引火之物，放於林邊點着，山上晉兵看時，敵兵漫山塞野，隊伍甚

是整齊。會風起勢刮來，漸漸燒入林去。晉兵不敢下山，赤特在山上，慌忙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不動。赤特大怒，手殺二將，諸軍皆懼，只得努力殺下山來。時見四面火起，衆軍潰亂，各自逃生，不敢戀戰。當又聽得賊兵軍士大叫有投降者重賞，拒者誅之。因此晉兵多有棄戈拋旗，來投賊者。赤特再退上山，急叫軍士把守寨門。且待外應。時林子引軍來冲，又被林佺殺退，走回石頭去訖。卻說赤特從早圍至日暮，火燒近寨山上，又無水取，衆軍又要逃命，於是寨中大亂。赤特止守不住，殺下西山而走。後面林佺趕來，直趕下三十里。赤特來保張侯橋，兵潰少，不能當，只得逃回石頭去訖。卻說盧循令徐道覆鳴金收軍，進屯丹陽。當道覆與盧循言：「今已得查浦，劉裕必然自來，吾引林徐代兵五萬，埋伏南岸，秦用大大兵與戰，主公可以一萬兵，向白石屯住，多設旌旗爲疑兵，使彼疑有埋伏，不敢從如路而來，必從南岸而至，吾待他兵過半去擊之，秦用以兵接戰，三下夾攻，而劉裕則成擒矣。」盧循從之，令諸將聽令依計而行。計排已定。卻說劉裕自差徐赤特、查浦之後，心中快快，放心不下。忽報林子有使送地里圖至，呈上劉裕，裕就案上展開看了，拍案大罵曰：「赤特匹夫，阮陷吾軍，早晚必有街亭之患也！」急欲差人去替，忽報馬來說：「查浦已失，丹陽城皆休。」劉裕曰：「大事去矣，吾之過也！」言訖，即時命諸將士收拾軍馬，星夜馳還石頭城內坐定。急喚林子入責之曰：「吾令汝與赤特同守查浦，汝何不諫之？」林子曰：「某再三勸而不從，我自領兵二千，離山五里下寨，被賊兵四面圍合，某自領兵去冲，數十餘次，死戰方得出路，恐失石頭城，急急回守，非吾之不諫也。」劉裕喝退，即喚赤特，赤特自縛而入，跪於皆下。劉裕曰：「吾屢次叮嚀，說查浦吾軍之本也，領此重任，須要小心，今復如何？汝依林子，不致如此，敗兵失地，皆汝之過也。」叱左右推出斬之。忽監軍從外來，正見斬赤特，入見劉裕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惜乎？」劉裕答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以其用法明也。今乃四海分裂，兵卒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假使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也。」急命斬訖，獻頭於塔下，令傳相各營，將屍首具棺木以葬。

之。撫恤其家。復令人探聽賊兵虛實。回報說南岸有埋伏。白石張疑兵。於是裕知賊有所備。乃始命諸將士解甲圍守石頭。不許動兵。當劉裕斬參軍徐赤特。後人有詩爲證。

賞罰嚴明可治兵。

賞無仇恨罰無親。

查浦失守刑當及。

軍令施行悅後人。

道覆以兵寇江陵

卻說盧循屯在丹陽城。至七月庚申。謂將士曰：「今劉裕固守石頭。不與我戰。其計欲老我師。待我糧盡。退而擊之。安可坐中其謀。不如兵還潯陽。別圖後計。」言訖。傳令起行。當徐道覆進言曰：「今劉裕與我抗不戰者。必有密謀。破吾軍也。言如急去攻之。使其謀無所就。豈可退兵。與其後追也。」循不聽。當道覆曰：「既是退兵。可有吾兵二萬去攻江陵。荆州就取其糧草。前來供給三軍。不然糧盡。難以爭戰。」循曰：「可。」於是兵二萬。將數員與道覆前往江陵。荆州去訖。自以兵徐退。以水軍軸轆泊西岸屯住。卻說劉裕坐中軍。聞探馬回報說。盧循退兵泊西岸。徐道覆引兵江陵襲荆州。裕得其語大喜曰：「道覆去遠。吾計成矣。」言訖。即喚輔國將軍王仲德謂曰：「你引一千精兵。多張旌旗。後追隨數里屯扎。待他退你後追。他屯住你亦屯住。不可與戰。使彼心疑。不敢還潯陽。只屯西岸。我自自有計破也。」又喚建威將軍孫處至曰：「你可引五十兵。陰從海道去襲番禺。攻其家也。」處欲臨行。裕戒之曰：「我這里十二月必破賊軍。料卿亦足至番禺。就宜緊攻。先傾其巢窟也。使賊聞知盧主思歸耳。」處領諾。領兵從海道去訖。又喚偏將軍王平謂曰：「你早夜領五千兵抄小路。去賊兵之前。欲伐近山樹木。結大棚數百。浮於河上。橫塞河路。就準備完訖。屯西邊港內。朝夕擂鼓。使賊疑不敢近歸。」又喚監軍孟懷玉謂曰：「你可引兵二千。準備船隻一千。以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裝船上。待吾進兵。賊人必來占住西岸。待他泊住西岸。你將船隻浮河。待東北風起。放火順下西岸。縱兵擊之。」又喚諸葛長民謂曰：「你領五千兵。看河內火起爲號。引兵進攻賊之旱寨。賊走放火焚之。」計排已定。傳令已訖。便劉毅監太尉。留府鎮守曰：「以兵登舟南塘屯扎。風等待風起。」卻說刺史劉道規。正坐廳間。忽

左右報徐道覆引兵二萬來攻江陵。道覆即喚左右副將至，以計附耳低言說：「如此如此！」諸將士得計，即時準備軍馬，依計星夜，由小路埋伏去訖。次日，道覆自將兵五千前來挑戰。卻說徐道覆軍馬至江陵，離城七十里下寨。正坐帳中，忽探馬報說：「荊州刺史劉道規引軍馬前來挑戰。」道覆即時傳令，使差渠師韓焯先來出哨。隨即全身披挂，騎踢烏騾馬，仗着雙鞭，大驅人馬，奔江陵城。在路上，正遇道規與戰，不上三合，道規佯輸走還。道覆見他敵弱，追趕五十里之程。遠遠望見道規，許多人馬，殺奔回來。徐道覆即排開軍馬，當先鋒韓焯來與徐道覆商議曰：「正南上一隊步兵，不知是何處來。」道覆曰：「休問！只管沖將過去。」韓焯引五千軍馬，飛過前去，又見東南上一隊軍來，卻欲分兵。西南上又堆起一隊來，旂竿招風，吶喊喧天。韓焯又引兵回來。對徐道覆曰：「南邊兩隊軍，又都是晉兵旂號。」道覆曰：「道斷不出廝殺，必有計策。」說猶未了，只聽得北上一聲炮響。道覆曰：「此必是晉兵計策，我和你且把人馬分作兩處去鬪。我去殺北邊，你去殺南邊。」正在分兵之際，只見四路又起兵來，道覆心更慌忙，四面八方，大炮掀天，金鼓雷鳴。晉兵飛圍過來。覆兵都皆惶潰亂竄。道旁見有埋伏，急忙勒轉馬頭，望東南大路殺來。遇着道規交戰，約上二十餘合，無心戀戰，只得拚死盡力，殺開血路，直沖過去，望東北而逃。劉道規趕大兵追還數十里，不着方出。以牛酒賞勞三軍，不述細煩。是時徐道覆被劉道規用四面埋伏之計，殺得片甲不留，只收得幾千殘兵，走回還屯溢口。是年十一月，孫處從海道至番禺，悉令兵登岸，自詐爲渠師韓焯，令兵改爲賊兵旂號，詐說盧循攻破建都，着他回接父親，及家屬往京。因直至城下，依計誘開城門，城中無備，直殺入城。卻說盧循父盧嘏，正坐府中，聞報晉兵詐稱韓焯，誘開城門，殺近府前。嘏大驚，急引家屬開走後門，踰牆逃奔始興而去。孫處入內，令軍士搜捉盧嘏，不見，將其婦女盡斬出榜安撫。百姓懼其殘殺，皆閉門不開。次日，於是孫處，姑令百餘騎貼榜文，遍告諸處，及三軍，如有妄殺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民間一件物者，定按軍法。如此軍法嚴明，與民秋毫無犯。次日天明，百姓家家開門，焚香迎接。處又傳令告報，但有原任官吏，依舊

錄用；及在邊將士家，亦照舊給俸不缺。由是番禹百姓，皆感其德，傾心歸命於處。處乃屯鎮其城，犒賞三軍。二月己卯，忽起東風，裕喚諸將入內，問前日令安排，准備埋伏物件等項，如何？諸將答曰：「齊備！」裕曰：「既齊，今日各依計進兵，不可遲延。」一言訖，拔寨起行。依計殺奔前來。盧循正在水寨，與諸將說：「前面有埋伏，後面有追兵，如何可還潯陽？」正議間，聞晉兵殺來，急令水軍頭目引兵從方江而下，占西岸，諸兵得令，各以船泊西岸。忽報上流有數千小船，言未畢，其船將近水寨，只隔一里水面，忽然間，其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趁火勢，船如箭發，焰烟漲天，一千隻火船，撞入水寨，所撞之處，盡皆釘住。隔江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方江上面，火逐風飛，一派紅光，通天徹地。盧循回看岸上營寨，幾處火起。卻說孟趙將船放火，順流賊寨，自跳在小船中，背後數人，駕舟百餘，冒煙突火，來殺盧循。循見勢急，欲爬上岸口時，張放駕一小舟來，乃扶循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放遂呼集數百隻船，萬餘人，保護盧循，在於小船中飛奔岸口。當劉裕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引衆船走，料是盧循，即出脚踏在船頭，手執利弓，厲聲大叫曰：「妖賊休走！劉裕在此，等你多時！」循乃聯聲大呼衆船回與裕戰，不上數合，裕乃大敗而退。盧循引兵趕來，將次趕上，被張放拈弓搭箭，覷得劉裕較近，一箭射去，而裕在火光之中，那得聽見弓弦響，箭來正中肩窩，翻身下水。當有偏將急救，方得活命。其時滿河火滾，因風水之勢，在中流蹙之，天下大雨，雷聲大震，劉裕乃躬提幡鼓，燈熱如湯，流入龍宮。龍王大驚，急問水族：「如何水勢如湯？」當時水族對說：「妖賊謀叛，劉裕以火攻焚其舟，因此水熱如湯。目今劉裕反敗與賊。」龍王謂水族曰：「劉裕當與宋祚，你可引衆水族，以萬鈞神弩，陰矢射妖賊助他一陣。」於是水族依令，以神弩來陰助劉裕，暗射妖賊。當者無不即死，賊衆方潰。劉裕見自軍中，忽然有萬鈞之弩，所發矢賊，疑必天助。遂令衆軍併力攻擊，所向莫不摧陷，殺得賊人大敗，走下流去了。又被木棚欄住，循令偏將欄住伏兵，自揮兵盡力折毀木棚，乃得退走。潯陽，裕以兵繫隨後追。循見晉兵追至甚急，復走至豫章，令軍人悉力爲柵，在左里拒之。其時劉裕同部將景中，引

大軍將次家到左里內，正與賊兵對陣交鋒之際，急忙持幡麾兵前慮，忽然麾竿折斷，幡沉於水。衆軍將咸以爲不祥，且請退兵，明日交戰。當劉裕笑謂諸將曰：「往時定荊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諸將休疑！火速進兵！」衆將士因此銳氣百倍，悉力攻其木柵，俄而柵折，晉兵殺入柵來。盧循見晉兵亂入，莫能當抵，唬得心胆俱裂，鼠竄狼奔，引左右心腹，掉舟急逃，奔回番禺去訖。因此諸兵無主，俱各亂竄。劉裕見循去遠，又傳令諸將曰：「歸師勿掩窮寇，勿追宜即收兵。」自乃大叫曰：「盧兵肯降者免戮，不願者即誅！」言未訖，賊兵皆倒戈卸甲，擡船來降。裕乃大喜，即傳令鳴金收軍。師旋屯於豫章，安撫百姓。忽言晉帝遣侍中黃門薛仁以牛酒財帛前來勞師。裕聞知，即出案接待，同坐以財帛牛酒賜諸將士，給賞三軍。辛亥七年，秦引始十三，魏永興三年，春正月，南涼王傥檀又欲伐北涼，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併姑臧，凶勢正盛，不可攻也。」檀不聽，發兵五萬，分五路俱進。兵至番禾，若權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危險。蒙遜若輕猝至，大敵外逼，徒戶內叛，此危亡之道也。」又不退。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至，犬敗而走，不敢還城。蒙遜以兵進圍樂都，事取其子，染以爲質。蒙遜始引兵而還，憍檀勢窮，只得以其子爲質。降。二月，劉裕收軍振旅而還，詣京次日入朝，拜見晉帝，奏說盧循破之功。帝大喜，改封裕爲大將軍，領揚州牧事。裕受職謝恩而退。

盧循敗回取番禺

卻說盧循敗後，星夜走回番禺。至始興，始知孫處先攻破番禺，及父引家屬逃在始興，心中大驚，即領諸將佐入城，見父哭說敗兵之事。及問番禺如何失了？被賊所陷。父假說：「孫處詐稱渠師韓焄，道你攻破建業，令他前來迎接家屬，因此諸隘守將信之，不提防他。直至城下，叫開城門，殺了守城軍吏。比及知時，措手不及，我只得令家屬從後門逃出，奔此安身。待你回來商議。日今孫處孤軍守番禺，民衆不附，甚是易攻。不如收其殘兵，再復其城，方可聚衆前去報仇也。」循曰：「既然如此，可速進兵。」於是循即領諸將殘兵，聯夜帶領，殺奔番禺。直至城下屯營。卻說孫處正坐府堂，忽有番馬來報說盧循敗

回引殘兵來取番禺，目今兵屯城下。孫處聞知其事，急喚部將至，從耳邊道計：「如此如此。」諸將得計而出，便傳令衆軍，五鼓造飯，平明大小三軍人馬，盡皆出城。城上要處，虛插旌旗，遙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只留陳矯部一十守兵城。傳令訖，諸軍各各遵令而行。至次日，卻說盧循自陳兵於番禺外圍住，當日晉兵分着三門而出。循見即自上將台看時，但見城上牆邊都是虛樹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包袱，盧循心中暗忖：晉兵必是預先準備走路。遂下將台，傳令云：「今兩軍分爲左右兩翼，如前後得勝，儘力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就令韓焱領着後軍，吾親自取城。當日對陣，鼓聲大震，孫處出馬，在陣前搦戰。循自至門旗下，揮鞭指點，誰人向前，一將應聲出馬，乃韓焱也。與孫處交鋒，戰到二十餘合，處乃敗走。孫仁拍馬向前，大呼姓名，盧循來戰。循不出，乃使周恭出馬與仁戰，上十餘合，仁又敗走，陣勢大亂。後軍先退。孫處孫仁兄弟二人押後，盧循指點兩翼軍，衝出晉兵，佯爲大敗而走。盧循自率大軍追趕，至番禺城下，晉軍皆不入城，都望西北而走。韓焱周恭引前部，盡起盧循見番禺城門大開，城上又無軍馬，指點中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進。盧循在後加鞭縱馬而入。到甕城道邊，城上敵樓上陳矯見盧循親自先入，暗暗喝采道：「孫將軍妙算！」言訖，打一聲梆子響處，兩邊弓弩齊發，箭如雨下，爭先入門的都跌落陷馬坑去。盧循急勒馬回，一弩箭正射中右臂，循乃翻身落馬。晉兵即從門內殺出來，奔盧循。循卻傳衆將軍，死命救而去了。城中軍士突出，賊兵自相踐踏，落甕城坑者無數。循急令鳴金收軍，孫處引三路兵，殺得賊兵皆棄戈大敗而走。走至一百餘里，方且屯住，收其敗兵，南走交州去訖。孫處亦追百里，方歸番禺屯札。卻說徐道覆被劉道規殺敗，走屯溢口數月，聞循敗走，始興乃引衆亦來始興。見盧循已去，番禺因此只在始興屯住而已。卻說兖州內史劉藩聞徐道覆據始興，乃與偏將孟懷玉部將一萬來取始興。兵至離城一百里下寨。次日召孟懷玉及諸將至，審授與計，諸將依計，各自出寨，準備而行。行不數十里，徐道覆探知其來，亦引兵至。正相遇着，兩下各自排成陣勢，始完了。徐道覆出馬，手提大刀，厲聲高叫：「敗軍之賊，焉敢

侵吾境界？」對陣中一簇黃旗而出，旂幟分開，有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銀盔，身披金甲，手執羽扇，用扇招道：「吾乃兗州刺史劉藩也，魯破無王，百萬之衆，被吾聊施小計，克復燕京。今來招安，汝等何故不早降？」徐道覆大笑曰：「廣固慶兵乃劉裕之謀也，於汝何事？今來欺吾。」言罷，輪刀逕殺過來。劉藩故作急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後閉，道覆逕衝過來，陣勢忽分兩下而走。道覆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劉藩，只望黃旗而追。轉過山脚，黃旗扎住，忽然兵開，中央不見四輪車，一員挺矛躍馬，直取道覆，大呼曰：「吾乃燕人孟懷玉，賊將休走！」道覆輪刀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回馬走。懷玉從後趕來，喊聲大舉，兩下兵將復合，道覆衝出，前面一軍截住去路，道覆措手不及，驚慌落馬，被擒。當將懷玉拿來寨中，見劉藩，藩坐帳中，見推覆至，喝令推出斬訖。將首級號令軍門，領兵入城，出榜安民，撥兵守禦。自引諸將，復回兗州鎮守。更說晉自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併，百姓流離，則不能係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既而劉裕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然，遠近禁止。由是黎庶僅俱綏解。

惠度計迎斬盧循

卻說交州刺史杜惠度，聞知盧循失番禺，引兵來交，心生一計，密令部將宋喜，以五百人各帶刀斧，埋伏城外飛雲寺內，聽擊盞爲號，進斬盧循。宋喜得令，依計前去埋伏訖。又令偏將季本，引兵三千，去寺後山谷埋伏。以炮爲號，接應殺賊。季本得令，亦去埋伏了。惠度自己領着一百餘人，牽羊攜酒，一百里外詐降。接迎盧循。盧循見探馬報說，交州刺史杜惠度，以羊酒前來降接，循喚到馬前，恐其是計，不敢下馬，見惠度拜伏在地，十分殷勤，方欲下馬相見。惠度言曰：「大王名振天下，與百姓除殘，誰不仰慕？今罹小難，後必大興。杜某遭劉裕執權，久此不遷。吾意欲叛，恨無盟主，今得大王車駕來臨，聚義必成。」循亦曰：「將軍肯相輔助，取得晉朝天下，與公平分子孫同榮。」首訖，惠度呈上羊酒禮物，循虛推受了。二人並馬而行，行了一日，來到飛雲寺前，惠度下馬請曰：「今日已晚，到還有三十餘里，權在飛雲寺內安歇，來日進城。」

循曰：「可！」於是循令衆將兵屯在寺外。自領親屬一百餘人入寺中安歇。循到寺內，衆僧百餘人，鳴鐘擊鼓，出來迎接。及入方丈，在上坐定。衆僧磕頭出外，惠度令他安排筵席進來。惠度親自把盞，下禮相倍。勸得盧循父子數人大醉。惠度擊破王盞，須臾宋喜引刀斧手五百人，揀入方丈內，將盧緞盧循父子併家屬一百餘人皆斬，取其首級已了。就內放起炮來，寺後季本引伏兵殺出寺前，賊兵睡着，那里得知，卻被伏兵將賊兵一千餘人盡皆阡之，不留一人。惠度至日平明，方鳴金收軍，回入交州，以牛酒賞賜軍士，令人將盧循併家屬首級一百餘，送建康，進與晉帝請功。卻說晉帝設朝，文武班齊，迎臣奏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併家屬一百餘口，將首級遣人送來請功。今使臣在午門之外，未敢擅進。」晉帝聞奏，命使臣回去，將循父子首級號令四門，旨出號令訖。忽荆州刺史劉道規，使舍人上表稱疾求歸致仕。帝披覽畢，以表示問諸臣。諸臣上言曰：「竊見劉道規爲吏清正，德近於民，遠近莫不瞻仰。今雖微疾，不可放其回里。」帝聽之不從其請。初劉毅任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長史見悅，命僕挑酒肴，與朋友後至，奪其處乘涼而飲。衆皆避之，毅獨不去。見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又不與。至悅爲江州刺史，毅懷前恨，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卽奏交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惟潯陽接蠻，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伐。於是解悅都眞，徒悅鎮豫章，而以親將趙恢守潯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至豫章，忿恨卒。

劉毅出刺於荆州

壬子八年，秦弘始十四，魏永舉四年，西秦王乞伏熾盤永嘉元年，北涼玄始元年。四月，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疾再三求歸。帝始詔以劉毅代之。道規在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而還。劉毅剛愎，自謂功與裕同，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常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因過京口，歸家祭祖，辭慕欲往荆州赴任。時劉裕聞毅回家辭慕，欲命駕去京口，訪謁劉毅。都陽太守胡藩曰：「一切見劉毅陰蓄壯士，明結英雄，久必主謀。依臣之見，不如及早除之，免爲後患。」裕

曰：「劉毅雖勇，却無遠略；我將爲次耳。」潘曰：「明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裕曰：「卿爲何如？」潘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劉毅固以此服明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談一詠，自許以雄豪加之，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輳而歸，此劉毅不肯爲公下也。」裕曰：「吾與劉毅俱有克敵大功，其過未彰，豈可自相圖害？」不聽。亦命駕還京口，同毅相疑數日而回京。劉毅亦辭幕後，逕去荊州赴任。却說劉敬宜，字萬壽，宣城人也。於義熙三年，奉詔伐蜀，軍至廣武，食盡而退。有司奏免官，劉裕復保原職。時敬宜聞知朝廷以劉毅爲荊州刺史，入見劉裕曰：「荊州之重，不可付人，今聞朝廷以劉毅爲荊州刺史，誠恐有變，不利於明公。」劉裕亦疑之，與毅素不睦，及聞此語，因問劉穆之曰：「萬壽謂荊州權大，劉毅與吾素不相睦，不可使其去鎮，此事如何？」穆之曰：「劉毅乃公等輩，況今詔旨已出，明公不可以私憾而傷至公也。任之無妨。」因此不改其任。時敬宜又謂劉裕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今明公亦宜慎之也。」裕曰：「旣如此，以卿爲南蠻校尉，去戍襄陽。劉毅若有異，卿宜速報將來。」敬宜曰：「然。」領之。於是劉裕以敬宜爲南蠻校尉，去戍襄陽。敬宜領職，出建康，先至荊州，參見劉毅。劉毅曰：「吾欲與五羈之功，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轉意乎？」敬宜虛對曰：「若有馳驅，不敢辭命。」言訖拜辭。劉毅出戍襄陽，使人以此言馳報劉裕。劉裕大驚曰：「劉毅果有謀志。」遂賞使人回去，一面預防毅亂。卻說乞伏公府謀叛，帥兵弑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乾歸之子熾盤聞知，遣其弟智達，以兵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盤。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勿聽。夏王勃勃欲攻之，王買德曰：「熾盤吾之鄰國，今遭喪亂，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猶恥爲况萬乘乎？」勃勃乃止。七月，智達擊敗公府，追獲斬之。八月，熾盤始自立爲河南王，帥衆兵都於抱罕。

劉毅據荊州謀反

初劉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劉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也。比先入朝，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因與尙書僕射謝混并陽

尹都僧施深相結納，及鎮江陵舊府，多割以自廣。會遷荊州刺史，意欲謀反，與諸將議。忽都將田豈上言曰：「天下之貴，不易得之，務宜靜守，以待其時。日今劉裕挾天子而令諸侯，出師征伐，兵出有名，各以兵助，所以長勝。將軍發兵入朝，誰肯相應？爲今之計，不此待劉裕遠征，乘虛入建康，執天子作詔，書其罪以兵討之，權歸與將軍，將軍不從此計，禍族必至矣！」毅未及對，忽偏將王昱贊曰：「將軍與天下之計，田豈不利之言，罪不容誅！」毅欲將豈斬之，當衆官告免，遂枷扭送獄。恨曰：「吾若破得劉裕，明正汝罪！」言訖，欲起兵。王昱進曰：「不可便起兵。丹陽尹都僧施與將軍素交，將軍可作表奏帝，薦其爲南蠻校尉，帝必以兵付都僧施，然後以書與僧施，令其內應。將軍詐病，使令弟劉藩以書親去，託尙書僕射謝混，表奏劉藩爲兖州刺史，說公疾甚，以爲副貳，待其受職，領兖州之兵前來，方可起兵，殺入建康，則劉裕可擒，大功成矣！」毅曰：「然！」於是作書登時使人去見謝混，薦僧施爲南蠻校尉，及使弟劉藩去見尙書僕射謝混，代表奏求兖州刺史，二人皆受命而行去訖。卻說劉裕大會文武於講武堂，而對衆文武曰：「孤本庸才，始舉孝廉，不思邀名與世耳。後罹天下大亂，是以托病隱居京口里，乃築一草舍於京東四十里，意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爲終天年之計。若天下清平，方出任耳。然不得如意，由賊謀反，朝廷徵孤爲參軍，幸破妖賊，其意專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晉故征東將軍劉裕之墓。」使不辱於祖宗，此平生之愿足矣。遭桓玄之難，始與諸君興舉義兵，誅桓玄，取破蜀秦，又討擊燕超，擢破盧循，斬其父子，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今意望已太過矣。然劉家無孤一人，則晉祚已移，江南分裂多時矣。有一等愚人，見孤任重權高，妄相忖度，謂孤有異志，此言大亂道也。每欲委兵權歸國，嘆無人可領此職也。孤若一旦求清素之名，必遺禍於國家矣。孤常想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此言豈可遺忙也？耿耿在心耳。孤安有操莽之心哉？百官文武，必能知吾心也。」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明公之心耳。」裕連飲十數盃，不覺沈醉，忽人報曰：「劉毅沾疾，使劉藩表奏都僧施爲南蠻校尉，以弟劉藩爲兖州刺

史，令其報來副貳荊州也。有使人送書與謝混。裕聞知手脚慌亂，心中懼戰。言曰：「孤誤耳！」參軍王鎮惡曰：「明公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心動；今聞劉毅在荊州疾甚，表弟爲兖州刺史，何失驚耶？」裕曰：「劉毅與吾同起，亦人中傑也。平生未得遂志，今錯授荊州，也是困龍入於大海，今使弟求兖州刺史，及薦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其意欲爲二人授善兵前去謀反，孤安得不動心哉？」鎮惡曰：「明公神見萬里，某慮不及此也。爲今之計，當如之何？」裕曰：「吾令人以書僞許，只說天子病重，數月不出設朝，待病稍可，奏請定職，使彼不變。然後可領五千兵，稱說謝混與劉藩在京謀反，盡族之。吾點兵選日，汝連夜與龍驤將軍蒯恩，以兵去討跋扈。」言訖，遣使持書去與劉毅，毅得裕書，見說許二人之格，只待晉帝疾瘥，毅心暗喜，賞使人回京去訖。卻說王鎮惡，以兵五千來殺謝混，及劉藩，當劉藩與謝混正坐在堂上飲酒，不及走避，被王鎮惡收斬首級，號令示衆。稱其謀反之由，引兵復回，來見劉裕，回報收斬訖。裕曰：「二賊已死，宜急討劉毅，奈吾軍需未備，難以就行。」時王鎮惡曰：「明公若有事，請結二百舸與某，同龍驤將軍蒯恩，先行擒殺，以待公至。」裕從之，以二百舸與鎮惡、蒯恩二人，各授兵五千，與其先行。當劉裕以諸葛長民監留府事，疑其難獨任，又與穆之曰：「長民不善，卿宜預之。」言訖，領衆而行。

鎮惡百舸執劉毅

時蒯恩以兵五千先發而去，鎮惡領百舸，命諸軍上船，傳令抄小河，日夜兼行，至江陵，丘隔五十餘里屯住。蒯恩亦至，鎮惡自思一計，謂蒯恩曰：「君以三軍盡換兖州刺史，劉藩旗號，詐言劉兖州還去，誘城門，彼若問劉兖州何在，汝即應道在後軍，吾後接應。同搶入城。」蒯恩依計去訖。鎮惡亦捨船，以兵步行，每舸留三五人，在岸上招旗擂鼓。餘者皆跟鎮惡入城。鎮惡臨行，謂守船人曰：「汝等見我將至城下，便長驅嚴令，請諸軍揚聲大喊曰：『大軍速行！』然後可分一軍去能江津戰船，使其不能走，行，鼓譟徐進。」鎮惡計策安排已定，遂領步軍即行。卻說蒯恩打劉兖州旗號，來至江陵，百姓皆信是劉藩

安然不疑。將到城下，逢劉毅要將朱顯之守門，遠遠望見隊伍兼進，乃披掛馳前，喝問曰：「是何處官軍擅至？爲何不通報？」答曰：「乃兗州劉藩領職回來，要見劉公。」顯之曰：「兗州何在？如何要見？」恩軍又答曰：「在後軍。」顯之又馳往後軍，不見劉藩，又望見江津，自己船艦被燒，火焰冲天而起。又聽見江中無數戰船，鼓譟甚盛而來。大喊：「大軍速進。」顯之知其不是劉藩，便躍馬入城，報知劉毅。毅乃大驚，急傳令緊閉守城門。蒯恩軍已入小城了。時王鎮惡步軍亦到，遂殺進，便因風放火，去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城樓。劉毅以兵拒守城門。鎮惡計使人以詔及赦書，并劉裕手書，凡三函，使人入城示毅，招毅早脫兵權，卽赦其罪，如違擒誅不恕。使人持詔赦書與劉毅，毅皆不受，投火燒之。時城內亦未料劉裕自來，俱各固守。鎮惡領短兵出戰，令軍人高叫曰：「大尉劉裕奉朝廷旨親提大軍三十萬戰船五千隻，在後而來，汝等諸將如何抗拒朝廷，自取滅門！」於是毅軍將士人情懈怠，各自逃潰。劉毅知必不守，乃單馬帥左右走出大城東門而去。鎮惡見毅兵潰去，身先登城，將士一湧而上，得入大城。鎮惡身被五箭，猶前手執矛馳戰開門。毅自思孤不敵衆，恐被裕殺，乃以衆走。鎮惡方始鳴金收軍，收毅黨惡盡皆誅之。是時毅見城中兵散，乃帥左右突走，夜投佛寺安歇。僧拒之，勢窮懼獲，自縊死。寺僧將其屍首送與鎮惡。冬十一月朔，王鎮惡平江陵，二十日，劉裕大軍始至。鎮惡引衆將士來迎，劉裕入城，將劉毅首級呈上，請將入江陵，曉諭將軍安撫百姓。令人收毅屍首葬之。劉裕親往其墓吊祭，再拜而哭，哀慟過禮。顧謂諸將曰：「吾想昔日劉毅共起義兵，誅桓玄，復晉室，同討燕超，共破盧循，其功亦高。誰料今日謀人，自取咎耶？是故使吾慟心而流涕也！」言訖，諸將亦潛然出涕，悲傷不已。令人賜金帛糧餉，以生劉毅之妻，使其回京口去訖。史說劉毅剛猛沉斷，而兼勇狠，與劉裕不相推服。每覽史簡，至藺相如屈降於廉頗，厥絕嘆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裕初征盧循凱歸，晉帝大宴羣臣於西池，有詔文武賦詩。毅上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與衆聚棹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憤以還。唯

劉毅及劉裕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舉衣坐牀畔，謂同坐曰：「非不能慮，不厲白耳！」劉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卿，而四子俱黑，一子將躍未定。」裕厲聲喝曰：「卽成盧焉？」毅一見，意殊不快，面如鐵黑。

劉裕封函取成都

卻說西蜀譙縱，占據益州，屢爲邊患。劉裕既平江陵，意欲討之。因問諸將曰：「吾欲征討西蜀譙縱，誰可爲將，代吾伐之？」時王鎮惡上言曰：「臣舉一人可以討之。」

裕曰：「誰人可爲大將？」鎮惡曰：「有一人姓朱名齡石，字伯兒，浦縣人也。少好學，不事行檢，曾與明公舉義同討桓玄，而克京城，以功見封爲武功太守。此人有武幹之才，謀略之策，若欲伐蜀，以此人爲將，可擒譙縱矣。」裕從之，召齡石入內關曰：「吾先伐蜀，以劉敬宣屢出無功，今王鎮惡舉卿，有文武之才，吾欲用卿爲元帥，去討譙縱，卿敢當此職乎？」齡石曰：「重蒙拔擢，幸至西守，常思報效莫及。今有西役，何敢辭命，愿受明公神策去征。」裕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人聞卿兵至，以爲卿應從外水往，而料卿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然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卿率領衆將，宜從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此計算可泄漏，一泄恐有變備。」裕因書計封簡，盛以錦囊，內付與齡石收之，謂曰：「卿若至白帝城，可開視之，依計而行。」言訖，裕以猛將十員，兵十五萬，授與齡石，齡石帥衆既行去訖。檀道濟等言於裕曰：「齡石英名尚輕，非爲譙縱之敵，益州定不能克，何不別選良將去也？」劉裕曰：「昔吳陸遜，今晉謝玄，未嘗經過戰事，而能破敵百萬之衆，何況齡石屢執戰功耶？」因是裕勿聽衆言。卻說朱齡石領水軍舟艦起行，來至白帝城，乃開劉裕所授錦囊，取出封函拆而視之，見計畢，傳令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又喚臧熹朱牧曰：「汝二人以一軍取廣漢。」二人領兵二萬去訖。又喚弟超石曰：「你以羸弱五千，乘高艦五十隻，以作疑兵，由內水去攻黃武。」超石亦領舟艦去訖。齡石自帥大軍，望外水進攻成都。卻說譙縱使人來荊州，探知劉裕以朱齡石爲元帥，發兵前來伐蜀，卽日召集諸將，謂大將軍譙道福曰：「今劉裕使朱齡石以兵來取西蜀，吾料齡石之謀略，以前而

劉敬宣往年未嘗以兵出黃武，無功而退。今番彼必以大衆出內水，從黃武而進，公可以重兵戍涪守，以備內水。道福領命，帥衆去訖。縱又喚秦州刺史侯暉，帥射譙，既領兵一萬五千去拒，橫夾水爲城，以禦晉兵。排計已定了，各自引兵去訖。

長民用計破劉裕

癸丑九年，秦弘治十五年，魏永興四年，夏鳳翔元年，晉帝遣使至，進裕爲傳揚州牧。裕大喜，受詔，賞使先回。卻說諸葛長民，貪淫橫暴，無所不爲。聞劉毅伏誅，長民乃

集所親謂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衆問其故，長民曰：「今劉裕只可同患難，不可共太平。昔時劉毅與吾戮力，興復晉室，征伐天下，出萬死得一生，今日大定而誅毅也。劉毅既誅，我必不生，吾今日故召汝諸親共議，何計可以殺劉裕也？」諸親曰：「吾等無權，難舉此事。」當弟黎民曰：「若殺此賊，要結朝內有權者十人，方可下手。」長民曰：「其計甚善，汝等且退。」於是衆人各散去。次日謁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劉公今既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有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少安而回。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陽布衣，豈可得耶？」因遣人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敬宣讀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劉敬宣即使人報曰：「下官常懼福遇災生，方思避益居損，富貴之事，非所敢當。」使回書去了。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穆之慮長民爲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劉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慎重。」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語。」至是使人以書見裕，裕見長民與敬宣之書，及又得穆之書，乃大驚。自江陵東還。卻說長民自此每日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不安，恐遭裕誅，心中憂悶。忽一日入書舍，思殺劉裕之計，猛然思曰：「可與書結連西秦姚興，令他引兵外進，吾於內應，可殺此賊也。」思訖，取紙寫下其書，放於几上，不覺困倦，伏几而臥。未及半晌，忽有侍中郎王用相至，相素與長民極厚，滲入書舍，見長民睡着，袖底下壓一

書微露字相。輕輕取視之，藏於袖中，遂大叫：「好睡得着！」長民驚醒，不見其書，魂不附體。相曰：「汝尋何物？」長民答無之。用相曰：「汝欲謀叛劉公，吾當出首。」長民泣拜曰：「君若如此，吾室宗族並皆休矣！」用相曰：「吾亦恨此賊久矣，安敢負兄？吾欲助兄一臂之力，共殺此賊！」長民曰：「兄有此心，吾之大幸。」相曰：「可結連十人，同立義狀，各捨三族於本，以殺此賊。」長民於是先取白絹一副，書名畫字，即書之。相曰：「將軍吳蘭，與結義爲知心交，吾必令同力滅賊。」長民曰：「滿朝中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程翽，議郎黃顧，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我。」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程翽、黃顧相探。長民曰：「此天助也。」令相且在屏風後權避，長民出接入書舍坐定。茶畢，翽曰：「誅劉毅君懷恨乎？」長民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黃顧曰：「若有人助吾，誓殺此賊！」程翽曰：「與國家除害，死亦無怨。」王用相從屏風後出曰：「汝肯死，諸葛公便是可人！」翽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吾等就死，不似此賊之親黨也。」長民曰：「吾等正爲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就，當必酬愿。」遂出義狀，令觀之。二公下淚。宗請書名，相曰：「只此少待，吾請吳蘭。」相去不多時，二人並至。蘭至相說，知共誅劉裕之事，關欣然書名。長民於後堂排宴，款待四人，四人各插爲血盟，計議待劉裕回京，埋伏精兵一千於新亭谷內，待裕至，以酒饌到亭內接程。待酒醉，喚其兵冲殺之。計排已定，衆人各散。卻說長民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與侍妾在暗處私語。長民大怒，喚左右拿下，欲斬之。夫人勸免其死罪，各決脊杖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恨長民，夤夜扭開鎖索，踰垣而走，逕入江陵，入府中告知，有機密事來報。裕急喚入問之。慶童曰：「諸葛長民謀反，結連十人，立義狀，王用相等曰：『待公回京，埋伏敢死士一人於新亭殺公。』某勸他反，被痛打。」關說賞慶童酒食，即聚諸將，謂王鎮惡曰：「諸葛民謀反，今他家僮來，此報我吾先使人賫文書問，稟說知我有急事回朝，彼必來迎，你領諸將從陸路潛而進地，至新亭，見諸葛長民，及文武公卿，只說我在後來，延哄他在那里。我今日討舟，密從故道，先還入東府，執往兵符，與驍將丁咩，引五百人，密馳歸城，把反臣捉住。」王鎮惡得計，引

衆而行。使人先持書去訖。裕乃與驍將丁旰討船，引五百壯士，從水道連夜馳行。來至京城，離城十里，水程安住。令人先去探聽長民，公卿出迎，不曾令人去訖。

劉裕東府斬長民

卻說諸葛長民，聞劉裕有文書前來，說回京，即時聚集王用相、吳蘭等衆商議。依計而行。令人引兵埋伏去訖。自排飲饌，引領百官來新亭迎候。頻日不見其來，又等至次日，忽見塵頭起處，一簇騎馬，約有千人，飛奔前來。至近，長民心道：「一定是劉裕到亭。」視之，是參軍王鎮惡與長民相見，便問：「劉公來到不曾？」王鎮惡答曰：「他在後，與我相遲二日起程。」言訖，辭了長民，衆軍行至京城之下屯住。長民信鎮惡之言，與公卿只在新亭等候。卻說劉裕探知長民出迎新亭，連夜馳入東府，坐住，點鼓聚集官吏，曉諭長民反，因此收其兵符，密授丁旰之計，如此如此。丁旰得計，依計而行。即令人出叫參軍王鎮惡，引衆入城，屯到府前。又令人前至新亭，報說劉公從水路而還，叫公卿回來議事。使人得令，將此言即去報知長民。公卿以下，公卿聞之大驚，計與衆急還至府門，入府內，不見劉裕，只見丁旰，自幔出，坐於上。長民大怒曰：「汝等小人，何此無禮？」言猶未了，被丁旰向前推倒，拔所佩之劍，斬之。人首落地，衆皆大驚，便欲來斬丁旰。時劉裕急出府堂，坐定，大喝不得無禮。長民謀亂，故令丁旰殺之。一言訖，各向前行禮，拜伏在地。裕令衆官各散，只留下王用相、吳蘭、黃願、程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皆立於塔下。除公卿以下皆散，當問四人曰：「你四人整日到諸葛長民家商議，不知何事？」用相曰：「無非只是人情禮節而已。」裕曰：「然中寫者何事？」相等皆諱無其事。裕乃喚出慶童對證。相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迴避了我衆人，和五人一處畫字，如何賴得？」相曰：「此賊與長民侍妾通姦，誣陷主人，今陷我等，不可聽也。」裕曰：「既有證見，何爲陷也？」言訖，喝令左右將四人去斬。號令言未了，武士即將四人梟首號令，回來報知。裕乃喚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等一班人，皆入。裕出義狀示之。王鎮惡曰：「明公今日何如？」裕曰：「據此情形，吾欲廢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立之。」

鎮惡曰：「不可！明公威服四海，號令天下，蓋有晉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軍民相安，所以長勝。不如存之，俾往古來今，以絕議論也。」裕曰：「既不然，吾欲將長民一家老小誅之，必欲得其書罪惡以示於衆。」鎮惡曰：「丞相之意如何？」裕曰：「不聲之以謀反，豈能誅族乎？」鎮惡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裕意遂決，連夜盡收長民家小及弟黎民，付廷尉問罪。明白，拿王用相等五家老小入官，明正反叛之罪。次日判赴各門處斬。良賤死者五百餘口。內外官民無不嗟嘆。時裕得了咩而誅長民，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了咩也。」七月，朱齡石等大軍往白帝城，取出一函書見曰：「卿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熹從內水取廣漢，老弱乘高鑑從內水向黃武。」齡石遂從其計。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裕與齡石從內水至平模，去成都三百里屯住。縱遣侯暉來岸築城以拒，齡石謂劉鎮曰：「今賊嚴其固險，攻之未必能拔，攻之未必能拔。且欲養銳以讓其哨何如？」鍾曰：「不然，用聲言大衆從內水道，福不敢出涪城，今大軍猝至，侯暉之徒已胆破矣。所以提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吾虛實，涪軍忽來，併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三萬餘人，悉爲樵子虜耳，宜急攻之。」齡石從之。七月，以兵攻其北城，克之，執斬侯暉，南城亦自驚潰。於是齡石令三軍捨船步進，以攻賊營。賊營將次望風逃遁。譙縱新城出走，尙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遂入成都，誅譙縱親百餘人，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走出拜墓，其女曰：「今必不免也，不如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去，投道福，道福不納而去。縱大哭一場，乃自縊而死。齡石聞死了，乃置馬耽於越雋。耽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我耶，我必不免。」乃自引繩而死了。宗人哀之，朱齡石遣人入建康報捷，晉帝大悅，下詔以齡石進賢。梁秦州諸軍事，因此西蜀平靜。

熾盤乘虛執虎臺

甲寅十年，秦弘治十六，魏神瑞元年，是歲南涼亡，大二，小五，共八僭國。五月，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與言無不從，然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興曰：

「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居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敢默。然廣平公弼，潛有養嫡之志，陛下寵之過也；無賴之徒，輻輳阿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亡立之意，信有之乎？」與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者，適所以禍之。願廢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秦王與不應，會與有疾，弼乃潛遷衆將，作亂。將軍劉光哭泣以告與。梁喜等又復請誅弼，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姚宣入朝，流涕上疏，請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與皆不聽。卻說唾契汗乙弗等謀反南涼，南涼王儁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飢饉，南逼通羅，慰撫維部，足令繕兵待時而動。」儁檀不從，謂太子曰：「蒙遜不能猝來，熾盤兵少易禦，汝謹守之都，吾不過一月，即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未及還，西秦王熾盤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台憑城拒守，熾盤以兵四面攻之。一夕而城自崩潰。熾盤又攻樂都，執徙虎台及其文武百姓一萬餘戶於抱罕。儁檀兄子樊尼，馳其以告儁檀。儁檀將士聞亂，各皆逃散。惟樊尼不去。儁檀曰：「四海無所棲身，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獲全。汝長兄之子也，宗祀之所寄，蒙遜方招懷士民，存走繼絕，汝其從之，必納爲吾孝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於是樊尼遂歸降於熾盤，只有難陰利鹿從之。儁檀謂曰：「吾之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對曰：「臣有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爲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爲陛下泣血而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於是君臣對泣。時儁檀諸城皆降於熾盤，獨尉賢政屯浩疊，固守不下。熾盤使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之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爲也？」賢政等答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成擒，不知主上存亡，不敢歸命。妻子小事，焉能動心？若貪一時之利，而忘委付之重者，是以不降。大王亦安用之？」於是熾盤遣虎台以手書喻之。賢政賢政乃謂虎台曰：「汝爲儲嗣，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臣義士，豈効汝乎？」儁檀至左南，無處棲身，乃降於熾盤。熾盤聞儁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以爲丞相。歲餘，鳩之，并殺虎台。復稱秦王，置百官。南涼烏孤，至儁檀，共三世，凡十九年，至此而終。八月，魏王嗣遣謁者於什門，使於燕，誠其勿辱君。

命。什門去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燕王馮跋不出，使人牽其手，逼令其入。什門入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君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之禮相見，何苦見逼耶？』馮跋大怒，幽執什門，欲其降之。什門終不屈之。衣冠敝壞，略盡，蠅虱何流溢，馮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九月，晉荊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燕王文思，在建康，惟凶暴驕勇，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司馬休聞之，使人上疏謝罪，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只令者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上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悅，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章六郡以備之。

劉裕發兵討休之

乙卯十一年，秦弘治十七，魏神瑞二年正月，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射命國事皆決於穆之。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之所容，與其子竟降太守魯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知次子寶等被害，發兵討裕。又遣人上表罪狀劉裕，裕乃勒兵拒之。裕又以密書令人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內應，延之不允，令人回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軍馬，遠復西畿，良增嘆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勸，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以此處與甲兵，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許國士，自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夫劉藩死於陶，閹諸斃於左右，其言託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來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以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夷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劉裕開視其書，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諸將佐皆默然。時韓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子曰翹，以爲不臣之意。劉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五萬，襄陽江夏太守劉度之聚糧以待。魯軌被道濟攻擊殺之，取其糧以給三軍。裕又使婿徐逵之、蒯恩、沈淵等以軍三萬出江夏口，與軌戰。逵之未嘗經戰，一見敵

兵強盛欲走，因此衆潰，大敗而死。裕聞之大怒，三月，裕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在岸下，無能登者。裕自披甲欲登岸，諸將諫之不從。裕怒甚盛，主簿謝晦向前抱持裕曰：「主公不可登險。」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使王宣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欲退，以兵乘之。休之兵遂大出，裕以大衆攻克江陵，休之皆敗而走。軌留守石頭，見司馬休之衆潰，大敗，料事不濟，不敢接戰，來守石城。劉裕直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魯宗之軌等懼走奔秦宗之，素得民軍，士民爭爲之衛，送之境。追兵盡境而還。休之至長安，拜降秦王，興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復使宗之將兵克襄陽。未至，宗之已卒。劉裕知休之奔降於秦，乃令衆將還建康，奏帝以穆之爲左僕射。

魏占癸惑在東井

八月，魏比歲霜旱，又代民多飢死。太史令王亮言於魏王嗣曰：「按讖書，魏當遷都，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計也。山東以國家居沙漠之地，人畜無涯，號牛毛之衆，今晉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地。情見事露，恐四方時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服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窺我之心，朝廷聞恆代十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護林薄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慄服，此國家所以滅制夏諸也。來春草生，潼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稔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飢，則如之何？」對曰：「且以肌餒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飢，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服之。嗣躬耕藉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當安。初，崔浩爲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竄凡國家密謀，皆預之。爾時「癸惑」不見八十餘日，秦大旱，魏太史奏魏王嗣「癸惑」道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依法當人危亡之國。先爲童謠訛言，後行其禍罰。魏王嗣名名儒凡數人，與太史議「癸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於「萃」，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癸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未西

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開一歲而亡。後秦沒，其占果驗矣。丙辰十二年，秦王兆泓永和元年，魏秦常元年正月，卻說秦王與病廣平公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與聞之怒，收弼黨唐成孫立等誅之。將殺弼，太子泓流涕固請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秦王疾稍愈，與羣臣出朝門，遊文武院，至日昏而還。入西溯門，前驅先到，城門較尉滿聰披甲持杖，閉門拒之。秦王與自來門邊曰：「朕躬在此，卿等何故閉門？」聰曰：「今已昏暗，奸良莫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秦王與領復回，從朝門入去，與知聰法，令嚴明，次早召聰入，以爲廷尉。忽聞探馬來報，晉劉裕調兵屯於聚苟坡，必然擾境，宜遣人去迎。秦王與聞知，謂尙書湯涕嵩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使卿率輕騎焚其積聚，大舉破之。」言訖，秦廣平公弼欲爲亂，謀譖姚宣於秦王與曰：「臣今聞姚宣自稱言，待陛下萬歲後，要與太子爭位。」與信之，與只令弼執兵三萬，去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兵三萬，就守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太子不平，今使握強兵於外，陛下一日不諱，社稷必危。」與不從。秦王與自如華陰，使太子姚泓監國，與疾篤，還長安。姚弼黨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與時殺之，會與幸弼第作亂，太子泓竊知不迎，遂皆不果。與旣入宮，命泓錄尙書事，泓奏知尹冲謀欲爲亂之事，與大怒，使東平公紹典禁中兵收弼，第中甲仗盡人武庫，與疾轉篤，命禁兵侍衛宮門，毋許外人出入。南陽公愔卽與尹冲帥甲兵五千攻端門，與聞變，力疾監前殿，使姚紹領禁兵出拒，禁兵見與無事，喜躍爭先攻賊，愔等大敗而走。與乃引紹及姚譖、梁喜、尹昭欲曼嵬，入受遺詔，輔太子泓。明日卒，泓與梁喜等謀，祕不發喪，選精甲五千，捕冲等誅之，乃卽位，稱皇帝，封賞功臣。

劉裕興兵大伐秦

卻說劉裕先平齊，仍有定關洛之要，遇盧循侵逼，故寢不行。是時復集諸謀士商議，經營天下。當蒯恩曰：「北燕馮跋方弼，宜先平之。」當參軍王鎮惡曰：「荆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馮跋坐保北燕之閒，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姚氏據長安，帶甲

數十萬，尙得民心。今聞姚興身死，二子爭之，正可攻之。捨此別伐，倘二子和睦，以守其成，則天下大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立，可因此時提兵，先滅姚氏，再伺燕變而除之，則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劉裕大喜。是時劉穆之從外入，見衆人共議，言曰：「明公與諸君謀征關洛，宜卽起兵，使其無備，何故延也？」劉裕曰：「吾舉義兵，爲天下除暴亂，鄉人民死傷略盡，終日不見所議，使吾感傷！況且禾稼在田之時，不可擾動，權且議定，以待來春伐也。正欲問君可否？」穆之曰：「姚興愛弼而又立泓，故弼今竭力相併，彼各有羽黨，若擊之則相救援，若援之到生爭心，不如以兵出屯界首，休進虛聲伐魏，只說加戍保邊，伺其變成然後攻之，可一舉而定矣。若待來年，起兵彼知有備，二子和睦，必難搖動。」裕曰：「此計甚善。」時朝士多言北伐之計，惟東海人徐羨之默然。裕問羨之曰：「卿何獨不然？」羨之曰：「今四方已平，拓地萬里，惟有小羌未定，明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耳！」裕曰：「姚氏不小，豈可輕之故宜早討。」於是裕入朝見帝，戒嚴諸將伐秦。以劉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府。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塞滯，求訴咨稟，盈塔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箋書，尋覽校定，而性奢豪，食前方丈，未嘗獨餐。常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瞻生多闕，叨忝以來，朝夕所須，似爲豐足，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由是劉裕深相重之。時寧州獻琥珀，執於劉裕，裕以琥珀能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從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卽命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淵子傳泓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武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入河，分撥已定，令依計而行。鎮惡領命欲行，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昭於鄧艾，今劉公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拔擢，今已一行，正是效命之秋，如若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旣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卽辭別起身，領兵五萬入賊之境，戰以不捷。不上半月，攻破武牢及桓谷塢，大軍進止，灑池縣。鎮惡傳令，屯住三軍戰船，盛服乘輿，上造故主李方家。李方接入內堂，鎮惡拜

見禮畢，各敘契闊之情。鑣惡請李方妻出，鑣惡亦拜，取出金寶賜之。因謂曰：「前蒙撫愛之恩，以此少酬萬一。」言訖，即召郡守，拜授李方爲澠池令。鑣惡領大軍解纜起行。九月，劉裕大兵至彭城。十月，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台。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帛布七萬匹，假遣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王就聞之，遣叔孫達、公孫袁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問晉軍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靖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謝之曰：「裕陽晉之舊都，而羌獮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先取之。吾今伐之，故假過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主猶豫，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檀道濟等兵至成臬，秦陳留公姚洸守洛陽，見晉兵至，遣使求救於長安。秦王泓聞知，遣兵救之。未至，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衆寡不敵，若出不克，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自收其敝也。」司馬姚禹陰欲降晉，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然之，遣玄將兵五千餘，南守北玄，谷泣曰：「玄受先帝重恩，所守士不免於死，但不用忠言，爲奸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臬、虎牢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玄以兵拒戰，大敗，被十餘創。其司馬蹇鑿、胄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必速去，同主保城。」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一與之俱死。姚禹聞玄敗死，乃踰城奔降。道濟遂進逼洛陽，洸不能守，帥衆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殺之。道濟曰：「吊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時丁巳十三年，秦永和二年，魏秦帝二年，西洛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大小五凡六僭國。正月朔日，食晉師過許昌也。秦東平公紹言於秦王泓曰：「晉兵已逼安定，孤遠難救，宜遷其鑣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僕射梁喜曰：「齊公也有威名，爲嶺北所憚。且鑣人已與夏爲深仇，理應相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而克五畿。若無安定，則虜馬至鄙矣。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預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付密言曰：「恢有忠勳，今未知殊

賞而置之死地。定安人以孤危逼寇，思南邊者十室而九，若依擁之以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宜徵以慰其心。泓又不聽。至是，恢帥鎮戶三萬八千，超長安，移徵州郡來攻長安。長安大震，泓使東平公姚紹帥軍一萬出攻之，恢大敗而自死。權安二月，西涼公曷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之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爲涼公，以繇錄三府事。繇曰：「武昭王」初，曷司馬索承明勸曷去伐北涼，曷謂之曰：「蒙遜爲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願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擒之策，可爲孤陳之。直倡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慚懼而退。

姚紹督兵拒潼關

二月，王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使北渡河，攻拔襄邑堡。又攻尹昭於蒲坂，尹昭堅壁不出，不克。秦王泓急以東平公姚紹爲太宰，封魯公，令其督將軍姚鸞等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尹昭不攻自懸矣。道濟從之，以兵來同鎮惡攻潼關。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大敗，退屯守城，據險拒守。遣姚鸞屯大路，絕晉糧道。晉獲其別將尹雅，道濟欲令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之意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舍之。又林子夜以兵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譚屯河上，以鎖水道。又被林子擊走之。

劉裕假道於魏王

時劉裕大衆欲沂河西上，河西乃北魏王嗣所管地方。裕乃先遣人持書見魏王嗣，求假河西道過。魏王嗣得書，急詔文武商議。諸公卿咸曰：「函谷天險，何能西入？揚言伐姚，其意在魏。比事難測，宜先發軍斷絕河西上流，勿使彼軍過河，方保萬全。」當崔浩曰：「此亦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姚興死而子幼，裕固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兵先入，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氏無事，而我受敵矣。今蠕蠕內寇，糧軍又乏，發軍赴南，北寇進

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得我假道之惠，設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道。縱裕入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於我有。設若從此，不勞兵馬，坐視成敗，清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乃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魏王嗣未答應，羣臣又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言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依臣之料，勿使入也。」魏王嗣曰：「卿等言之是也。」遂從羣臣之言，乃使長孫嵩以兵五萬，出屯畔城，以兵守北岸。置百丈繩，牽於河上。時劉裕前鋒朱超石，至畔城入河。時魏軍人皆由河南岸守之。超石令三軍漂赴北岸，爲魏軍所殺。劉裕大驚，計遣白直隊丁，領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卻月陣」。兩頭抱河，車上置五百軍士於中。伺賊至射之。又使人豎一長白旄，以爲疑陣。仗佈旣成，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手。裕召超石戒之曰：「汝看白旄所豎，引軍赴之。汝并賚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鼓排於轅上，若其兵四至，方可發之。」超石領命而出，依計而行。魏長孫嵩見晉兵排營立陣，乃驅兵進陣圍營。白直隊忙豎起白旄，超石見了，先令諸軍，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見敵弱，率衆軍四面俱至。超石見其大至，弩不能制，急命衆軍初排別齊大槌，并弩千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因此魏軍不能抵當，魏軍大潰。被超石斬魏將阿薄於，魏衆自散。超石以大軍過河，進克蒲阪，而入西去攻秦。長孫嵩旣大敗而還，回見魏王嗣，銳失利一事。魏王嗣始悔曰：「朕恨不納崔浩之言，而有此誤矣。」因此晉魏不和。初劉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待大軍俱進。鎮惡等旣勝，乘利輕進，潼關爲秦軍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左將平事之濟否，擊於前鋒，奈何阻乘勝之氣，棄將成之功乎？且大軍倘還，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之，但不知二三君子，將何面目以見劉公之旗鼓乎？」於是鎮惡等遣使持以告裕，求救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

軍示之曰：「我詔令勿輕進，今崖上如此，何由得遣軍糧去？」使人回話，鑣惡乃自至弘農，說與百姓曰：「今朝廷以爲關中遭光酷殘，是以命劉公與下官帥大軍與百姓除患。大軍至此，糧乏無措，汝汝等能率以糧濟，滅秦之後，奏過朝廷，輕徭薄稅，同享太平，不亦善乎？」於是百姓歡悅，俱應請辦。由然百姓競送義款，與鑣惡膳軍食，遂不乏復振。

魏王賜浩御繆

時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王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秦乎？」浩對曰：「克之。」嗣曰：「何故？」浩對曰：「姚興

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垂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浩對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抵彭城，裕將若之何？」浩對曰：「今屈與柔然同我之隙，而詔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守無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處，風俗物悍，裕以欲荆揚之化，施於函秦，此無異解衣抱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以資敵耳。愿且按兵息民，徐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所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如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助也；慕容暉之靈去之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家傾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植，不思報而乘時邀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隣，雖縱暴一時，終爲人所吞併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繆」十瓠，「水晶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餐其美。」然後命長孫昂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城。卻說抱罕虜乞伏熾盤，乃隴西鮮卑人也，父司繁降苻堅，使鎮勇士川卒國仁代鎮。堅苻敗走，乃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士川王據金城，今蘭州。當熾盤聞晉劉裕將兵伐秦，聚集本部官屬商議，其部下大臣周恭出曰：「昔姚興在日，每起覬覦，西秦之心，恨未有暇也。依愚之見，不如順晉

同伐姚泓，後無慮也。若助姚泓而退劉裕，是鵠引鳩，奪自巢也。」熾盤依說，遣臣賈牛酒，前來謁見劉裕，呈上請降之書，乞力共討姚泓。裕見其降書大喜，賞使臣回，拜熾盤爲平西將軍，河南公，令其調兵來應。時沈田子、傅泓之、帥兵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又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閔鄉，秦王泓欲自將兵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攻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掩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方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泓之以衆寡不敵，言於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隊未立，而先攻之，可以有功。」言訖，卽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德慰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富貴，在此一戰，若其不勝，命無返矣！」於是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勇擊之。秦兵大敗，斬萬餘首級。秦不能敵，奔還。

鎮惡流舟棄糧戰

劉裕在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劉裕許之。秦王泓使姚丕，以兵舟楫，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傳令皆持仗登岸，退後者斬。旣登岸，卽至密，使人解放舟艦，任其漂去。渭水迅急，忽然不見。鎮惡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泓。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言訖，乃身先士卒，衆踴躍爭先，與姚丕戰，不上二合，丕大敗。姚丕軍皆潰，姚泓引兵來救之，爲敗卒踐踐，不戰而亂。鎮惡乘亂，入自於朔門。秦王泓衆皆走散，自領家屬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二，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亦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請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夏晉六萬餘口，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使人迎接劉裕入城。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計。裕至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收秦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賞將士。送姚泓去，建康議將遷都洛陽。王仲德曰：「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北涼王蒙遜，

聞裕滅秦，怒甚。門下校尉劉祥入言爭，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斬之。夏，千田利領將作大匠，撥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夏主謂百官曰：「時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千。」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并築之。勃勃以爲能，委任之。凡造器成，呈工人必有死者。弓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甲則殺甲匠。由是器物皆精，故勃勃重任信之。勃勃自謂結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黑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爲鐵伐氏，言劉如鐵，堪伐人也。由是衆僚皆賀。夏主勃勃聞裕伐秦，謂諸將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東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部縣皆降之。時劉裕恐勃勃作亂，乃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報許之。

劉裕滅秦誅姚泓

卻說晉帝設朝，羣臣奏劉裕克長安，取得玉璽法器并秦王姚泓，遣人送與陛下。帝聞奏，召使臣入殿，受了玉璽寶物，命將姚泓斬於建康。泓在位二年，至是降晉，斬於

京師。百里內草木皆焦死了。後秦自姚萇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被劉裕滅之。卻說劉裕聚集諸將佐，遍觀宮室故地，悽愴動容。遂問御史中丞鄭鮮之曰：「卿乃知書之輩，秦漢得喪之由，卿試言之。」鮮之遂具以賈誼過秦論對之。劉裕聞之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鮮之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謂上。始皇未及中人，所謂暗於識士也。」裕乃前至渭濱，復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王市骨，而駿足至。明公吁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耶？」裕曰：「卿所言甚善！」次日又集將佐議曰：「吾意欲徵長安，經營趙魏，汝等計議如何？」其時諸將士久役征伐，傷痍未瘥，各起思歸之心。對曰：「趙魏二國，兵強糧足，難以拔之。不如令桂陽公鎮長安，大王自班師回京，養軍士之力，聚糧草之餘，然後可議西北。」裕聞說猶豫之際，忽京內有人至，報前將軍劉穆之死了。劉裕大驚，哭昏在地。衆將急救之方甦。泣曰：「喪吾右臂矣！」乃謂諸將曰：「吾適間欲議西北之際，今過前將軍劉穆之死。」

了京都根本無託，難以建策；吾令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事，留鎮長安。一時義真年十一，掌此重權，又留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等腹心十餘人輔佐之。次日欲自引餘軍振旅還京，却說司馬王鎮惡功多與人，由是多息之。當時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提數，與鎮惡爭功不平，卽夜私與傅玄之來見裕，謂裕曰：「王鎮惡屢有貳心，向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倘若有變，何如爲之？」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又思半晌，謂沈田子曰：「鍾食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之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也？』」言訖，次早欲行，其時三秦父老聞裕還京，詣殿門流涕求見，訴曰：「殘民不沫，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墓墳，咸陵宮殿是公家宅室，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怒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敢擅留，誠如所言，有懷本之意，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而共鎮此境，吾暫回京，歲暮必至。汝等寬必。」言訖，令三秦父老回去。劉裕欲行，以手執義真之手，以授長史王修之，今修執其子之手，言曰：「此子年幼，今託付汝，盡心輔佐之，各効忠義之心，休忘吾託之言。」修答曰：「蒙明公拔擢，今又重委，安敢有懈，以懷二心，雖肝膽塗地，亦不敢忘！」今裕令修節回，只有百官送數程而別。裕自洛入河，開洙渠以歸，裕覲見晉帝，問宋公遠路勞苦，請其還宅。裕乃辭帝而出，與諸臣祭前將軍劉穆之靈柩。裕至柩前，哭倒於地。劉穆之故乃天喪吾也！又謂文武曰：「諸君齒首孤等輩，惟穆之僅少，吾故託以後事，不期中年拆耳，使吾腹心崩裂矣！」言訖，又哭拜而祭之。祭畢，歸府去訖。却說夏主勃勃聞宋公劉裕東還，心下大喜，聚集文武商議，當與將軍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於是勃勃大喜，乃使其子赫連瓚爲前部，引騎二萬來攻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爲後繼。

赫連勃勃取關中

戊午十四年，魏秦帝三年，夏昌武元年正月，赫連瑣引兵至時，關中士民降之者滿路。當桂公陽義真，聞夏主引大兵來攻長安，急使司馬王鎮惡參軍沈田子傳玄之

三人，各以兵五千去迎。三人得令，點兵出城安營。却說沈田子欲據北地以拒夏兵，當沈田子請傳玄之至曰：「今王鎮惡自驕傲，輕慢我等，吾欲殺之，君有何計可行？」玄曰：「吾來日使人請王鎮惡到我營中，只說議事，去退夏兵，彼必至，彼至以酒灌醉，令公宗人沈敬仁領三百名刀斧手，搶入殺之，却不好也。」田子曰：「此計甚善。」乃喚沈敬仁至，吩咐計策了當。傳玄之回營。次日令人來請王鎮惡，鎮惡不知是計，隨使就來玄之營。玄之接入，勸鎮惡飲酒，鎮惡大醉，被沈敬仁引三百刀斧手，搶入殺之於席前。俄而田子至，令人取首級，號令三軍曰：「鎮惡謀反，奉太尉命斬之，其部下之三軍，勿得驚忙。」令訖，遂收其部下之兵，分作二營而屯。只有部將劉弘之，知是傳玄之沈田子奸謀，故殺王鎮惡，乃私奔來告桂陽公劉義真。義真大驚，與王修披甲引兵，與諸將登衡門，以察其變之由。傳玄之知劉義真來，急出迎接入內。却說：「王鎮惡有二心，我等與沈田子故殺之，號令三軍，我等無異，主公勿憂也。」王修曰：「鎮惡若反，不該你斬，要稟主公，你何敢無禮擅專，殺我大將？」言訖，以刀將沈田子殺之。先時劉義真賜左右之錢物，皆被王修裁減，因此左右懷恨，王修譖於義真曰：「王鎮惡謀反，而沈田子殺之，今王修又殺田子，是欲造反也。」義真信之，喝令左右斬之。將修誅之。王修既死，關中人心皆離散。次日義真聞知，驚呆了半晌，曰：「王鎮惡二心，反形已露，方殺了你等，火速去退夏兵。」玄之乃下拜曰：「臣等就行。」言訖，勒兵前來。恰遇了前部赫連瑣至，晉兵陣中有偏將軍傳玄之出馬迎戰，兩馬相交，兵器並舉，二人戰上十合，赫連力乏，勒馬便走。夏兵見瑣逃走，亦各潰亂。被玄之等麾兵趕殺，殺得夏兵十損其七。追下一百餘里，方還屯駐。其時赫連瑣大敗退回，半路來見夏主，說兵敗之由。夏主心憂，喝退赫連瑣，自以大兵來取，咸陽路上，擡着晉兵來迎。夏主視之，旗上寫得分明，將軍賀玉。其時賀玉勒馬橫鎗，立在陣前。夏主道：「賀玉必是上將，誰人

出馬迎敵。說猶未了，大刀王賈德，手持青龍寶鏡，縱馬出陣，與賀玉兩馬相交，正如兩龍爭濟，二虎爭吞。一來一往，鳳翻身，一上一下，鵬轉翅，刀開刀起，萬丈寒光，馬鬪馬傷，一團殺氣。二人鬪有三十餘合，賀玉氣力不加，撥回馬望本陣便走。王賈德拍馬便趕，賀玉兵轉山城，走入長安。夏主調兵追趕，約追五十餘里，夏主方下令鳴金收軍。進據咸陽，聚集文武商議，攻打長安之策。其時王賈德進曰：「長安未可急攻，若攻之，彼必死戰，難以下也。今咸陽於我所有，不如分兵守住諸險，絕其樵採之路，斷其通糧之道，不及半年，長安食盡，薪窮，晉兵必亂逃歸。那時攻之，長安可得，晉兵自走也。」夏主曰：「卿言至善。」於是夏主不攻長安，分兵守定各處險隘。果然晉兵食盡，薪無，義真心忙，急使人偷回明部，報知劉裕。

義真大敗回律康

六月，太尉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封，既承受命，崇繼立蕭氏爲太妃，以孔靖爲尙書令，王弘爲僕射，傅亮、蔡廓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殷景仁爲祕書，郭靖辭不受。景仁不爲學，敏有思致，口不彘文，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宋公劉裕，次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爲荊州刺史，以劉彥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爲參佐。」義隆尙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沉毅器度，有宰相之才也。汝每事諮之。」義隆拜辭劉裕而行。却說夏主勃勃，進據咸陽，長安行探路絕，義真乃遣人入建康報父劉裕。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歸，又以朱齡石去守關中。謂齡石曰：「卿至長安，可救義真，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若關中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朱齡石至長安時，義真將士大掠而東，還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一日，不過十里，傅弘之諫之弗聽。赫連瓚帥家追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又與瓚戰，大敗爲夏兵所擒。義真左右皆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光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義真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傅弘之降，弘之不屈，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骸爲京觀，號「觸髅台」。長安百姓皆懼勃勃來攻，朱齡

石焚宮殿，奔潼關。夏主以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享將士，舉觴勸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至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謝晦諫以士卒疲命，請俟他年。鄭鮮之亦言：「今諸州大水，民力困乏。三吳郡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伐故也。江南士庶引領懸懸，以望返旆。聞更北出，不測退期，臣恐反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裕和知義，回事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以段宏爲黃門侍郎，七德祖守蒲阪。十一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沒。魏王嗣召諸儒術士問之曰：「彗星所出，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等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無蒙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亦如之，而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今，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魏主悅之。却當夏主勃勃既卽位於長安，聞章祖思賢而忠，正乃遣人徵之。章祖思懼其殘暴，只得隨使人入長安，早朝拜舞，恭謹過禮。勃勃大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其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常致吾何地耶？」遂將出殺之。羣臣無不冤之。勃勃於長安置南台，以子赫連瑱錄南台尙書事。勃勃欲領文武振旅而遣統萬，造宮殿大成，改元爲真興元年。刻石都南，頌其功德焉。羣臣謂都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廣固然統萬，距魏地方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置南台於長安，以赫連瑱錄尙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側。羣臣廷視擊其目，笑者扶其辱，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三月，劉裕誅晉室之有才望者，司馬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置蠻中反，從祖休之奔秦，楚之乃亡之。汝穎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處長社。裕使休謙往刺之，楚之愛士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齋藥往視，情意甚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清爲裕相所忌，使我刺你，吾不忍也。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護。楚之乃以兵轉屯相谷塢，以防之。西涼地震，星隕，時涼公李散用刑過嚴，

又奸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併之本，在於裕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陰陽失序，風雨乖阻，是宜減膳徹樂，則身修道，而更繁刑峻罰，繕鑿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先士卒，百姓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蒙遜，交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也。」主簿范稱亦諫曰：「天之于愛人主，殷殷至矣。故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我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屬者謙德堂陷，劾百地裂，昏五四塞，日赤無光。狐上南門，地類五震，星隕建康，皆變異之大者也。昔年西平地裂，狐入殿前，而秦師奄至。姑臧門崩，而隕石於西土。梁、鄴見殺之，及段業稱制，三年之中，地震五千餘所，而先王龍興，蒙遜篡弑之行，自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愿停罷宮室之役，止游戲之娛，禮賢愛民，以應天變。」皆不從。

宋公受晉之禪位

卻說宋王劉裕置酒，令留宴文武，議謀外略。當太師令駱達席上曰：「臣常觀天文符應，晉該禪於宋，不可遠征。」劉裕曰：「如何且言？」達曰：「晉義熙元年，至今

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主更而異姓興。」又見義熙七年「五虹」見於「東井」，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於「東升」。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入「太微」，有立王有徙王。「今天命已歸大王，大王宜受晉位，撥兵去伐，不必親行。」劉裕謂駱達等文武曰：「吾聞魏武帝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吾思此事。」達曰：「魏武帝不忍爲之，世受漢祿，恐人議論，常篡逆之名，故有此語。是明使其子曹不爲天子也。」劉裕曰：「吾功德比跡魏武若何？」達曰：「大王輔晉絕而再興，與魏大不同也。魏雖功蓋天下，民恨甚威，不懷其德。子承統，差役繁重，東西馳驅，無有甯歲。今大王累立大功，恩布天下，民心歸之久矣。故與曹氏不同。况今天心示變，宋豈可逆也？」裕曰：「吾記識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吾若受禪，難逃篡逆之名，未可行之也。」駱達知裕之意，欲受禪而恐天下人議論，乃即出與中書侍郎鄒韶之計議，請晉帝左右宦者李英、劉益至府，謂曰：「今晉室天下，皆是宋公再造，民心都歸。况天文屢應，宋該

受禪，我衆文武共議，欲立宋公劉裕爲帝，記讖言：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不肯受禪。故請二公商議計策，二公若從吾言，富貴不輕。李英劉益曰：「吾受劉公之恩久矣，屢思報効，今君等議計，若有用我之處，萬死不辭。」詔之曰：「二公既有此心，我衆文武，議欲謀弑晉帝而立宋公劉裕爲帝，君意如何？」英益曰：「列位休言，且容旦日，便有捷報，不須盡言。」言訖，二人遂辭入宮。及至次日，以酖酒毒死晉帝，詐稱發背而死。瞞過百官，百官舉哀，停屍於白虎之殿，喪事畢，太史令駱達及中書侍郎王韶之，謂文武曰：「晉室天下幾絕，咸賴宋公一人，功蓋天下，德及萬民，自古迄今，雖唐虞無以過此。晉帝今已寔駕，理宜受禪，汝諸文武，意下如何？」衆皆曰：「宋公可當。」劉裕堅執不從，且曰：「今皇帝肉尙未冷，瑯琊王德文還在，吾必不從。」言訖，親扶瑯琊王德文上龍座，喚文武出班，山呼萬歲，拜舞畢，分列兩班。上賀訖罷朝。卻說晉恭帝諱德文，晉安帝同母弟也。初封瑯琊王，及劉裕王韶之謀，戮安帝，裕乃迎德文而立之。在位二年，禪於宋劉裕。劉裕廢爲零陵王，卒弑之。壽三十七歲，葬中陵。按讖法：「尊賢讓善。」曰：「恭。」己未元熙元年七月，恭帝設朝，加封宋公裕爵王位。裕辭不受。時劉裕有受禪之意，難以發言，乃集朝宴臣，飲，韶容謂文武曰：「昔桓玄篡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南與晉室，孤年已衰暮，欲歸老矣。」衆臣皆曰：「明公盛德，雖周公伊尹，莫及之，何可歸致也？」當衆臣皆草曉其意，惟中庶子傅亮知之一同飲罷，遂出還本鎮。駱達王韶之與百官商議曰：「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於天，易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及聞異州道人釋法柳告其家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鎰，金一併與之。』劉氏卜世之數，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該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一百五十六年，該禪與宋公代揖讓，咸窮於古，今天垂景象，『宋當代晉。』可安排受禪之禮，請晉天子，詔將天下讓與宋王。」衆皆曰：「此天命已歸劉氏，可奏知恭帝。」衆曰：「可。」至晚來見宋公，時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裕出見，曰：「臣暫且還京，都不就至，故來辭耳。」裕亦知亮意，無復他言，直云：「還須幾人隨送？」亮曰：

「須數十人足耳！」劉裕從之。亮於是星夜來都，及出，忽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旦，與文武官僚等及中書侍郎王韶之、太史令駱達，皆直入內殿，來見天子，奏曰：「伏觀宋王自征討以來，功蓋天下，德佈四方，真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造此。然羣臣會議，皆言晉祚已終，伏望陛下勅帝堯之道，將江山社稷禪位與宋王，上合天心，下得民意。則陛下祖宗幸甚，臣等議定，今乃奏知。」帝大驚，汗流滿面，半晌不能言。觀百官曰：「朕雖不達，又無罪惡，爭忍以祖宗之基等間棄之？朕思桓玄之亂，晉民心無定，天下重爲劉公再造，所延將二十載矣。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但恐後代議朕，不得以天下輕易與人。汝百官再宜從公議之。」駱達出班奏曰：「天文符應數十條，皆言晉氣數已盡，宋祚將興。」恭帝猶豫，當尙書傅亮奏曰：「陛下差矣。昔三皇五帝互相推遜，無德讓有德。次後三王各傳子孫，至於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秋雖霸，各相吞併。有賢者歸之，後併入秦。方歸於漢，漢禪於魏，魏禪於晉，以此論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須不是陛下祖宗自傳至今，陛下早決去就，勿令生變。」司空徐羨之曰：「自右以來，有興必有廢，而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安有不敗之家？陛下兩晉相傳以來，一百餘年，氣數已盡矣。宜從衆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始勉應，乃命尙書僕射傅亮草詔，亮承旨卽草詔曰：「朕承晉祚，罹天下蕩覆，幾無遺幸。祖宗之靈，得劉氏之力，爲輔政。南征北討，東蕩西除，而得太平。今仰瞻天位，俯察民心，晉之氣數已盡，大歷合歸於宋。以前生旣極神之蹟，今生主有光輝明德，以應有期，歷數昭然，已可知矣。夫人道相維，爲賢爲能，故唐堯不私於子，而名有窮；漢而慕之。今命階臣，獻上玉璽，追則堯典，禪位於宋王，無致辭焉。」當傅亮具草詔，使帝書之，帝無奈，乘筆，參人之言，祇今官百爲賈宋王百官贊丹詔，并玉璽，請宋王受之。宋王不受，上表謙讓，表曰：「臣裕，昨奉詔受禪，陛下以垂世之詔，禪無功之臣，使天上人間，知肝膽碎裂，不知所措。昔者堯以位遜大賢，巢由避之，又世稱之。臣方鮮薄，臣豈敢奉命請於盛世，別求大賢，以禮讓之，則免萬年之議論也。臣權納璽，授待罪闕下，不勝惶怖戰慄之至。」帝覽表，顧謂羣臣

曰：「宋王謙讓不受，當如之何？」太尉王道奏曰：「宋王雖辭，宜再詔秦禪。」帝聞言，又使傅亮持詔，至宋王府。宋王裕謂左右檀道濟等曰：「雖二次詔命，孤恐天下不能逃篡弒之名。」道濟曰：「此事甚易，令傅亮册捧詔，而還卻變其命，築高台名爲受禪台，卜吉日良時，聚集內外公卿，并四夷八方之人，都至台下，令恭帝親捧璽綬，以禪天下於大王，可以絕羣謗之言也。」宋王裕大喜，傅亮依計而行。

宋公劉裕卽帝位

庚申三年，宋高祖武帝劉裕永初元年。魏太宗明元帝拓拔嗣太常五年，西秦文昭王乞崩伏，繫建弘元年，夏世祖赫連勃勃真興二年，燕太始馮跋太平十一年，北涼

武宣王沮渠蒙舟玄始八年，西涼公李恂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凡七國。四月長星見，裕令傅亮捧璽綬還宮。再作表以辭，帝曰：「宋王無意禪位，卿等若何？」亮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台』，對公卿士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孫世世必蒙宋恩矣。」帝只得令太常院官卜於南郊，築起三層高台，卜夏六月丁卯日，齊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武將御林虎衛禁軍，一十餘萬，及匈奴單于四夷化外之人，亦有數萬。是日寅時，奉請大王劉裕登台受禪。恭帝親捧玉璽，以與宋王裕。裕方受命，台下羣臣跪請宣勅曰：「咨爾宋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於禹，天命不有常，惟歸有德。晉道凌遲，世失其祚，海內大亂，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宋王裕，拯大難於四方，清區夏，以係護我宗廟。豈予一人遐荒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繼，光於乃德，恢文武之業，昭示皇考之弘烈。英靈降駕，大臣告徵，延維亮築師錫朕命曰：『爾唐堯協於虞舜，周率我唐與敬禪帝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亂，享茲萬國，以淵天命。文熙元年冬十月日詔：『請策已罷，宋王方受八般大寶，焚燎告天。傅亮率公卿行大禮罷，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立義符爲太子，大赦天子，封實文武，改晉太史歷爲永初歷。』社以子，臘以辰，使使巡狩四方，旌賢舉善，問人疾，虧獄訟，紊濫政，刑乖愆，傷化擾俗。未允人聽者，今悉具聞。至次日議封廢恭帝劉零陵王，令其別處歇馬，非宣喚不許入朝。恭帝俯首謝恩。

出朝居於秣陵。使劉遵以兵防衛之。宋高祖皇帝姓劉諱裕，字德興，彭城人。任晉爲太尉，封宋王，一受晉帝禪建國宋，都於建康。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七，葬於甯陵。計東西晉，合每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禪位於劉裕也。卻說劉裕既受晉禪，卽皇帝大位，每臨朝悲哀曰：「劉穆之不死，常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與廢。」陛下何自發悲耶？」宋帝答曰：「卿不聞騏驎乎？貴日致千里耳。」於是帝追封穆之甯康郡公，諡曰「文宣」。一期時太子義符居東宮，多狎羣小，因是謝晦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思保萬代，報器致重，不可使負荷非人。今太子居東宮，多狎小人，任意淫虐，非可爲之人主也。」武帝曰：「廬陵王義真如何？」晦曰：「臣請觀焉。」帝曰：「卿可去代朕觀之，卽來回報。」於是謝晦入內，造見義真。義真盛飲，與談別事，仁德國政無言。晦俱不爲答，卽報武帝曰：「德輕於才，實非人主也。」由是武帝使義真爲揚州刺史，去鎮石頭城。宋武帝設朝，有司奏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武帝因欲更造五銖，時太常范泰諫曰：「臣聞爲國極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中滿貯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自惜。實聖主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尙憂食廩禾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有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位令官民俱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錢貝之屬，自古所有，尋銅之爲器，在用已博矣。『鐘律』所通者貨，『論衡』所揆者人。夏鼎負圖，嘗庶衆瑞，晉鐘呈象，亦啓伏徵。關有重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戶實，損多益少。伏愿思可久之道，操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蕪蕪之說也。」武帝諫聞，於是罷焉。